

第一章：交河故城（车师王子）<上篇>

一缕斜阳从残垣断壁的隙间穿过，投射在突兀的生土墙上。斑驳嶙峋的墙体呈现出一种醇厚的酒红色，像一杯经年窖藏的葡萄美酒，从破碎的夜光杯中洒落。狭长而幽深的街巷，一路延伸，沟壑纵横，似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刻满岁月的印痕，却全然没有尽头。在这戈壁荒漠中，交河故城，仿佛生来就是为了被废弃。

“这是我的祖先雕刻出来的城市。”巴克幽幽的说。他的目光掠过西北塔林中那座依旧挺立的佛塔，望向北方的天际，苍茫的天山巍峨耸立，亿万年来一直安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

我坐到巴克旁边，小心翼翼地从背包里取出地图，在膝盖上展开铺平，薄如蝉翼的纸片微微泛黄，上面密密麻麻画满了各种建筑，寺庙、院落、官署、仓库等一应俱全，分布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在地图的左上角，是一片排列齐整，壮观宏伟的塔林。这片塔林显然就在离我们几百米开外目光所及之处，只是历经岁月摧残，早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塔林正中耸立着一座金刚宝座式塔，现已坍塌，仅存部分塔基、塔身和月台。在紧靠大佛塔的四角方位，各有二十五座小塔，五行五列。这些小塔仅残存正方形基座，塔身均已倒塌。一百座小塔如众星拱月，围绕在大佛塔周围，千百年后只剩半壁残垣，令人觉得十分沧桑而悲壮。

地图中间有条淡红的印记，印记旁边有一排小字“五十二”。“这条印记的位置是大佛寺。”巴克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应该到那里去找。”我点点头，收起地图，站起身，跟着巴克走进似迷宫一般的小巷。

巴克身形清瘦，行动敏捷，却有着和二十几岁相迥的冷静淡然。当爸爸三天前在吐鲁番一座清真寺旁边的旅馆见到他时，看到我递过去的地图，他淡蓝色的眼睛透露出难以置信的光芒，但也只是淡淡地说了句“终于等到你了”，

虽然，这次等待整整跨越了数百年。

巴克是车师王子的后裔。交河故城是公元前二世纪至五世纪由车师人开创和建造的，最早是西域36国之一的“车师前国”的都城，在南北朝和唐朝达到鼎盛，后来由于连年战火，交河城逐渐衰落。但末代车师王子的后裔在吐鲁番秘密生存繁衍下来，代代相传仅存的血脉和荣耀。从父亲手中接管旅馆之后，巴克每日在账台后看着五湖四海的匆匆来客，以及对面街道上的人来人往，但永远没有忘记祖祖代代留下的嘱托。

“这是先祖传下来的”，巴克从内室取出一只木匣，里面是一部古卷，浅黄的纸张散发出淡淡的清香。“除了记录交河城的历史沿革和车师王家谱，这本书记载了一项车师王后裔必须完成的任务，代代相传下来。”

“什么任务？”爸爸觉得好奇又疑惑。酒保留下的信件里面可没有提及这些。这部古卷看上去颇有历史，但整洁平整，看得出每一代的主人都仔细珍藏。

巴克打开古卷的内页，这个位置显然被人撕去一块，留下参差不齐的边缘。这和古卷整体的完好形成巨大反差，好像是有人在匆忙之间所为。巴克一声不响地拿出爸爸出示给他的地图，再次小心翼翼地打开，在古卷上展平。

爸爸惊愕地张大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这份地图，显然就是古卷上所缺的那块！

“这张地图，就是从这里撕下来的。”巴克并没有像爸爸那么感到惊异，反而异常沉着。“您刚才拿出地图的一瞬间，我就了然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确认您就是我要等的人。”

“古卷一共缺了两块。”巴克突然变得有点兴奋起来，“要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找到另一块。”

“到了，就是这里！”巴克的叫声让我从三天前的沉思中回过神来。夕阳正好从台地的末端斜射过来，有点炫目。巴克在一片巨大的废墟前停了下来。

步入大门，豁然一个巨大的院落，一对方形土台基和厢房分布在两侧。院内北侧有一座大殿，殿前有三级台阶和月台。大殿面积约五六百平方米，虽已是残垣断壁，但可以想象当年的恢宏气势，只是这里的一切早已被沙漠的风沙和历史的尘埃湮没，只剩下斑驳的墙体和墙上错落有致的木椽孔似乎刻录着历史的叹息。

“这就是大佛寺，交河五十三寺中最大的寺庙。”巴克指着中央方形塔柱上残留的佛龛以及残缺的佛像说道，“四世纪时，鸠摩罗什大师从龟兹前往长安的路上，就曾在这里停留，率一千僧侣为信众讲经说法。”

望着巨大的塔柱，恍惚间我仿佛听到悦耳的诵经声在晨钟暮鼓中飘扬，穿过香烟缭绕的大殿，激荡在交河城的上空。废墟中的街巷突然变得鲜活起来，在夕阳的余光中家家户户华灯初上，踏在石阶上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人流开始熙熙攘攘，宛如长安的繁华。

“五十二、五十二？”我被巴克的喃喃自语惊醒，思绪马上转向了地图中标在大佛寺淡红色印记旁的小字。在这一片废墟中，很难想到什么和数字相关的内容。五十二到底是什么意思？

巴克突然略有所思地“喔”了一声，“可能代表某段距离。”他的目光转向入口处的大门。“五十二尺？”我眼珠一转说到。巴克点了点头，和我一起走回到入口。

巴克从他墨绿色的登山包中取出卷尺。正对着中央塔柱的方向，我们找到了离大门五十二米的位置，然后取出工兵铲挖起来。表面大约半米的土地非常松软，参杂着很多沙砾，显然是交河城废弃后风沙经年的积累，但从半米处继续往下的生土地慢慢变得坚硬起来，工兵铲每挖一下，就像敲在石头上，震得虎口发麻。我和巴克大约挖了两个多小时，才勉强挖出了一米见方，深约两米的大坑，但依然一无所获，而且从土层结构来看，一米以下根本没有曾经被开挖过的痕迹。

远处的夕阳已经西下，只剩下暗空中的最后一抹微红。巴克和我决定不再继

续，我们收拾好背包，从交河故城向东返回十公里外的吐鲁番。

回到客栈，爸爸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翻身下床，在灯下将酒保留给我的信再仔细研读了一遍，每个细节都细加揣摩。加上巴克告诉爸爸的

车师王后裔世代传承下来的任务，整件事显得愈加扑簌迷离。两周前，爸爸在海城回苏城的高铁上遭遇离奇的梦境，紫色的叶子从梦境中被带到现实。当晚爸爸仔细回想了当天发生过的每一个细节，摩挲把玩叶片的经脉。淡淡的似曾闻过的清香让爸爸霎时想起了在海城车站酒吧喝过的那杯蓝色的酒，以及酒保收回酒杯时略带神秘的微笑。

第二天，爸爸到海城车站酒吧想问个究竟，但酒保却神秘失踪。店内伙计递给爸爸一封酒保留下来的信和一份地图。信中酒保告知了爸爸紫色树叶的奥秘，并让爸爸带着地图到吐鲁番找到车师王子的后裔，协助王子后裔完成任务。信的最后酒保加了一句“愿神与你同在”，并署名“使徒会”。

爸爸按照酒保的指引在吐鲁番的客栈找到车师王子的后裔巴克并出示了那份地图。确认身份后，巴克给爸爸介绍了祖传古卷上的秘密以及任务。原来古卷嘱托后裔将客栈代代相传，经营维生，等待使徒会的一位使者来临，然后在使者的协助下，回到十四世纪交河故城被毁之后的第二十年，找到车师王子，并帮助王子回到过去，拯救车师国。

古卷上缺失的另外一块恰好是指明穿越通道位置的地图。而酒保留给爸爸的那一份地图上标示出的大佛寺，应该就是穿越地图的藏身之地。

巴克和我每日一起推敲钻研古卷的细节，我们也再次到交河故城大佛寺遗址周边捕捉每一个可能的线索，但依然一无所获。

第一章：交河故城（车师王子）<中篇>

巴克的客栈对面有一座清真寺。从客栈的大门望过去，阿拉伯尖拱形洞式门宙、绿色的弯穹式圆拱屋顶、以及礼拜时纷来沓至的人流，昭示着这里是穆斯林的世界。

吐鲁番古称“火洲”，是古丝绸之路穿越西域广阔的戈壁沙漠时必经的重镇。向东可经由哈密进入蒙古大草原，经敦煌一路直抵长安。向西经龟兹、喀什噶尔，可以挺进印度和南亚次大陆，或穿越中亚到达欧洲。而南北路线则把楼兰以及塔里木盆地东南部，与天山北侧的丝绸之路连接起来。因此它自古就是商旅、文化和宗教荟萃之地，被深深打上了古老的东方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的烙印，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无尽繁华与沧桑。吐鲁番盆地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而且是世界宗教交流的历史长廊。

吐鲁番地区（高昌、交河）的佛教文明以来已久。四世纪末，车师前国的统治者就已将佛教定为国教，至麴氏高昌国时代(六至七世纪中叶)，佛教又备受王室的保护和推崇而逐渐繁盛，到达顶峰。

伊斯兰教于十世纪中叶首先由中亚传入喀什噶尔，以后由西渐东逐渐发展。其间，因龟兹回鹘佛教文化深远，曾经一度作为屏障抵挡住伊斯兰教继续向东传播。十四世纪中叶，随着蒙古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大规模传播伊斯兰教，以及其子黑的儿火者在高昌城和交河城的血腥镇压，佛教遭到沉重打击。佛教僧侣被迫害，信徒被强迫改从伊斯兰教。

到十六世纪，伊斯兰教取代佛教的地位，成为吐鲁番居民普遍信仰的宗教。佛教则在这一地区逐渐消失，仅留下一些断壁残垣的佛教遗址和沾满血迹的经书残卷。

时至今日，吐鲁番有超过九百座清真寺。

爸爸除了每日和巴克钻研古卷之外，也顺便探访了吐鲁番的大街小巷。这里气候干旱而炎热，雨水稀少。但今天晌午一过，伴随着一阵雷声，大雨如注，倾盆而下。爸爸急忙跑到一户民居的屋檐下躲避。这是一栋颇具历史的传统维吾尔生土房屋，雨水打在斑驳的外墙，然后顺着大大小小的凹槽汇流而下，但不带一丝泥痕。生土建筑怕水，但似乎这里的生土墙非常结实耐用。仔细观察墙体，可以看到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小孔，每个小孔往里一公分可以看到如小手指般粗细的木椽的末梢。看来这些嵌入墙体的木椽就是奥妙之处，不仅加固了墙体，而且能够排出墙内的水分与湿气。爸爸突然想到交河故城的残垣断壁，在墙体内也见过这些木椽，只是当时匆匆一瞥，没太留意。

霎那间，爸爸恍然有些顿悟，未等大雨停歇，一路狂奔回客栈，拉着满脸疑惑的巴克直奔故城。

大佛寺的中央塔柱在风雨中犹如一尊古老的雕像，沉沦在历史的迷思中。“五、十、十五....”塔柱上的木椽排列得非常整齐，从下而上。爸爸很快就找到了第五十二个木椽，不假思索地掏出随身携带的短刀，锋利的刀刃直插墙体，一会儿就挖出半尺深的凹坑，然后只听见一声清脆的撞击声，很显然刀尖碰到了非常坚硬的物体。爸爸内心一阵狂喜，看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坑内的杂土被清理干净后，一个浅绿色半透明的玉匣露出头。巴克小心翼翼地将它抽出。这是一个昆仑青玉制成的细长小匣，巴克迫不及待地将它打开，一份折叠的薄如蝉翼的浅黄色纸片映入眼帘。“艾了哈目杜林俩习（阿拉伯语：感谢真主）！”巴克转向西南方，双手捧到胸前。

风雨已经停歇，阳光从云层洒落，整个交河城沐浴在一片橙黄的光韵中，似幻似真。

回到客栈，巴克和爸爸仔细研究纸片上的每一个细节，很显然，这就是古卷上缺失的另外一块，指明穿越通道位置的地图。地图的右上角是一座弯穹式圆顶的清真寺，看起来非常眼熟。“啊！”巴克惊呼一声，“这就是我们门前的

清真寺！”巴克自小在这里长大，一砖一瓦都非常熟悉。在地图上，赫然标示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从清真寺直达左下角的交河故城！而起点，就在清真寺西厢房的一角。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巴克先祖的缜密规划之下。

巴克和我决定，当晚就出发。为这一刻，我们期待已久。

伴随着夜幕的降临，我们非常轻松就潜入清真寺。在西厢房的角落，巴克和我用工兵铲的柄敲击了每一块地砖，通过回声判断，我们很快就确定了入口处。撬开地砖，里面露出一条仅容一人穿过的狭窄通道。巴克和我兴奋地击掌庆祝，看来我们所有的心血没有白费。

按照酒保信件的指引，爸爸从背包中取出紫色树叶，用小刀划破一条叶脉，蓝色的汁液从破口处渗出。巴克和我各自滴了一滴在舌尖，虽然涩涩的，但带着一丝森林树木和忘忧草的香味。爸爸立即回味起酒保在车站酒吧推荐的那杯蓝色特酿，无疑都蕴含了同样味道。当然，酒保在信中已经阐明了紫色树叶的奥秘。

巴克和我先后进入通道，打开手电一起向前摸索前行。大约走了一两公里，通道越来越宽，但也变得越来越潮湿。爸爸突然觉得神情有些恍惚，手电筒的灯光变得越来越模糊，但还是强忍着摸着洞壁一步一步往前赶。

“坎儿井！”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久，爸爸突然被巴克的呼叫声惊醒，只见前面洞穴变得豁然开朗，宽大很多。洞穴两侧有很多支撑的木桩，奇妙的是，洞穴中间有一条水渠，水流潺潺而过。爸爸也突然意识到，这是吐鲁番典型的坎儿井结构，原来穿越通道和坎儿井结合在一起，真是非常巧妙的设计。

坎儿井是荒漠地区古老而特殊的灌溉系统，创始于西汉。吐鲁番是中国极端干旱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而蒸发量可达到3000毫米，可称得上是中国的“干极”。吐鲁番虽然酷热少雨，但盆地北有博格达山，西有喀拉乌成山，每当夏季大量融雪和雨水流向盆地，渗入戈壁，汇成潜流。在高山雪水潜流处，寻其水源，在一定间隔打一深浅不等的竖井，然后再依地势高下在井底修通暗渠，沟通各井，引水下流。地下渠道的出水口与地面渠道相连

接，把地下水引至地面灌溉桑田。正是因为有了这独特的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把地下水引向地面，灌溉盆地数十万亩良田，才孕育了吐鲁番各族人民，使沙漠变成了绿洲。据说，吐鲁番的坎儿井总数达1100多条，全长约5000公里。

我们循着地图的指引在迷宫一般的坎儿井里前行。由于年代已久，这条坎儿井显然已经被废弃，塌方随处可见。约么走了五六公里之后，我们才发现前面的通道早已整体坍塌了，从土层痕迹来看，坍塌已经发生了至少百年以上。巴克和我的心都咯噔一下悬到了嗓子眼，难道我们的穿越历程就这样戛然而止？由于身处地下，也无法通过GPS来判断所处的方位。

“水流还有，说明水底还有通道！”巴克仔细察看了沟渠的水面后说。“我先探一下。”巴克将背包和外套脱下，从沟渠的尽头潜下水去。

爸爸一边等着巴克回来，一边仔细研读穿越地图。这次的穿越，时空兼具。除了地理上的穿行，巴克和我还会在时间的虫洞中回到十四世纪交河故城被毁之后的第二十年，找到车师王子。

约莫一炷香的功夫，水面上突然冒出巴克湿漉漉的头。“水渠可以通到外面！但未到城内。”巴克兴奋但略带遗憾地说。在地图上，很明显地标出了通道的终点，就在交河城内，但由于塌方，洞穴已经被封，而坎儿井沟渠内的水流历经年月，已经重新冲蚀出一条新的通道。

除此之外，显然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巴克和我一前一后拖着行李，潜入水下，摸索着从水流暗河往前游。凭着暗河顶部微薄的空气，我们游了大约半小时，突然，前方水流的声音越来越响，空气也变得越来越清新。

“到了！”巴克首先突出水面，爸爸也紧随其后，从暗河中露出头。一股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夹杂在水草和蕨类植物的腥味里。前方露出黑黝黝的天空，透过稠密的林木，依稀可见稀疏的星光。远处的山坡上，可以看到几栋像堡垒一般耸立的黑黝黝的方形建筑的剪影，安静地俯视着整个谷地。爸爸很快就辨认出这些熟悉的建筑，这是吐鲁番非常普遍的

葡萄晾房。

等爸爸慢慢缓过神来，才发现身处在一片山谷的缓坡边缘，左侧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刚才穿过的暗河的尽头就在河边茂密的水草丛中，水流哗哗地注入河内。河谷内林木繁密、偶尔传来难以辨明的动物鸣叫声，点缀在河流沉稳而激荡的低音中，像一首荒野暗夜的奏鸣曲，飘扬在月光之下。

“亚尔乃孜沟！”巴克异常兴奋地叫道，月光洒在他的脸上，爸爸第一次看到巴克沉静之外的如同孩童般的激动。当然，爸爸也一下子沉浸到欣喜之中，知道我们已经在亚尔乃孜沟的谷底，离交河城非常接近了。

亚尔乃孜沟是远古时代由于洪水冲刷而形成的一道河谷。经过千万年的冲蚀，在河谷中央留存下一个长一千六百多米，最宽处约三百米，呈柳叶形的河心洲。交河城就建在河心洲上，因河水分流绕城下，故称交河。整座城市的大部分建筑物不论大小基本上是用“减地留墙”的方法，从高耸的台地表面向下挖出来的。寺院、官署、城门、民舍的墙体基本为生土墙。河心洲四周崖岸壁立，被数百米宽，约三十米深的亚尔乃孜沟河谷所环绕，形成了天然屏障。

在谷底望向河对岸，仰头可见巨大的黑黢黢的峭壁的身影，如刀削斧凿般横亘在面前，那就是交河城的崖壁。

望着湍急的河水，巴克略有所思，“我们走西边的通道。”西边的通道是跨越亚尔乃孜沟的主道，有一座大桥通向交河城的西门。这条路爸爸也非常熟悉，是巴克和我每次到故城寻找地图的必经之路。

我们回头沿着河道的边缘向西行走，没过多久就隐隐约约望到大桥的影子，巴克和爸爸不由地加快了脚步。正在这时，桥面突然冒出几个人影，夹杂着匆忙的脚步声，略远处还有晃动的灯光往这边赶过来。

正在巴克和我诧异间，前面的人影越来越近，隐约可见来人头盔上跳动的红樱。而此时，林间突然有战马的嘶吼和啼声。“浩要日！浩要日！（蒙古语：

两个）”话音刚落，爸爸就听见刀剑出鞘的声音，瞬间一股寒气袭来。爸爸侧身急躲，对方手上的弯刀贴着爸爸的背包划过。一迟疑间，弯刀已经回砍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巴克猛然将背包抛过来，正好砸在刀刃上，将弯刀震偏。“快跳！”爸爸和巴克不约而同地急呼，话音未落，两人已经跳入河中，被湍急的水流带离岸边。就在一瞬间，爸爸听到弓弦声四起，身后尺余的水面传出疾箭入水的“噗噗”声。爸爸心说不好，急潜入水，拼尽全身力气随水流往前游动。

爸爸一口气奋力游了几分钟，实在憋不住了才浮出水面换气。这时，听到岸上嘈杂的叫声和脚步声，隐隐约约已经远去。爸爸不敢怠慢，继续往前游，一边留意左右两岸的动静。大约又游了十几分钟，河道变得宽阔起来，流水也变缓很多。爸爸突然发现左侧不远处有个身影，隐约在河边的芦苇丛边。清瘦的身型，显然就是巴克。爸爸一边靠近，一边小声地叫道：“巴克！”巴克也发现了我，伸出手一把拉住爸爸，然后两人一起隐入芦苇丛中。

“我们遇到守城的蒙古轻骑兵了。”爸爸轻声对巴克说，“看来我们已经穿越到元朝！”巴克点了点头，左手握在右肩上，眉头微皱。爸爸这才发现巴克受了伤，原来巴克的右肩被刚才的利箭划了一道口子，血流不止。但幸运的是，只是被箭尖擦破了皮，没有伤到肌肉和骨头。爸爸从背包中取出医药包，给巴克做了简单消毒和包扎，看来并无大碍。

“我们得想法进城。”巴克回头望向交河城的方向。“我们可以回到河的上游，从刚才暗河汇流的地方渡河，然后顺着交河城的崖壁爬上去。”巴克说道。爸爸点头表示赞同，亚尔乃孜沟林木密布，只要成功绕过西面大桥的卫兵，基本上很难被人发现。

巴克和我从芦苇丛上岸，在谷底的密林中往回向西北穿行。等到隐隐约约能看到大桥时，我们沿着右边的山坡往上，借着葡萄晾房的掩护，顺利绕过了蒙古轻骑兵。然后我们重新下到谷底，一路回到了暗河汇流的地方。

巴克和我很快游过了交河，在对面的河谷上岸，然后迅速越过密林，来到交河城的绝壁前。

我们沿着崖壁一边观察，一边慢慢前行，寻找最佳攀登点。城内异常安静，绝壁上也没有发现任何守兵。突然巴克停住了脚步，指向前方崖壁上的一个隘口。隘口下面的崖壁略向内凹，且有一定坡度，显然是一处适合攀爬的好地方。

爸爸取出登山绳，紧随巴克手脚并用往上攀登。崖壁凹凸不平，但很坚固，这对于爸爸这样的探险者来说更加容易。但好景不长，我们爬到一半位置的时候才发现，崖壁的上半段显然被人为凿平，非常光滑，应该是交河城防御工事的一部分，防止敌人攀登入城。

爸爸在登山绳的一头接上飞虎爪，然后将爪子用力抛入隘口，第一次并没有抓牢，重新来过几次后，飞虎爪终于牢牢卡在上面。爸爸用三点支撑法一步一步顺着登山绳往上爬，大约一刻钟功夫就登上隘口。然后巴克也很顺利地爬上来。

城内黑呼呼一片，没有任何灯光，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俨然是一座空城，只剩下纵横交错的街巷，狭长而幽深，像蜿蜒曲折的战壕。

巴克和我沿着街巷向前摸索，两人的脚步声回荡在像迷宫一样的巷道内，显得孤寂而迷茫。我们几乎穿遍了所有的区域，但四周依然静寂无声，空无一人。

就在此时，巴克突然停住脚步，然后拔脚急奔，向前冲去，仿佛发现了什么。爸爸赶紧跟上，紧追不舍。两人一前一后往交河城西北角奔去。

在道路尽头，眼前突然变得开阔，一片排列齐整的塔林在月光下显得异常宏伟壮观。巴克停住脚步，向前望去。顺着他的目光，爸爸看到塔林正中耸立着一座金刚宝座式塔，气势非凡。而在塔尖，一个黑影赫然映入眼帘。

第一章：交河故城（车师王子）<下篇>

巴克从腰包中取出一个海螺状的古老乐器，吹奏起来。低沉而悠扬的“呜呜”声穿透夜空，在塔林中振荡。爸爸知道，这是车师国流传下来的宝贝，由海螺化石制成，名叫“库略来”。吐鲁番盆地远古时期曾是一片大海，后来因为地壳运动变成陆地，而海螺化石就是远古留存下来的传世之宝。

突然，从塔尖处传来三声清脆的击掌声。黑影向巴克和我挥舞着手。巴克不假思索地冲进塔林，他知道，黑影正是我们要找的车师王子，他的先祖。

黑影身手矫健地从塔顶下到地面。黑袍中露出一张沧桑的脸和似能洞察一切的深邃的眼眸，在黑夜中烁烁生辉。

“先祖！”巴克激动地叫道，显得有点手足无措，迟疑地伸出手。王子也伸出手，牢牢地握住巴克。这是等待了六个多世纪的握手，承载着血脉、荣耀与沧桑。

“跟我来！”王子用车师古语说道，然后转身登上塔座，往塔尖攀爬。巴克和我赶紧跟上，和王子一起登上塔尖。塔尖有一个能容纳四五人的平台，巴克和我随王子坐下来，伴在左右。

整个交河城横亘在眼前。似水的月光洒落在衰败荒芜的街巷，显得分外空寂落寞。左边的亚尔乃孜沟像臂弯一样将河心洲环绕，默默地守护着交河城。远处天山山脉的黑影，亘古不变地守望着这片大地，让人恍然不知到底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我们的城建了一千多年，但被毁于一旦。”王子难掩悲愤之情说道，“我们世世代代的信仰也被很快摧毁。”王子的目光扫视着整座城，仿佛带着无尽的抚慰。

王子的思绪回到二十年前交河城被毁的那天，战马嘶吼，满城狼烟，四处逃散的人群，尸横遍野的城郭。“那一天来临之后，所有人只有两种选择。”

“什么选择？”巴克问道。他的目光中酝酿着复仇的火焰。

“蒙古军攻陷交河城后，强迫我们的子民皈依回教（伊斯兰教）。当然，有很多人，包括一千多僧侣，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是什么？”我问到。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王子陷入了沉思，目光穿过古城，望着远远的亚尔乃孜沟对岸的山脊。他无疑想起了那些自己翻拣过的带血的经卷。

“当然，还有第三部分人。”王子沉默了半晌，继续说道。

“第三部分人？”巴克不解地问道。

“他们当时还无法选择。他们是尚年幼的孩子，还有在襁褓中的婴儿。”

那时正是王子充满血色的童年。那些孩子，很多都是他曾经的小伙伴。交河城苦难的人们，为了避免留给孩子惨遭迫害的命运和多桀的未来，在蒙古军肆掠屠城的那一天，将很多小孩和婴儿投入井中，为他们的幼小生命划上句号。

“我应该救他们。”王子说道。“这是我的责任。”

在那苦难悲壮的一天里，最令王子难以忘怀的就是小伙伴们在井边惊恐的神情，以及在巷道内冲杀的蒙古骑兵狰狞的面孔。交河城的历史与未来，就这样被残忍地割裂。

夕阳西下的时候，王子穿行在遍地狼烟的街巷，毁灭的火焰在废墟上肆掠，战马的嘶叫声不绝于耳，蒙古铁骑横扫着每一个角落。人们已无处可逃。

勇敢的王子在巷道内绑了很多拦截索，希望以此延缓蒙古骑兵挺进的步伐。

在大佛寺附近的巷道，一个蒙古骑兵被拦截索绊倒，从马上跌落下来。正当蒙古骑兵恼羞成怒地举起马刀砍向躲在街角的王子时，突然，一个黑衣人从王子右侧闪出，一把拉住王子的胳膊。“快跟我来！”黑衣人低呼一声，然后拉着王子往西北方向急奔。蒙古骑兵恼怒的吆喝声越落越远，等王子缓过神来，发现黑衣人已将自己带到了塔林中间的大佛塔。

等黑衣人将头罩拉下，王子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师父。师父找到塔基上的一块浮雕，然后用力按下，只听哐啷一声，塔基侧面竟然开了一扇小门。王子紧随师父从小门进入佛塔，里面是一间石砌的密室。师父将小门关闭，拿出蜡烛点上，然后从怀中取出一册古卷。在昏暗的烛光下，依稀可见古卷上的文字和图案。

“这是贞观年间由你的先祖交河王和师祖一起传下来的，一直由大佛寺主持保存。”师父说道，“只有在交河城遭遇毁灭的时候才能拿出来。这里面记载着拯救交河城的秘密。”

王子满心迷惑地查阅古卷，里面有两块缺失了，好像是被人匆忙间撕去。

“昨天，就在交河城被攻陷之前，有位使者过来找到我，确认身份后，使者撕下古卷上的两块。一块交给我，让我藏到大佛寺中央塔柱第五十二个木椽内。”师父说道，“然后，使者在第二块上做完标示后随身带走。”

“我刚才已经在大佛寺中央塔柱把使者撕下来的那块藏好了。你要把古卷一代一代传下去。你的后裔会在使者的帮助下按照古卷和藏在大佛寺中央塔柱的地图的指引，穿越时空，回来找到你，然后协助你拯救交河城和车师子民。”

王子愈加不解，问道：“需要传到哪一代？使者会是谁？而我的后裔又会在什么时间回来找我呢？”

“古卷上没有记载具体传到哪一代，就像无人能够事先知道交河城的命运，也没有说明使者的身份。但回来找到你的时间古卷上有记载，就在交河城被毁灭之后的第二十年。”师父回答道，眼中不禁泪光潸然。佛国命运，竟如此

多舛，千年的虔悯，却毁于一旦。

突然间，塔林外马蹄声一片，夹杂着蒙古语的呵斥和僧侣们的呼喊。师父将古卷塞入王子怀中，毅然转身打开门，一跃而出。

王子在塔内藏身数日，得以逃脱这场浩劫。

“怎样拯救交河城？”巴克虽然还沉浸在王子的回忆中，但他很快就回归此行的目的。

“师父和古卷上都没有说，但我想如果我能在你们的协助下回到交河城毁灭当天，我会拯救那些还不能自己选择未来的孩子们。而他们，就是交河城生命延续的纽带。”王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已经准备好了！”

皓月当空，静静的交河城宛如历史凝固下来的一艘小船，泛着银光，停泊在港湾。

爸爸取出紫色叶片，用小刀划破一条叶脉，蓝色的汁液从破口处渗出。王子、巴克和我各自滴了一滴在舌尖。三个人在塔尖静坐，思绪在历史的长河漂流。

也不知过了多久，爸爸突然清醒过来。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尘气息，整个天空像火烧一样，橙红的光映照着大地。从塔顶远眺交河城的街巷，狼烟和肆掠的火焰交织在一起，战马的嘶叫声此起彼伏。

“王子不见了！”巴克呼喊道。我和巴克对视了一下，一起快速从塔顶滑落，但在整个塔林中，都不见王子的踪影，看来王子已经急不可耐地出发了。

巴克和我一起往东南方向的交河城大道跑去，一路上都是惊恐的人群和匆忙的僧侣，以及散落一地的行李。远处，蒙古铁骑在人群中左右冲杀。

“井在哪里？”我大声问巴克。“大佛寺旁边！”巴克也突然意识到王子应该是直接去井边找儿时的小伙伴们了，阻止他们被父母投井的命运。

两人急速往大佛寺方向奔去，经过大佛寺时，我们看到一位老僧，手握一只通体碧绿的小匣，匆忙往中央塔柱赶去。

就在此时，巴克和我耳边传来婴幼儿的啼哭声和妇女的哀嚎，不绝于耳。

“快！”巴克叫道。我们冲到井边，却没发现王子的身影，巴克和我一下子懵了。但此刻已容不得片刻犹豫，巴克和我大声向人群呼道：“我们是来救这些孩子的！快跟我们走！”

人群骚动了，孩子们涌过来，紧紧抓住巴克和我的衣襟。“跟着我们！快跑！”巴克一边呼叫着，一边拉着领头的小孩子往前奔去。爸爸一边殿后，一边从腰包里的防水袋中取出穿越地图。虽然穿越通道的中间部位坍塌了，但交河城出口这一段无疑是藏身的好处所。

巴克和我带着五十几个小孩往穿越通道出口的位置赶。正当我们转入附近一条巷道的时候，迎面闯入一个蒙古骑兵，挥舞着马刀一步步逼近。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紧急万分时，突然，蒙古骑兵的马好像被什么绊住，骑兵从马背上直摔下来，跌落在地。蒙古骑兵似乎发现了什么，恼羞成怒地举起马刀砍向街角的一个黑影。说时迟那时快，旁边又窜出一个黑衣人，拉起街角的黑影就跑。看身型，原来躲在街角设置拦截机关的竟是一个小孩。

趁着混乱，巴克和我立即调转方向，找到其他路线，带着孩子们来到穿越通道的出口处。这是一处官衙，早被蒙古军攻破后放火焚烧。幸运的是，掩盖出口的石板还在。爸爸用工兵铲将石板撬开，让巴克和孩子们鱼贯而入，随后爸爸也进入通道，然后将石板盖上。

沿着通道，一行人往前行进了大约半小时后依稀听见了水流声，空气也变得湿润起来。巴克在队伍的前面率先到达出口。原来出口就在亚尔乃孜沟的河谷内，和我们穿越回来游经的暗流的出口隔河相望，想必是交河的河床曾经发生塌陷，原来的穿越通道塌方断裂，被切成两段，以河为界。

和我们穿越回来找到王子时不同的是，现在交河属于枯水期，水流很浅，可

以清楚地看到河底的鹅卵石。我们一行人顺利穿过小河，到达对岸的河坡。

“我们把孩子们送往东边的高昌城避难吧。”巴克说道，“那里没有被攻破，而且孩子们应该有很多亲属居住在高昌城。”

一行人没有异议，离开交河，向高昌城赶去。

我们在天黑前赶到高昌城。守城将士看到孩子们，赶紧开城门迎接，一行人被安置在军营中休息。巴克和我感到非常困乏，一会儿就昏昏睡去。

当爸爸醒来时，已是清晨，晨曦的柔光射到脸上，无比惬意。但爸爸环顾四周之后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又回到交河城塔林中大佛塔的塔顶，而王子和巴克，正坐在自己右边！

王子的目光掠过交河城的废墟，望着远方天际的朝霞，思绪还沉浸在时空交错的迷雾中。而交河城昔日的繁华，消散在满地的沙砾间，无影无踪。

“我回到了盛唐时的交河城。”王子说。

王子吞下紫色树叶的汁液后，在恍惚间突觉暗香扑鼻，视野在柔和的光晕中慢慢展开，眼前的交河城和昔日熟悉的轮廓大不相同，而王子也发现自己已然孑身一人。不及细想，王子从塔顶翻身落到地面，离开塔林，往中央大道赶去。

匆匆行走在巷道内，王子赫然发现交河城风物景致变得古朴而雅致，而行人大多丰神秀润，冠服华美。转入中央大道，各色人种熙熙攘攘，马群驼队踏着青石板路迈进，街肆繁华如云，俨然一片盛世景象。远处旗旛波动，隐约可见“安西都护府”字样。

正在愕然间，前方过来一人向王子行礼。此人高鼻深目，自称是从西方来的使者，请王子到交河城东的高昌城一叙。

王子跟随使者来到高昌城，最后抵达内城一座宏伟的佛寺。寺内有一位长安

来的高僧，正手持《仁王般若经》，准备为信众讲经说法，而高昌王则手持香炉亲自迎候，并跪下为阶，让高僧踩在他的身上就座。上千名僧人，听经吟诵，佛号高荡，袅绕的香烟弥漫在高昌城上空。

等论经完毕，使者、高昌王、高僧邀王子一起移步到内室。使者让王子讲述了交河城被毁灭的情形，以及民众遭遇的悲惨命运。王子讲完，众人先是唏嘘叹息，而后都沉思无语。

静默片刻，使者说道：“吾等昨日将卷册传下，籍着神迹，使得车师王子穿越时空，交河城的命运得以在今日呈现。可知佛法虽盛，终究难渡世间苦难，而回教又挟持毁灭之火，只有天父，才始于救恩而赐永生。”

“阿弥陀佛。”高僧双手合十，颔首低眉，默然不语。

使者接着说道：“王子此次穿越回来，满载拯救交河城的决心。请大师放弃天竺，前往耶路撒冷，将天父的救恩带回东土，得以拯救大唐的众生。”

王子娓娓道来，目光望着前方，交河城在朝霞的沐浴下，像镀上了一层金辉。

“后来呢？”巴克问道。

一阵清风沿着亚尔乃孜沟河谷吹过来，越过交河城的崖壁，抚过废弃的街巷，在塔林周围盘旋。王子立起身，转头眺望北部天山的方向，他的黑袍和发梢，在风中起伏飘扬。

（后记）

高僧离别高昌城后，沿天山南麓继续西行，经素叶城，翻越中亚著名的铁门，而后取道南行，终到天竺。

高僧从天竺学成之后，本可以从海路返回大唐，但他一直惦念着结义兄弟高昌王，遂取道北路，翻雪山，涉流沙，回归西域，履行他们当年的约定。但

当高僧到达于阗国时，听说高昌国归属大唐而为西州，高昌王已长眠于九泉。他暗拭泪水，仿佛闻到了高昌国和交河城上空还未散去的硝烟战火，最终从于阗穿越塔里木盆地南部，经敦煌，沿河西走廊回到了长安。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简介

酒保得到神秘线索，前往西伯利亚腹地寻找在魔都失踪的修路工程队。临行前，酒保委托我到阿尔泰山脚下喀纳斯河谷找一位图瓦老人。老人早年从贝加尔湖畔穿过西伯利亚迁徙到喀纳斯途中，曾经因迷路而闯入一个神秘山谷，此山谷可能和酒保得到的线索相关。

我前往喀纳斯，并在湖边的图瓦村找到老人。老人讲诉了当年误入神秘山谷的经历，并请我带上他正处叛逆期的儿子索伦格一同前往。除了神秘山谷，老人给索伦格透露了一个更大的秘密：在靠近贝加尔湖的丛林，有一个成吉思汗当年藏宝的山洞。

索伦格是一个极端叛逆的青年，在离家闯荡失败后回到图瓦村，而后与族人纷争冲突不断，和老人亦格格不入，感情冷淡。但藏宝的山洞吸引了索伦格，他答应和我一同前往探险。临行前，老人将自己当年从贝加尔湖迁徙到喀纳斯途中的日志交给索伦格，作为向导。

告别老人，我和索伦格向北通过友谊峰，进入西伯利亚的莽莽山林。按照日志的指引，我们一路异常艰难地沿着老人当年的足迹逆向而行。经历九死一生之后，我们到达图瓦共和国（旧称唐努乌梁海）遇到索伦格的族人，并意外得知老人当年途经这里的离奇经历。告别图瓦国之后，我们继续前行，找寻神秘山谷以及藏宝的山洞，但此后的历险却让人匪夷所思....

感受奇特的故事，先从图瓦人**Sainkho Namtchylak的音乐开始吧：**

<http://h.xiami.com/song.html?id=1296481&f=&from=singlemessage&disabled=>

（歌词大意：我生来悲苦，行走过世间山川，每一条归程，乡关何处？失去灵的孩子，与死亡作伴，迷盲在幻术之中。一路辗转，跳起随心之舞。停不下辗转，停不下寻觅，无处遁藏有慌张，舞尽最后一点夕阳。）

（注解）

图瓦人：在阿尔泰山脚下的密林深处，住着一个神秘的部落，他们自称图瓦人，以游牧、狩猎为生。他们勇敢强悍，善骑术、善滑雪、能歌善舞，近四百年来，定居喀纳斯湖畔，现仅有2500人左右。据说图瓦人是成吉思汗西征时留下军队的后裔，从西伯利亚迁移而来。图瓦人基本保持着比较原始的生活方式，原木垒起的木屋散布村中、小桥流水、炊烟袅袅、奶酒飘香。古朴的小村景致，象喀纳斯湖一样充满魅力。

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俄语：Республика Тыва；英语：Republic of Tuva）是俄罗斯的联邦主体之一，属于西伯利亚联邦管区管辖，首府为克孜勒。图瓦共和国原属中国，其国土在1944年之前，是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呼麦：**Sainkho Namchylak**，珊蔻·娜赤娅克是一名以呼麦知名的图瓦族歌手（图瓦共和国），国际著名的实验音乐歌手。她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嗓音，尤其在呼麦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珊蔻·娜赤娅克的音乐风格十分广泛和多变，涉及前卫爵士，电子乐，新古典和图瓦的传统音乐。图瓦共和国位于中亚地区，图瓦人在古代主要受蒙古人、维吾尔人和希伯来人的文化影响，后来又经斯拉夫文化的影响，所以从珊蔻·娜赤娅克的音乐中，可以听到一种特有的民族风情。其独特的蒙古民族声乐技巧呼麦（喉音唱法）、卡基拉（假声带唱法）和西奇（哨音唱法）给听众带来一种非常神秘的听觉感受，深受欧美小众音乐爱好者的喜爱。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一节>

船离了布尔津码头，在蜿蜒而湍急的水面漂流，向西而行。河两岸的密林浸润在薄雾中，藤蔓环绕、虫鸟争鸣，富蕴生机。远处的山脊下，如火的胡杨点缀在金黄的白桦林、以及云杉与落叶松的隙间，层林尽染，延伸到天际，直到和苍茫的远山融为一体。

额尔齐斯河从阿尔泰山谷发源，一路向西奔流而下，和布尔津河交汇后，河床变得宽大而河曲盘桓，清澈的河水迤逦西行，跨越哈萨克斯坦后进入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西部，最后和鄂毕河结合后在乌拉尔山以东汇入北冰洋，拥抱北极圈的冰山。

“孤独的我

行走过世间山川。

一路辗转，

乡关何处？

我的身体就像橡树，

哪儿是我的埋身之处？

我的歌声就像鹿鸣，

何时会破裂消失？

我是个赤裸的灵魂。

就像个天真的孩子，

穿越人间。”

空灵的呼麦乐声从船尾飘过来，在甲板上跳跃回荡。唱机里图瓦女歌手深沉的低吟让人褪去浮尘，如同行走在水面。

哈萨克族船长从船侧拉起一个竹篓，刚从河中捞起来的鱼儿在篓中跳腾不已。酒保坐在船头的甲板上，从身旁装满碎冰的木桶中摸出一瓶智利白酒，给我和他自己各斟上一小杯。小啜一口后，他从竹篓中抓出一条额尔齐斯河常见的冷水鱼五道黑，用小刀清除内脏，洗干净，用布抹干，鱼身上撒盐和胡椒，抹上橄榄油。船头烤炉的炭火正旺，酒保将整理好的鱼平放在铁丝网上，一会儿功夫，烤鱼的颜色就变成金黄，香味四溢。

鱼肉外焦里嫩，细腻鲜美，就着微酸的智利白酒，近日旅途的疲惫一扫而光。

“图瓦人发源于哪里？”我在甲板上坐下，转头问酒保。

酒保将杯中的酒饮完，回答道：“图瓦是一个渐渐被人们遗忘的民族，早期游牧在西伯利亚南端叶尼塞河的上游河谷，目前大体分为三支。一支近四百年来定居在阿尔泰山深处的喀纳斯湖畔禾木一带，部落大约两千多人。禾木的意思是熊的油，据说很久以前，当他们的祖先来到这里时，棕熊几乎成群结队，他们勇敢的祖先杀死了熊，将熊油分给每一个山民，所以山民们把这个村子取名禾木。另一支分布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境内（古称唐努乌梁海）。还有一支在蒙古国北部。图瓦人的起源一直是未解之谜，一种说法是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时遗留下的部分蒙古士兵家眷繁衍生息而成，也有人认为是几百年前由西伯利亚迁移过来的突厥后裔，还有学者说图瓦人很可能是印第安人的祖先，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酒保用铁钳拨动着炭火，继续说道：“但无论起源在哪里，图瓦人都称得上是一个流浪的民族。在山林间不断迁徙流荡，直到迷失了故乡。”

婉转透彻的呼麦吟诵伴着乐声飘到船头，似是孤独的灵魂在回旋起舞。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额尔德西老人的？”我问道。

“大约十几年前，我们在喀纳斯禾木草原见过一面。”酒保一边回答，一边从背包中拿出一幅地图。

一周前，酒保在海城找到爸爸。他刚刚得到关于修路工程队失踪的神秘线索，正筹备前往西伯利亚腹地寻找工程队，并解开海水不断消退的秘密。酒保告诉我关于喀纳斯图瓦村长额尔德西老人早年从贝加尔湖畔穿过西伯利亚迁徙到喀纳斯途中的离奇经历。额尔德西曾经因迷路而闯入一个神秘山谷，而这个山谷，极有可能成为我们找到海水不断消退的秘密的重要线索。

“我们分头行动。”酒保指着地图上标出的两条线路。一条沿额尔齐斯河顺流而下，经过哈萨克斯坦斋桑泊后转入俄罗斯西伯利亚西部的莽原。另一条从喀纳斯出发，经过阿尔泰山主峰友谊峰和奎屯山，往东北方向穿越叶尼塞河南部，最后抵达贝加尔湖。

“你到喀纳斯找到额尔德西老村长，请他详细指出当年迁徙的路线和神秘山谷的位置，然后按照我们上周商量的计划，前往山谷。”酒保将地图交给我。“我到乌拉尔山脉考察完毕后，就赶到贝加尔湖和你会合。”酒保拍拍我的肩膀，“请一路保重。”

船突然开始减速，远远地，可以看到一座红色的铁索桥横亘在河面，而河的右岸变得沟壑纵横，五彩斑斓的岩石高低错落，红、绿、紫、黄、棕等色彩像打翻的调色板，倾倒在石峰、石墙、石柱上，疏密相生，织成锦绣山河，真是鬼斧神工。

“五彩滩到了！”哈萨克族船长一边喊着，一边慢慢将船靠岸。

我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拿起背包和行李，从船上跳到岸边的岩石上，挥手和酒保告别。“神与你同在！”酒保说道，他的目光中饱含鼓励。

我沿着五彩滩边的小径走向铁索桥，然后攀上桥头的斜坡，跳到桥面，眼前的一切突然豁然开朗。船已经从桥下穿过，在额尔齐斯河的激流中向前方驶

去，越来越远，只留下图瓦女歌手隐约的低吟，在水面轻轻回荡。

“有一天，我将倒下。

不要怪我，果子成熟了，就会落地。

我是个赤裸的灵魂。

就像个天真的孩子，

穿越人间。”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二节>

爸爸拦下一辆往禾木方向的车，约四个多小时的颠簸后到达禾木村旁的小山坡。放眼四顾，群山环绕，色彩斑斓的白桦林环绕着整个山谷，在夕阳的余晖下闪耀着金色光芒。越过树梢，隐约可见一栋栋尖顶的小木屋，散布在谷底，牲口围栏间杂其中，一片恬静、原始而古朴的气息。此时已近傍晚，炊烟在很多小木屋上袅袅升起，从村庄的上空弥散到山野间，在白桦林中缭绕流动，给秋色笼罩了一层轻纱。

禾木河自东北向西南绕着村落潺潺流淌，灰蓝色的河水在白桦林的掩映下像一条玉带，给这片世外桃源增添了无穷生机。

我从白桦林隙间的小径下到河谷，谷底遍布鹅卵石，水流激荡，潺潺下行。河上有一座古老而敦实的木桥，跨过桥头的木门就可直达村内。正当我要上桥时，一阵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诧异间只见一匹浑身栗色、膘肥体壮的银鬃马转过白桦林，踱步走上木桥，马蹄踩踏在厚厚的木板上咚咚直响。

伴着一股浓烈的酒味飘过，爸爸才发现马背上竟然驮着一个醉汉，横趴在马背上一动不动，任由马儿前行。当马跨过桥头的木门时，旁边的人群中突然闪出一人，拦住马的去路，同时吹了一声尖利的口哨。马儿显然受到了惊吓，长嘶一声，猛地抬起前蹄，醉汉应声从马背上滑落，跌到地面。

在周围人的哄笑声中，醉汉跌跌撞撞从地上爬起来，他醉眼惺忪地打量着四周的围观者，然后突然拽住身边一个汉子的衣领猛力拉扯，想把对方摔倒在地，却不料脚下一个趔趄，自己再次仰面跌倒。

人群的戏虐转为挑衅，刚才拦马的汉子冲上一步，抬脚踩在醉汉的胸口，破口大骂：“额尔德西老村长家有你这样的孬种，真是辱没了一世英名。”醉汉涨红了脸，眼中似要喷出怒火，在挣扎中冷不丁从靴中掏出一把匕首，向踩在胸口的腿上猛扎。汉子大叫一声，向后跳开。醉汉趁机起身，手握匕首向

汉子划去。

正在危急间，旁边有两人急忙将醉汉架住，可是醉汉已经杀红了眼，转瞬间挣脱出来，拿着匕首向众人乱划，人群一片骚乱。

正在此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如惊雷般将众人霎时定格下来，河对岸白桦林中受惊吓的鸟群腾空而起，扑腾着翅膀向外飞去。接下来四周一片静谧，所有人屏息凝神，不约而同地望向村口。只见一位头戴毡帽、身披长袍的老人高举着一杆猎枪，枪口尚有残余的硝烟。

“额尔德西老村长！”人群中有人低语。突然，醉汉冲出人群，拉住银鬃马的缰绳然后一跃而上。马儿刚才显然受到了枪声的惊吓，看到主人上了马背，瞬间缓过神来，撩开蹄子重新踏上木桥，一转眼就到了河对岸，然后沿着白桦林边缘的河谷一路狂奔而去。

人群慢慢散去，剩下几个年长者围在老村长旁边述说事情的缘由。爸爸也靠近前去，看来刚才的这场冲突让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探访者。

额尔德西老村长看起来约莫七十岁左右，满脸刚毅的棱角，深邃似能洞察一切的眼神却饱含温暖与慈祥。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刚才的醉汉就是老村长的三子索伦格，几个月前因和村民的纠纷将人打成重伤，虽然老村长担负了所有的责任，并尽心照顾伤员，但村中还是冲突不断，村民与索伦格经常剑拔弩张。刚才幸好老村长及时赶到并鸣枪警示，才避免了另一场流血冲突。

得知我此行的目的后额尔德西老村长异常兴奋，他带着我回到村头的木屋。禾木村的木屋是将木头两端挖槽后，相互嵌扣之后逐级垒建而成，屋顶普遍采用人字形斜坡。每一根木头缝隙的连接处都要用一种叫“努克”的草填在木头缝里，这种草吸水后会膨胀并将缝隙填满，墙壁就会变得密不透风，加上小木屋大半截都埋在土里，这样就能遮挡风寒，度过漫长的冬季。

等我喝完两碗热气腾腾的奶茶后，额尔德西老村长向我讲述了自己年幼时闯入贝加尔湖畔神秘山谷的故事。

“那里是我的故乡。”老村长在我摊开的地图上用手指比划着，他的音调中夹杂着一丝孩童的天真，彷彿时光回流到儿时的岁月，怀念之情溢于言表。酒保告诉过我额尔德西老村长是在贝加尔湖畔出生并长大，幼年时父母不幸去世，跟随族人在安哥拉河一带放牧为生。后来额尔德西历尽艰险，穿越西伯利亚，一路迁徙到喀纳斯才定居下来。

“山谷的位置大概在安哥拉河口以西五十公里的森林里。”老村长指着地图说到，“你得自己寻找入口，那里没有明显的标识物。”

“您当年是怎样找到山谷的？”我问道。酒保当初并没有告诉我太多的细节。

额尔德西老村长的神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似乎我的问题触及到了一些他内心深处尘封的往事。正在此时，木屋外响起马蹄声和马儿轻声的嘶叫。紧接着，一个汉子推门走进来，看到外人愣了一下。此人正是索伦格。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第三节>



爸爸的探险之旅

索伦格扭头想退出去，额尔德西老村长叫住了他。“过来坐下！”老人的声音不怒自威。索伦格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走过来，盘腿坐到席上，将马鞭斜靠在身边。

在灯光下，索伦格棱角突兀的脸，分明就是翻版的额尔德西，只是满脸的不羁与目光中的轻慢，还没有岁月洗刷的痕迹。恍惚间我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仿佛年少时的老村长赫然出现在面前，但意识里很难将索伦格任性叛逆的形象和老村长的威严慈爱关联起来。

老村长低头抽着烟杆，木屋里陷入短暂的沉静。索伦格把玩着马鞭上的流苏，难掩内心的一丝忐忑。

“今天的事我们日后再谈，”老村长打破了沉寂，将烟灰敲在桌上的铁盒里，缓缓说道。“你，和布莱恩先生走一趟西伯利亚。”

索伦格抬起头，看了看我，然后转向老村长。他的眼中满是惊诧与疑惑。他的手抓住马鞭，身体微微前倾，准备好想起身离开。

老村长似乎胸有成竹，他从身旁的袋子里摸出一个布团，放在桌上一层一层慢慢打开，里面露出一个泛黄的纸本。老村长用手摩挲着纸本，面色凝重而神秘。

“除了护送布莱恩先生去贝加尔湖，你们在途中会经过一个重要的地方。”老村长讲到。

“重要的地方？”我心中揣摩了一下，但不得其解。

“在西伯利亚图瓦共和国境内的一座山上，有一个成吉思汗当年藏宝的山洞。”老村长兴奋起来，指着桌上的纸本，“山洞的具体位置我已经在日志里标好了。你们沿着日志上的路线反着走就能到达。”

老村长将日志轻轻推到索伦格面前，缓缓说道：“这是我当年从贝加尔湖经过西伯利亚迁徙过来时所作的记录。正好给你们做向导。”

索伦格抓过日志，上下翻动着，他的目光变得急切，仿佛已经看到了宝藏的影子。

“什么时候出发？”索伦格转向我，对我细细地打量起来。

额尔德西老村长又点上一锅烟，用力抽了几口，烟雾在灯光下飘散开来。

“越快越好。”老村长说道，“尽量在雪季来临之前多赶点路。等你们准备好所有行李后立即出发。”

第二天，我和索伦格分头行动，制备穿越所需的行李和装备。我租车来到六十几公里外贾登峪的一家户外俱乐部，采购登山及徒步用具。俱乐部的蒙古族店主叫胡狼，人称老胡。当他听说我要徒步穿越西伯利亚，惊愕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几乎没有能孤身徒步穿越西伯利亚，尤其是在冬季。极端的气候、险象环生的雪山荒原、以及各种野兽的侵袭，随时随地都可能让人陷入险境。”

老胡低头将各种装备放进包里，继续讲到：“只有一个人，曾经做到过。”

“谁？”我好奇地问。

“额尔德西老爹！”老胡的音调中似乎带着无限的敬仰与崇敬。

“几十年前他孤身一人穿过了西伯利亚的荒野，抵达友谊峰时几乎奄奄一息，却不巧又遇到了饥饿的棕熊，为了逃生，老爹将熊引到断崖，抱着熊一起跌落山谷。后来老爹被喀纳斯的猎户搭救，养好伤后就定居在禾木草原。”

我已经猜到了，但额尔德西老村长抱着熊跌落山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不禁暗暗称奇。

“老爹是图瓦族的英雄。”老胡继续讲道：“他来到禾木草原后，很快就融入到四百年前就移居此处的图瓦族林中百姓，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老爹带领族人克服重重险阻，并多次击退外族的侵扰，最后在喀纳斯禾木草原筑起了图瓦人的家园。”

“可惜他的儿子为老爹丢了脸。”老胡将包扎好的包裹帮我放到车上，一边说着。

我猜到他说的是索伦格，看来索伦格的叛逆远近皆知。“他儿子犯了什么错？”除了昨天在禾木村桥头的冲突，我对索伦格的过往也颇为费解。

“额尔德西老爹一直为禾木村奔忙，孩子小的时候疏于照料。儿子长大后，性

格桀骜，和村民冲突不断。后来听说去南方闯荡了，很多年才回来。回来后还是和别人格格不入，多次扬言又要出走。”老胡口气中带着无奈。

我上了车，老胡帮我将滑雪板平放在座位旁边，固定好。

“如果您一定要穿越西伯利亚，最好有同伴。”老胡向我挥手道别。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第四节>

第三天清晨，索伦格和我早早起床，清点行装准备出发。晨曦正在唤醒禾木村和周围的山林，清晨的柔光照射在雾气弥漫的山谷，形成一条条光束，缓缓摇曳。房屋、围栏、树木在雾气和袅绕的炊烟中若隐若现，安静而祥和。

索伦格将大件行李安置在银鬃马的背上，用绳索束好。这匹银鬃马从小陪伴索伦格，几乎形影不离。图瓦人可以称得上是马背上的民族，骑马是他们从小养成的基本生活技能，马匹是他们在阿尔泰深山密林的主要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这次穿越阿尔泰山和西伯利亚，银鬃马无疑将会是重要的伙伴与保障。

额尔德西老村长将猎枪插入马背上的皮囊，将封口仔细扎好。昨晚老村长给索伦格和我细述了抵达第一站友谊峰的行进路线。友谊峰是阿尔泰山脉的主峰，终年积雪覆盖，位于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蒙古国的交界处，耸立在辽阔的欧亚草原的中心。向东，衔接着苍茫的蒙古高原；往南，横亘着无边的戈壁瀚海；西面，寂寥的中亚细亚草原沐浴在一抹残阳下；望北，荒蛮的西伯利亚雪海沾染着北冰洋的水汽一直漫延到遥远的极地。这里是承载传奇的英雄之地，崇尚自然的萨满世界。匈奴人的胡笳悲歌似在追忆斯基泰塞族先辈们游牧西迁慢慢逝去的背影，在汉武骁骑的阻击下离开河西走廊和漠北，追随阿提拉“上帝之鞭”往巴尔干和亚平宁绝尘而去。柔然“风驰鸟赴，倏来忽往”的铁骑和穹庐毡帐一起早已甄没在草原深处。突厥人举着狼旗依依不舍地离开阿尔泰，纵横驰骋在中亚大地再也没有回来。而强盛的蒙古帝国正是以此为跳板，横扫欧亚大陆，将多瑙河水染成鲜红。

友谊峰是额尔齐斯河支流布尔津河的发源地。从禾木村出发，需要在人迹罕至的原始密林中跋涉4-5天，才能抵达，有东西两条穿越路线。东线从禾木村沿禾木河、苏木河至布迪乌哈拉斯河谷，翻越宾迪尔他乌山至白湖北口，然后沿喀纳斯河上游河谷至友谊峰。西线经喀纳斯湖北上，然后沿喀纳斯河至

白湖西口，翻越果戈习盖达坂后循着喀纳斯河上游到达。

沿着东线从布迪乌哈拉斯河谷向东翻越达坂就可以进入蒙古境内的漠北戈壁，这条密道自古就是北方草原上的一条重要古道，也是蒙古草原跨越阿尔泰山进入中亚草原的捷径。相传北方的游牧英雄们，从史前就驰骋在这块辽阔的草原。每次从东方兴盛后，铁骑就沿着这条神秘的古道穿越大雪覆盖的阿尔泰山，在中亚草原纵横捭阖，乃至横扫西亚与欧洲。千百年之后，沧海桑田，曾经的传说与辉煌如同这条孤寂的英雄路一般，静悄悄地隐藏在阿尔泰山的密林之中，镌刻在每个游牧后代的记忆深处。

“这条线路已经荒废多年，棕熊经常出没。”额尔德西老村长建议我们走西线。“西线以前是一条马道，偶尔有猎人途经。”老村长略微沉思了一会，继续说道：“图瓦人以前很熟悉那里的小道，我们的族人曾经在喀纳斯湖北部的丛林里并肩作战。”

我记起了胡狼讲述过的关于额尔德西老村长多年前带领图瓦人抗击俄罗斯人侵扰的故事。看着沉思中的老村长，我脑海深处浮现出密集黝黑的泰加林中图瓦族勇士们骁勇的身影。

告别老村长，索伦格和我带着银鬃马踏上征程。我们先沿着禾木河谷南下，然后在奎干转入喀纳斯河谷往西北而上。这一带靠近贾登峪，是传统的牧民聚集区，一路无碍。

经过大半天的跋涉，远远望见山谷里一条碧蓝色的带子蜿蜒远去。越过几座山岭，看到孔雀蓝的湖水，辉映着宝石蓝的天空，白云连着白雪皑皑的山峰。秋日西沉，透过云隙把山坡上落叶松的金色渲染得更加灿烂温暖，喀纳斯湖像一块翡翠，镶嵌在群山之中，熠熠生辉。

我们继续行进，渐渐人迹渺无。将近傍晚时分，一弯明月升起，在淡蓝的天空，金色的秋林和绚丽的晚霞间格外皎洁。在湖的上游，喀纳斯河潺潺汨汨，奔流不息，水声在山谷间激荡。

晚上十一时左右，黑夜已经笼罩大地，索伦格和我决定停止行进，将营地搭建在山谷高地背风的一片缓坡。从缓坡往上望，夜空里众星璀璨，浩瀚的银河跨越天际，犹如一条玉带挂在河谷上空，让人无限遐想。北纬48度的北极星仿佛就在头顶，伸手可及。

营地旁的篝火越烧越旺，火星伴着枯枝在火中爆裂而发出噼啪声四处飞溅。索伦格将银鬃马拴好，坐到火堆旁。他从口袋中取出一根像笛子又像芦苇杆的奇怪乐器，吹奏起来。曲声深沉舒缓、悠扬而婉转，这美妙又神奇的声音似乎带着无尽的自由与洒脱，飘荡在山谷，和着喀纳斯河的水声，飘向远方。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五节>

早晨六点半左右，喀纳斯还笼罩在无边的黑暗之中，离日出还有两个多小时。我被一阵窸窣的脚步声惊醒，拉开帐篷，只见营地边缘有两个黑黑的身影在晃动。看到我出了帐篷，黑影便靠过来，原来是早起狩猎的猎户。

“前面有熊出没。”猎人得知我们的计划后连连摆手，“白湖往北的丛林无法穿越，更不要去翻越那些经常崩塌的碎石山。”

“今年的雪季会提前到来，你们要做好准备。”比较年长的猎人补充道。

虽然是有备而来，但猎户的提醒让索伦格和我对前路未知的各种凶险警觉起来，尤其是想到可能与熊在密林里不期而遇，内心深处泛起一些忐忑。

在黑暗中拾掇好行装，我们在寒气逼人的清晨带着银鬃马继续上路。从缓坡下到河谷，这里已经无路可寻，周围都是齐腰的杂草，脚下是腐枝败叶充斥的沼泽淤泥，加上河边横七竖八的倒树，行进颇为困难。我们在丛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前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直到天空泛出鱼肚白，橙红色的霞光照进山谷，才发现两人的衣裤都被划破了几个洞。

索伦格和我决定在河边小憩一会。估计今年春夏之际喀纳斯曾经雨水肆掠，河床边还能看见洪水上涨遗留的印记。大水之年冬天都来得特别早，大雪一般比往年提前降临，看来猎人所言不假。

休息片刻后，我让索伦格待在原地，等我搜索一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行进路径。爸爸沿缓坡慢慢爬上山脊，眼前突然变得明亮而开阔，朝霞映红了整个天际，群山开始苏醒过来，河谷里正在酝酿生机，一早苦行的疲倦感顿时消失无踪。

正在此时，朝阳缓缓地冒出地平线，将第一缕阳光轻柔地洒向大地。站在高

处鸟瞰，整个河谷仿佛被瞬间激活，花团锦簇的灌木丛和泰加林烂漫的色彩在最后一抹夜色退潮后变得鲜活而灿烂。喀纳斯河像一条蓝色的丝带，曲折流淌在那花海一般的河谷，宁静却蕴含无限生机。

我们决定改从山坡行进，远离令人沮丧的河谷湿地。但行进半小时后才发现在这里穿行的难度和河滩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山坡是一片大石阵，被表面的灌木掩盖着，石头上长满了地衣苔藓，非常湿滑。石头的间隙密布着水坑沼泽，全防水鞋很快就湿透了。这些色彩艳丽的叫不出名字的杂草灌木，与肩齐高，我们每走一步都会被枝叶拖拽。阿尔泰山拥有西伯利亚地区最富饶的山地泰加林和最绚丽的高山草原，如此瑰丽诗意的外表下却是令人痛苦的行走经历。

很快我就发现这些临时的困难和前面潜在的危险相比不值一提。就在刚才越过的石头边，熊的粪便赫然印入眼帘，而且越往前走越多。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了熊的领地。阿尔泰棕熊体格硕大，行动敏捷，是绝对的森林之王，没有人愿意和它来一场遭遇战。

我一边吹着暴风哨，提醒熊择路而行，不要和我们不期而遇，一边加快脚步。索伦格和银鬃马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走了约莫三个多小时，索伦格突然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我赶紧回头查看，原来索伦格不小心从一块石头上滑落，脚腕部正好碰到一根断枝。断枝插入皮肉半寸有余，豆大的汗珠从索伦格额头渗出。

我帮索伦格做了简单包扎，还好脚部并没有扭伤，略微休息一会后，他坚持继续行走，但我们的速度减慢不少，一步一步向着白湖方向挪动。

过了午后，我们又在灌木丛中艰难地行进了四个多小时。索伦格越走越慢，估计脚上的伤口疼痛难忍。他的神情变得淡漠、身体开始颤抖、动作非常不协调。“不妙！”我突然意识到索伦格已经失温了，急忙停止前进。入冬的阿尔泰气温已经逐日降低，穿越崎岖嶙峋的石头阵与沼泽密布的灌木丛非常消耗体能。我从行李中取出毛毯裹在索伦格身上，在他颈部贴上两片加热贴，然后将他安置到马背歇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将他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减少活动，补充热量。

离这里最近的宿营地是河边的一片平地，看起来不远，但我牵着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抵达。快速安营扎寨，生火烧水。索伦格喝了一杯热茶后躺在睡袋里渐渐地睡着了。

篝火正旺，我在火堆旁喝茶小憩。此次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之行的任务，充满神秘。海水消退和魔都修路工程队失踪疑点颇多，酒保并没有详述，只是提到和人类第三轴心时代来临有关，贝加尔湖附近的神秘山谷可能揭示出重要线索。加上额尔德西老村长讲述的图瓦共和国境内成吉思汗当年藏宝的山洞，前路充满各种未知与探索。

“巴别塔。”酒保一周前在魔都找到我，当我好奇地问及第三轴心时代，酒保说道：“人类将要重建巴别塔，开启第三轴心时代。”

对于轴心时代，我略知一二。自创世纪人类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后，眼镜就明亮了，智慧开始生长，但自此被逐出伊甸园，与生命树隔绝。后来人类计划在巴比伦修建直插云霄的巴别塔，但工程半途而废，人类被分散到各地。公元前600至200年间，人类第一轴心时代开启，在北纬30度上下的区间，涌出众多先哲贤士，包括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以及中国的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这段时期是人类精神与哲学的重要探索期，影响至今。人类第二轴心时代大约在公元1400至1700年，发源于欧洲，以文艺复兴为标志，乃至后来的工业革命，艺术与科技成为人类发展主轴。关于第三轴心时代的来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而这又与海水消退以及工程队失踪有何关联？诸多谜团，令人费解。

“将要笼罩巴别塔的，除了白天，还将有漫长的黑夜。”酒保的神色变得非常凝重，“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新巴别塔在哪里？漫长的黑夜代表什么？酒保提到的“我们”，是不是另有它指？能让人穿越到过去的紫色树叶究竟从何而来？而额尔德西老村长和酒保

过去是怎么认识的？虽然我还有满腹疑问，但酒保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只是说：“答案都在前面的路途中，而且只能由你自己来解答。”

篝火慢慢暗了，我加入一些树枝，火光又跳动起来，映照在银鬃马整齐光滑的皮毛上，流光溢彩。我突然想起额尔德西老村长的日志，从行李袋里翻出。日志里每一页都有手绘的地图和我看不懂的奇怪文字。图瓦语本没有文字，在喀纳斯的图瓦人现在大多使用蒙文作为书面文字，但日志里显然不是蒙文。额尔德西老村长写这本日志是年少时从贝加尔湖迁移过来的途中，他用的也许是另一种记录图瓦语的独特文字。

天色已经暗下来，夕阳下这片沼泽荒原变得深沉冷峻，夜色如流水般渗入山谷中的每一个角落，黑幕慢慢地笼罩整个大地。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六节>

清晨，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将爸爸从睡梦中惊醒，声音从北面山谷传来，在黑暗中漫延，似乎要吞噬一切。索伦格也被震耳欲聋的声响吵醒，跨出帐篷，经过一夜的休息，他身体机能已经恢复如初。一会儿工夫，轰鸣声慢慢沉寂下去，除了喀纳斯河的水流声，四周又重新陷入静谧。我们快速收拾营地，沿着河谷摸黑出发。

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天色慢慢变亮，四周的密林、灌木、以及水流朦胧可见，仿佛从睡梦中苏醒，变得鲜活起来。正在这时，索伦格突然轻呼一声，停下脚步。顺着他的目光，我看不见河对岸山坡上一只全身灰白，布满黑色斑纹的大猫正在林中穿行。“雪豹！”我马上辨认出来，喀纳斯是雪豹的重要栖息地。雪豹一般在山脊的雪线附近出没，黄昏或黎明的时候喜欢在溪谷活动，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了野生动物的核心领地。

我们继续往前跋涉，河滩上到处都是各种动物的足迹，熊的脚印最为明显，越往前走，越发的密集。看来我们身旁一直都围绕着各种动物，只是我们的暴风哨音太过暴力，它们警惕地藏在密林里不敢露面。喀纳斯的野生动物除了棕熊、雪豹之外，还有北山羊、紫貂、驼鹿、马鹿等。河滩的脚印越来越繁多而杂乱，我们几乎分辨不出来，只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往前行进。

前面山谷越来越开阔，可以看到远方的重重达坂，缓缓的并不高耸，但远古遗留下来的风化山脊峰嵘苍翠，显得古老恢弘。我们跨过一个岔口，发现前面山坡铺满碎石，旁边的树木尽数折断，显然刚发生山体滑坡不久，估计清晨的巨大轰鸣声就是由此发出。想起猎人提起过的经常崩塌的碎石山，看来旅途中凶险无处不在，防不胜防。

索伦格的脚步越来越蹒跚，看来脚伤还在折磨着他。银鬃马也举步维艰，趔趄前行，山谷变得越来越陡峭，远远可见一座高约五十米的终碛垄耸立在前

方。

我们艰难地跨上终碛垄，眼前突然豁然开朗。一个Y字型的湖泊横亘在面前，湖面水平如镜，四周的冰川银装素裹，皑皑白雪倒映在湖中，别具风韵。湖水呈乳白色半透明状，发出奇异的光泽，好似镶嵌在冰峰雪岭中的宝石。

这里就是喀纳斯的秘境，俗称白湖。湖水来源于友谊峰南坡的喀纳斯冰川，在冰川槽谷中发育，由冰碛终碛垄堵塞积水而形成。上游冰川中的内碛和表碛岩块，被冰川运动不断挤压、研磨成白色粉末带入河流，进入湖泊，使湖水呈乳白色。哈萨克语称之为阿克库勒，意为“白色湖”。

白湖周边谷地被层峦叠嶂的群峰和茂密的森林所包围，湖边保存着最为完整的西伯利亚泰加林和难得一见的新疆五针松。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充足地供应着熊喜欢的三大主食：浆果、雪松坚果和鲑鱼。

索伦格和我正要下到湖边，突然看到两个黑点慢慢地从林中走出，待靠近一点，我们赫然发现原来是一对棕熊母子到河边散步。熊一般不会攻击人类，除非感觉受到威胁，而护子心切往往是熊猛下杀手的原因之一。我们决定转变方向从山坡绕行，避免与熊短兵相接。

这一带全是风化的峭壁，非常难以跨越，尤其是银鬃马处处落脚困难，不得不小心翼翼，减速慢行。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到了一处绝壁，人困马乏，索伦格和我决定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稍作休整。

正在此时，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前面的岔口闪出一团白影，在我们面前倏然立住。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全身冷汗直冒，十米开外有一头庞然大物，身长足有两米，浑身似雪，通体白毛，目光如炬紧盯着我们。

“白熊！”说时迟那时快，我伸手从背包侧网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熊喷，严阵以待。索伦格动作更快，他敏捷地抽出银鬃马马背皮囊里的猎枪，瞄准白熊。

“停！”我急忙挥手想阻止索伦格，但为时已晚，“砰”的一声巨响，猎枪的膛口喷出火苗。枪弹擦着白熊皮毛飞过，但它显然受到了惊吓，向后退了一

步。

我突然觉得脚下有些摇晃，还没等缓过神来，身体已经悬在半空中像断线的风筝往下急坠。我心中暗叫“不好”，伸手想抓住一切可以依附的东西，但四周空荡荡的别无所依。就在转瞬即逝间，我的身体被树枝弹了一下，猛地撞到旁边的石壁上，翻滚几圈后停了下来。

耳鸣目眩足有半分多钟，我的身体慢慢恢复知觉，浑身火辣辣地疼。抬头往上忘，略微平静下来的内心顿时又陷入惊恐，只见整个崖壁已经坍塌，碎石铺满山坡，还有很多巨石正在滚动下滑，发出的轰隆声响彻天地，和清晨听到的声音如出一辙。想必是枪声震动了四周极易坍塌的风化碎石，引起滑坡。

我向四周巡视索伦格的下落，但除了满眼的石阵，飞扬的尘烟，和山坡下黝黑密集的泰加林，不见半点踪影，银鬃马也不知去向。

滑坡慢慢平息下来，我查看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除了皮肉伤，并无大碍。刚才应该是碰到崖隙伸出的树枝，缓冲了下坠的速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缓缓起身忍着疼痛，延着滑坡区域外围往下移动，吹着暴风哨，一片一片区域寻找索伦格的踪迹。

从上午搜寻到下午，一直到了傍晚时分，除了找到几件散落在山坡的行李，别无所获。

夜幕降临，白湖周边的气温接近冰点，寒冷刺骨。我在湖边林地的一片空隙燃起篝火，火光透过树林映照在湖面，忽明忽暗，像火蛇在水面舞动。

各种动物的低鸣在静寂的森林里此起彼伏。坐在火堆边，爸爸感到无数惊惧的眼睛透过阴森的密林窥视着我这个神秘来客。虽然身体极度困乏，我还是强忍住倦意，休息一会儿后，带上探照灯，吹着暴风哨，继续搜寻索伦格。

到了午夜时分，我突然听到微弱的哨声从一片泰加林传来。“索伦格！”我惊喜地狂奔过去，只见一个黑影蜷缩在灌木丛边，在探照灯下浑身血迹。索伦

格看起来非常虚弱，他的目光惶恐而无助，全然没了平日的执拗。

看到我走近，索伦格慢慢站起身，看来他的伤势并不严重。我给他做了快速检查，确定没有大碍后扶着他移动到湖边的篝火旁。

原来索伦格随着碎石坠落后翻滚到谷底的泰加林，撞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昏迷了许久，后来苏醒过来，直到听到暴风哨哨声才知道我在附近。

我把散布在各处的行李收集到火堆旁，也将银鬃马失踪告诉了索伦格。他默默地吃完干粮，望着篝火映照的湖面一言不发。

有几件行李遗失了，正好我们的帐篷都在里面。看来今晚我和索伦格只能就着篝火，促膝谈心了。火苗越烧越旺，映红了整片树林。索伦格拉开行李，拿出两个皮囊，将其中一个扔给我。我接到手上仔细端详，原来是雕刻精美的皮酒囊，我打开塞子喝了一小口，酒味醇香爽口、微酸绵甜。

“阿尔克”，索伦格一边说道，一边仰头喝酒。

我听说过这种叫阿尔克的图瓦奶酒，由酸牛奶或羊奶发酵，然后进行加热蒸馏而成。奶酒醇厚绵甜，回味悠长。

“索伦格，说说你的故事。”我举起酒囊，向他表示敬意，“听说你离开过禾木，去过南方？”

索伦格扭头望了我一眼，然后低头沉思了片刻，说道：“我在南方漂泊了几年。”

我用眼神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分享这段曾经的历程。索伦格继续讲道：“我当年离开禾木，向南而行，经过了很多地方。这样走了大半年，直到走进了茫茫的沙漠。行进到大漠深处的时候，我又渴又乏，正在一筹莫展，前方隐隐约约看到一座城。我爬到城边的沙丘上，透过城墙可以看到里面热火朝天，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欢歌笑语，神色快乐而安详。”

索伦格喝了一口酒，继续说道：“我来到城门口，却被守城的卫兵拦住了，不让我进城。‘除非你杀了城门外的骆驼，才可以进入’守卫说道。我这才注意到城墙下拴着一头孱弱的骆驼，旁边的木板上搁着一把尖刀。我别无选择，只好动手杀了骆驼，守卫就放我进了城。”

“进城后，我饱餐一顿，然后就被安置到了欢聚的人群，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每天天没亮就随着浩浩荡荡的人群上街载歌载舞，欢乐共度。我慢慢地开始熟悉这座城，城西是高耸的沙山，只能仰视；城北是一个酒肆，是人们可以闲享片刻的地方。城东是一座破旧的古寺，院门紧闭；城南没有城门，只有一个巨大的豁口，豁口外面一片荒芜，经常飞沙走石。”

“我们每天除了喧嚣的集体活动，最开心的就是晚餐时间，每个人可以领取一块看起来像夹心饼的食物，俗称‘蜜饯’，能满足每日所需。蜜饯吃下去之后全身舒畅，充满力量。每次分发蜜饯都变成了一种愉悦的仪式。”

“但我从没有见过分发蜜饯的人吃它。‘他们吃骆驼肉’，一个长者偷偷地告诉我：‘我们这里只有犯人才吃蜜饯’。‘犯人？’我惊愕不已，难道我也是犯人？我犯了什么罪？‘你进城时杀过骆驼吗？杀骆驼就是犯法’，长者说道：‘你犯了法就只能被囚禁在城里了。’”

“听到这里，我大脑一片混乱，原来这座城其实是一座监狱。这一切闻所未闻，真是匪夷所思。”索伦格说着，站起来，绕过篝火，伫立在湖边。

“知道真相后，我计划尽快逃离那里。我请那位长者指点迷津，如何才能离开。长者惊异地睁大了眼睛：‘没有人能离开这里。想逃跑的人都会被当作疯子抓起来，关到东边的古寺里。’‘南边不是有个豁口吗？好像也没人看守。’我问道。‘那里绝对不能去’，长者连忙摆手：‘南门外是蛮荒凶险之地，没人能活着跨越。城里杀人越货、恶贯满盈的人都被发配到豁口外了。而且那里经常有龙卷风、沙尘暴、和各种恶鬼热风，遇者则死。’长者拍拍我的肩膀，脸上的凝重转化成一丝笑意：‘即使真的出去了，外面还是无尽的荒漠。终究不如留在这里好，还有好吃的蜜饯。’”

“我决定往西走，爬过那座沙山看看能不能翻越。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攀上山顶后，我惊奇地发现在沙山的背后隐藏着一座正在聚沙修建的通天高塔，直耸云霄。正在惊诧间，从塔上飞来一只蜻蜓一样的奇怪飞虫，小小的身体竟然发出强大的光束，将我面前的沙地烧出一条深沟。收到警告，我急忙回撤。返回后，我的身体像被突然掏空一般，体力全无，神志空虚。原来，为了防止我们逃脱，每日分发的‘蜜饯’里面掺合了一种能控制身体机能的药物，只要每天行走的路程超过一定范围，药物就会发作，让人无法继续前行。”索伦格走回篝火边，坐下来喝了一口阿尔克。

“看来除了走南边的豁口，别无它途，而且还要想办法破解蜜饯的约束。我只好又去向长者请教。‘有一个办法你可以试一下’，长者告诉我：‘听说喝了城北酒肆里的酒可以走很久。’”

“我来到酒肆，酒肆老板是一个白须灰发的老者，他递给我一杯酒，喝完后我就上路了。我越过豁口，往前疾行。过了半晌，风沙突起，漫天盖地席卷而来，一时天昏地暗。我正暗自叫苦，突然觉得头晕目眩，没过多久竟然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风暴已经平息了，而离我不远的胡杨林里居然有一条小河，潺潺而流，河边有一艘遗弃的木船，我乘船顺流而下……”

索伦格的声音越来越轻，他坐在火堆旁，闭着眼斜靠在行李上，怀中揣着皮酒囊，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七节>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天明，篝火早已熄灭但仍有余温，昨晚图瓦奶酒的醇香尚在唇边回味。我起身环顾四周却未见索伦格的身影，湖边也没有他的踪迹。行李都在，估计他只是暂时走开。我将Klymit LWD轻便船在湖边展开，充好气。相对于翻过湖两岸陡峭风化的碎石山坡，使用皮划艇横渡白湖就变得简单易行。

过了半小时左右，索伦格回到了营地，满脸懊恼与沮丧。原来他一早起来将周围的泰加林和山坡谷地兜了个遍，寻找银鬃马的踪迹，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我们收拾好行李，上了皮划艇，开始横渡白湖。乳白色半透明的湖水像一块温润的昆仑玉，虽然白湖深达一两百米，但湖面波澜不惊，平静而淡雅。

索伦格的沙漠之城谜团颇多，昨晚未及细究，趁着挥桨的间隙，我问索伦格：“你在沙漠中的经历，你父亲知道吗？”

“我没和他说过”索伦格回答道，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但他认识那个城北酒肆的老板。”

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线索。看来我的猜测不错，城北酒肆的老板就是酒保，但酒保却从未向我提及过沙漠之城的事情。

“你知道你父亲是怎么认识酒肆老板的吗？”我问道。

索伦格摇摇头，他迟疑了一下，欲言又止。沉默半晌之后，他讲道：“那天我躲过沙尘暴，坐上小船顺流而下，没过多久就看到岸边有人挥手示意。河面雾气弥漫，看不清那人的模样，直到我将船靠岸，岸上的人跳上船头，才发现原来是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的少年，衣衫褴褛，眼神急切，似乎想快速离开

此地。等少年坐定，喘了口气，定睛看我时，他突然双目圆睁，变得惊恐万分，急忙爬起身来想跳下船，但船已离岸。少年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匕首，蜷缩在船头，颤巍巍地盯着我，似乎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歹徒。”

“相持了大约半个小时，船漂流到了一个湾道，岸边隐约出现了一座小渔村。我将船慢慢靠近岸边，少年飞也似地逃上岸，直奔渔村，我也紧跟着看个究竟，以防不测。少年在渔村逡巡片刻，然后奔向河边的一栋木屋，他在木屋的门前立定，脸上露出诧异而迷惑的神色。屋内破旧不堪，一个三四岁大小的男孩正在椅子上玩耍。少年似乎思绪万千，默默站立在门前看着男孩。沉默许久，少年突然拔出匕首，冲向男孩，他面如死灰，目光中满是绝望。说时迟那时快，内屋窜出一个高大的身影，挡在男孩前面，应该是孩子的父亲。匕首划在来人的脸颊，顿时血流不止。”

“少年后退一步，但马上又冲向男孩，目光变得狰狞。孩子的父亲顺手操起墙边的木棍拦截，但木棍正好重击在少年头上，少年顿时倒地不起，气绝而亡。”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似幻似真，恍惚间我发觉自己又回到了城南的沙漠，风沙已经停歇，四周荒芜而寂寥，而我也仿佛刚从梦魇中醒来。我意识到城北酒肆的酒有奇异的功效，能让人穿越到过去的某段时光，使我得以躲过沙尘暴，等酒的功效消失，我又回到现世。看来这片荒漠在旧时是水草丰美之地，河流与村落曾经充满了生机。”

我还沉浸在那个少年令人迷惑的故事之中。索伦格摇着桨继续讲道：“我在荒漠里继续往前行走，过了一会，前方迎头走过来两个人，一大一小，衣衫单薄而破旧，看情形应该是父子俩。他们慢慢靠近我，两个人都干瘦如柴，气力微弱，看起来又饥又渴。等到他们走到跟前，我赫然发现面前的男孩竟然就是乘船的少年，服饰穿戴也一摸一样，但看起来我在他眼中完全陌生，从未谋面。而年长者看起来很面熟，似乎曾经在哪儿见过。寻思片刻，我突然想到河边木屋里小孩的父亲，看起来非常相像，只是面前的这位苍老了许多，脸颊上有一条长长的疤痕。正在此时，年长者突然伸手想夺走我手里的布

袋，在我迟疑间猝不及防布袋已经到了他的手中，他急切的拉开袋子，看到一个水瓶，连忙递到少年手中。少年迫不及待地打开瓶盖猛喝了几口，但他马上被呛得剧烈咳嗽起来，满脸通红，原来瓶中装的是酒。”

索伦格望了望我，嘴角露出一丝苦笑，说道：“我离开城北酒肆的时候，顺手偷偷藏了一瓶酒在衣袋里。”

“年长者看到手袋中除了玻璃瓶和一些杂物，并无其他食物，就伸手过来抢我的背包。我自小学习过一些防身之技，急忙回击制止他的行为，在混乱中他倒在地上，头部正好撞在一块锐石上，昏迷过去。少年显然被吓坏了，他扔下酒瓶拔腿就跑，很快就消失在视线之外。”

“我在原地坐下小憩，调整思绪，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约莫半柱香功夫，年长者苏醒了过来，他慢慢坐起身，摸着头四处张望，希望找到少年，但四周杳无人烟。”

“‘他乘船回家了’，我思忖片刻后讲道。年长者疑惑地看了看我，摇着头起身离开。我默默地坐着，望着远方，看着他枯瘦的身影孑然消失在漫无边际的黄沙中。”

“少年不愿意看见那花，一点点凋落”，索伦格若有所思地说道。

“接下来的几天我继续往前赶路，希望尽快走出荒漠，但肆掠的沙尘暴总是让我迷失方向，而且经常会遇到流窜匪徒的威胁，我渐渐习惯借助酒的力量往返在时光隧道，躲避突如其来的灾害。在不断的穿梭中，我对这片荒漠的前世今生有个越来越多的了解，从往昔烟波浩渺的大湖，密布的河流湿地，生机盎然的村落市集，变迁成为广袤无垠、了无生机、干涸的荒漠，我仿佛构建起一个穿越时空的立体拼图，而在屡次的穿越中，遇到的故人与往事，好像浓缩成一颗颗时空胶囊，漂游在这个立体拼图中。”索伦格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这些时空胶囊里承载着什么？”我问道。

索伦格沉默了一会，说道：“贪念、诬陷、偷盗、背叛、杀戮、遗忘、负义、狂妄、还有朽坏的佛像”，他的眼中充满痛苦与迷茫，“在这片土地上，满是颠簸流离愚昧无助的人群。”

索伦格望着湖面，继续讲道：“终于有一天，瓶中的酒空了，但我似乎已经适应了荒漠的环境，不用再借助酒的力量躲避灾害，我也和那些流窜的匪徒一样，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

“你不想走出沙漠了吗？”我停下桨，看着索伦格，难以想象眼前的年轻人曾经遭受的一切。

“后来我知道，没有人能走出那片荒漠。”索伦格回答道。

“为什么不从南边的豁口回到那座城呢？”我问道。

“这些人宁可在荒漠里做自由的匪徒，也不愿意回城里当囚徒。而且”，索伦格顿了顿，说道：“我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事。”

“但有一天，城北酒肆的老板来到沙漠找我。‘你父亲来了’，他告诉我：‘他在酒肆等你’。看到我狐疑的目光，他对我说：‘你看到的，只是你想看到的’。”

“后来，我跟随酒肆老板回了城，然后和父亲一起回到了喀纳斯。”索伦格讲完，像如释重负一般，他昂起头，阳光重新照在他的脸上。

我们的皮划艇已经到了白湖的中央。淡淡的水汽弥散在水面，向前方缓缓漂流，直到隐入东方湖对岸蓝色深邃的山谷。

中午时分，我们顺利靠岸。湖边有一座猎人的窝棚和石头垒的炉子，正好可以做美味的鱼汤。白湖是冷水鱼聚集排卵的地方，每逢秋季，便成为各种冷水鱼类繁衍生息的聚集地，只是没有网，颇费周折地钓起小半桶鱼。冷水鱼鲜美异常，两人风卷残云，很快一滴汤也不剩。山坡上的野生蓝莓正好做饭后甜点，这是几天来难得的美味大餐，连日的疲惫与伤痛，似乎一扫而光。

休息片刻之后我们就重新出发，没有银鬃马同行，我们从轻装变成重装，步伐艰难不少，但有了前几天的磨炼，行进速度反而加快了。

前方经过布迪乌哈拉斯河谷，再向东翻越布迪乌哈拉斯达坂就可以进入蒙古境内，自古就是北方草原上的一条重要古道，据说古道一带的山崖间，有记录着波澜壮阔时期远古英雄们的岩画，号称“岩壁上的敦煌”。可惜我们的路径是向北翻越布迪乌哈拉斯达坂，抵达此次穿越的第一站友谊峰哈拉斯冰川后进入俄罗斯西伯利亚，所以只能与这些岩画失之交臂了。

我们登上古老的山峦，远处的群山苍茫厚重，如史诗般绵延到远方的天际。右边崖壁处有一缺口，透出层层叠叠幽蓝的山体，那里便是蒙古。环顾这片人迹罕至的秘境，处处充满蛮荒的气息，遍布的古老的岩石似乎记录着所有日月星辰照耀过的印迹。山谷里橙红的白桦林夹杂着泰加林，层层铺盖，五彩斑斓。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八节>

布迪乌哈拉斯达坂像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横亘在白湖和友谊峰喀纳斯冰川之间，山体如刀削斧凿一般，陡峭高耸。西北角有一个隘口，山体略缓，但周围的坡面布满了山体滑坡留下的碎石。索伦格和我决定斜插而上，绕开碎石，从隘口翻越。

我们手脚并用，小心翼翼地往上攀登，慢慢地接近了半山腰。随着坡度的不断增加，行进变得越来越困难，索伦格的脚步变得趔趄。携带的行李成了极大的束缚，而且严重影响了攀爬时身体的平衡，险象环生。看来除了断舍离，别无选择。索伦格和我倚靠在斜坡上，挑出一些重物抛下。轻装上阵之后果然灵活利索很多，我们探着石缝继续往上蠕动，豆大的汗珠不断地从我的面颊滑落。

接近隘口时我们才发现最后的一段石壁几乎垂直于地面，目测高度二十米左右。索伦格连连摇头，我也倒吸一口凉气。启程前我在贾登峪户外俱乐部购置的攀岩装备包括岩钉、ATC保护器、上升器、安全带等物件在白湖遭遇山体滑坡时都遗失了。我从背包中摸出登山绳，接上飞虎爪，用力抛上隘口，但试了多次也无法抓牢。我的内心焦虑起来，有点一筹莫展，回望一路攀爬过来的山坡，几乎每一块石头上都浸染着我们的汗水。底下的山谷在流动的薄雾中忽隐忽现，感觉深不可测。

我仔细查看了整片石壁，从上至下有一条倾斜的岩缝，应该是远古时期岩石挤压破裂所致，岩缝周边有一些零星分布的岩眼和岩棱，以及几片风化脱落而形成的凹陷，正好可以供身体腾挪。我决定自己用三点固定法徒手攀岩而上，然后将行李和索伦格分别拉上隘口。所幸今年为了和丝绸之路探险队一起攀登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爸爸从春夏之交开始六个月的训练，尤其加大了上肢力量的锻炼，增强指力、腕力和臂力，这些特训对徒手攀岩大有裨益。

我将登山绳一头在腰间扎紧，另一头牢牢地拴到一块凸出的巨石上。我的手指曲屈张开，抓住岩缝做为支点，小臂贴于岩壁，以手臂和小臂使身体向上移动。同时用前脚掌内侧的蹬力将身体支撑起来，减轻上肢的负担。在有岩棱的地方，我用脚尖上探踩住，用作支点摺起大腿，将身体推上去。在光滑的石壁上要保持平衡非常困难，我尽量控制呼吸的平缓，左手配右脚侧身锁定身体，全神贯注，保持节奏，一步一步上探。

时间似要凝固一般，每一秒都如此漫长，攀爬了将近一个小时，就像过去一个世纪。当我的手终于探上隘口时，身体已然精疲力竭。我攀上隘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足足有三分钟才缓过神来。

我放下绳索，将行李和索伦格拉上来。过去的一小时索伦格也备受煎熬，上到隘口，他也如释重负。当我们在隘口立定，转身的一瞬间，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惊呆了。

一座白雪皑皑的山峰，高耸入云，犹如一块光洁的白玉，耸立于群峰之颠。一条条冰川，似玉龙飞舞，如众星捧月般环绕在山峰周围。这里就是阿尔泰之颠，海拔4374米的友谊峰，我们此行西伯利亚穿越的第一站。

夕阳已经西斜，前方河谷笼罩在金色的光辉中，掺着迷雾，烟云弥漫，青蓝色的河水在谷底蜿蜒，显得古朴原始。这是一处荒无人迹的地方，寂寥而神秘。河谷尽头灰褐色的岩壁被金色的霞光包裹，慢慢陷入深邃的夜色中。

背好行李，索伦格和我沿着山脊摸索而下。山坡上遍布泰加林和茂密的杂草灌木，很难分辨地势，我们只能依靠着等高线图小心翼翼地下行。幸好山体的东北侧比较平缓，我们慢慢下到山谷。当最后一抹阳光洒落，群山和山谷渐渐地沉入夜幕。身处这样的原始山地，远眺西天暗红的晚霞，时间与空间似乎叠合，远古的气息融入体内，让人不知是处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接近友谊峰的兴奋成了篝火夜谈的主题，但由于今天体力消耗巨大，没过多久我们就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早起来，营地四周的地面竟然落了一层薄薄的雪，气温比往日低了很多。我也赫然发现各种动物的脚印，大小间杂，分布在周遭，它们应该是在半夜排队分批参观了我们的营地，品尝了索然无味的帐篷外层防水尼龙布，然后遵循黑暗森林法则悄悄退去，隐入茂密的泰加林，只留下几双充满惊恐、好奇、防备的眼睛，远远地窥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索伦格和我戴上手套和帽子，准备好冰爪冰镐，今天的重点是穿越友谊峰喀纳斯冰川。友谊峰冰川处在极北之地，受西伯利亚冷湿气流影响，降水丰沛。听说一会儿晴空万里，阳光四射；一会儿乌云密布，云腾雾绕，一会儿又是大雨倾盆或雪花纷飞，一天内可以感受到四季的变化。冰川之上银白色的梦幻世界看起来纯净而美丽，但实则危机四伏、险境重重。

没走多久天上就开始飘雪，耳边呼啸的风声越来越大，冰粒打在冲锋衣上“啪啪”作响，扫过面颊冰冷刺骨。两个多小时的艰难行进后，我们抵达喀纳斯冰川的边沿，进入一片被白雪覆盖的冰蓝色世界，遥望四周，满眼都是冰清玉洁。索伦格和我一前一后开始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冰面，这些冰雪之下，很可能暗藏着脆弱的冰洞裂带，非常容易发生意外。一路上，四周都是幽深的冰洞和各种断层，有些很浅很狭窄，有些则深不见底。

喀纳斯冰川是喀纳斯湖的源头，在友谊峰附近的高山峡谷之中蜿蜒盘旋，层层叠叠，蔚为壮观。巨大的冰川裂缝与冰脊蛇形其间，点缀着冰桥、冰井、冰泉、冰蘑菇等奇观，鬼斧神工一般，仿佛世界的尽头，苍茫而炫目。

前方的冰墙肌理斑驳，冰层坚硬古老。越往前走，冰缝出现得越频繁，因为山体的挤压，裂缝扭曲挣扎，如浸透着深蓝色的血液，带着嗜血般的冷傲，直入深渊。

雪越下越大，加上友谊峰吹过来的大风，风雪连天，一片苍茫，周围能见度很低。我们加紧脚步，想尽快越过冰川，抵达安全地带。索伦格走在前面，突然间脚下一个趔趄，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的身体就摔倒在冰面，向左极速侧滑。我本能地伸手出去拉住他的背包，但我的身体也瞬间失去平衡，跌落到冰面，一起向左边滑动。

左侧三米之外有一条冰缝，透着蓝色的幽光。电光火石之间，索伦格和我就滑到了冰缝的边缘。光滑的冰面让我们毫无招架之力，挥舞的冰爪冰镐只是在冰面划上了无谓的几笔，两个人就齐齐跌入裂缝。

裂缝很深，大约十几米。所幸底部布满厚厚的积雪，缓冲了我们下坠的冲力，索伦格和我跌到冰缝底部，却只是擦破了一些皮肉，并没有严重的摔伤。

但我们马上发现形势很严峻，冰缝内的温度极低，我们支撑不了太久，很快就会失温，而光滑的冰壁让任何攀爬的企图都成为徒劳。索伦格脸色惨白，神色十分紧张，低头不停地来回走动。我也了无对策，脑中一片空白，但还是强打精神，安慰索伦格道：“天无绝人之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冰川上的风雪已经停歇，气温越来越低，仿佛冻僵了整个世界，四周一片静谧，只剩下冰缝里索伦格和我的呼吸声。我的手脚有点麻痹，但精神却异常兴奋，眼前隐约有金色的光束在不停晃动。我的身体似乎漂浮起来，抬头望见友谊峰顶有一座明亮的灯塔，在寒夜中发出温暖的光。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九节>



金色的光束似乎越来越明亮而清晰，恍惚间冰缝顶上好像有个黑影在晃动，间杂着急促的脚步声和呼喊。我努力迫使自己将模糊的意识聚焦，思维游走在清晰与麻木的边缘，数次努力后，我终于察觉到冰面上有个人，正在向我们不停地挥舞着探照灯并大声呼叫。

我立时清醒了许多，意识到有人来救援我们。正迟疑间，从上面垂下来一段绳索。“将绳子系在腰间，我拉你们上来！”黑影叫道。

我转头望向索伦格，他双目迷离，思绪尚在浮游状态。我快速将绳索在他腰间扎牢，摇晃他的肩膀试着让他清醒，然后打手势让冰缝顶上的人拉动绳索，将索伦格拖了上去。接着是行李，最后我也被吊上冰面，顺利脱险。

借着探照灯的光，我看清救援者的面容，不禁大吃一惊，难以置信。裹在严实登山服里的，竟然是上次购置穿越装备遇到的贾登峪户外俱乐部蒙古族店主胡狼！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找到一个温暖的庇护所。你们已经达到二级失温状态，需要增加保暖，实施复温。”胡狼一边触摸索伦格的颈动脉，确认心脏状况，一边将所带的行李装备扎成简易雪橇，让索伦格躺在上面。简单商议后，我们决定返回冰川边缘的乱石坡。胡狼拉着简易雪橇在前，我紧随其后，从原路返回。

我们快速在乱石坡的背风面安营扎寨，然后将索伦格裹成“三明治”，躺入睡袋休息。很庆幸的是我在背包里找到几片剩余的暖宝宝加热贴，我将它们贴在索伦格的脖子、腋下等核心复温部位。胡狼行动神速，已经在山坡拣回一堆干树枝，燃起火堆，火苗越来越大，没过多久营地就被温暖笼罩，而火堆上的水壶也冒起热气。

我正准备给索伦格喂点热水，胡狼急忙阻止了我。“先等他恢复部分体温后再喝。他的身体现在处于一种自我保护状态，将温暖的血液集中到了核心区域，以保障重要脏器的活动。这时候喂热水会造成低血压，使得核心体温迅速流失，可能引发复温休克，非常危险”，胡狼解释道。

我知道胡狼是远近知名的山地徒步领队，多次承担落难山友救援任务，户外经验非常丰富。索伦格和我此次落入险境，令人猝不及防，在冰窟中很快失温，肢体开始麻痹，然后意识模糊并出现幻觉，形势非常凶险，几乎了无生机。胡狼的及时到来犹如天降神兵，让我们绝处逢生。

火堆的热量慢慢让我的身体舒展了许多，神智也逐渐恢复。当我向胡狼表达谢意时，他连连摇手。

“是额尔德西老村长让我来支援你们的”，胡狼一边微笑着说道，一边埋灶准备做饭。正在我诧异间，他补充道：“老村长深知西伯利亚的凶险，让我协助你们一起穿越，以防不测。上路后我循着你们的足迹和几处散落的物品，终于追上你们。还好到得及时，能助你们一臂之力。”

没过多久，营地里饭菜飘香，美味四溢，而索伦格也慢慢恢复过来，喝了几杯热水暖身，然后和我们围坐在火堆旁，共享饕餮大餐。胡狼的加入使我们

队伍实力突增，穿越西伯利亚的信心也大大加强。索伦格和我紧张了一天的心情得以彻底放松，狼吞虎咽起来。

“我们明天跨越喀纳斯冰川，穿过友谊峰和奎屯山西侧就可以进入俄罗斯境内。”胡狼说道，他转头看着索伦格，“我们要按照你父亲当年从贝加尔湖畔穿越到喀纳斯的路线回溯。”胡狼喝了口热茶，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听说老村长有一本日志，记录了详细的路线。你们带了吗？”

我想起了三天前在喀纳斯河边营地里看过的日志里手绘的地图和看不懂的奇怪文字，索伦格和我几天来疲于奔波，还没有仔细研究过。

索伦格转身从背包里翻出日志，随手扔给胡狼。胡狼接到后仔细翻阅起来，但他很快就露出失望的表情。“这是什么文字？从来没有见过。你认识吗？”胡狼将日志还给索伦格。

索伦格快速翻阅了几页，说道：“这是图瓦人特有的文字，在唐努乌梁海一带的一些部落里曾经使用过。我父亲在我小时候教过我一些。”

唐努乌梁海是清代乌梁海的三部分之一，位于塞北。北至萨彦岭，南到唐努山，西抵俄罗斯巴尔瑙尔，东达蒙古国库苏古尔泊，是一个群山环抱的狭长盆地。唐努乌梁海历史上属于中国领土，1914年被俄国占领，主体在今天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图瓦共和国，是图瓦人的重要定居地，也是我们此行西伯利亚的第二站。

“索伦格，看来得靠你来讲解日志里的内容。”胡狼说道。

我对日志里的记录也非常好奇，除了各种手绘的地图和密密麻麻的标记，这些图瓦文字似乎有着更多的内涵。

在我们的引导下，索伦格仔细地阅读起日志。因为我们的行进方向和额尔德西老村长当年的穿越路线正好相反，所以索伦格从最后一页开始查阅。但他越看越慢，皱起眉头，似乎不得其解。

他将日志递到我的手上，看看页面，又望向我，目光中充满疑惑。

日志中的页面，显然是手绘的友谊峰，但峰顶赫然立着一个巨大的像十字架般的物体，旁边整齐地注释着几段图瓦文字。

我也非常诧异，问索伦格：“这几段文字记录着什么？”

索伦格接过日志，一句一句读起来：

“阿尔泰之巅的灯塔啊，

你的光指引着我前行的路。

在冰冻的暗夜里，

照亮我生命的光。

我的脚步未曾停歇，

终有一天登上这峰顶。

不见一人，

只见世界的光。

上山，

是为了下山。

背起沙漠中的那座城，

来跟从你。”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十节>



索伦格的颂读声似喀纳斯河的一股清流，浅吟低唱间，载着属灵的音符，飞越篝火，掠过冰川，攀上峻峭的山脊。友谊峰峰顶的积雪，在暗淡的月色下，泛着银色的光芒。

爸爸的心也伴着这些音符一路飞上了阿尔泰之巅，搜寻那座温暖心灵的灯塔。在银色的山顶上，在傲视群峰的至高点，我看见一座巨大的十字架，巍然耸立，洁白如雪，通体发出晶莹的辉光，脚下的世界如陀螺一般绕着它旋转。

额尔德西老村长在日志里手绘的，看来也是同样的场景。这座十字架就是照

亮生命之光的灯塔。我记起酒保曾向我提及过的基督教使徒会，额尔德西老村长和使徒会应该也有所关联，他们两人相互熟识就不足为奇了。

日志第二段中的“世界的光”显然是指耶稣基督。耶稣说过：“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圣经记载当年耶稣带着门徒上山（今黑门山，位于东黎巴嫩山脉南部，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交界处），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然后有旧约律法的代表摩西、和旧约众先知的代表以利亚显现，说话之间，有神的声音从空中传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但当他们抬起头的时候，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但日志第三段所描述的“背起沙漠中的那座城”令人费解。耶稣曾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应该是背起十字架才对。“沙漠中的那座城”和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呢？额尔德西老村长所指的城和索伦格曾经在沙漠中遭遇的城难道是同一座吗？众多谜团让我一时了无头绪。我望了一眼索伦格，他眉头紧锁，似乎也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我们早早出发，踏上征途，跨越纯净通透而又气势磅礴的冰雪世界。一路上经历现代冰川与古冰川强烈作用所刻蚀出的各种奇特地貌，仿佛穿越回到远古时代，在冰冻的创世纪时间轴中穿行，时间与空间瞬间塌陷，合二为一。除了贯穿历史的触摸与踏足，远处因冰川不断挤压破裂而产生的巨大声响，和着清冽的水汽扑面而来，让我们听到、嗅到岁月的积淀。

胡狼丰富的户外经验和对地形的熟识让我们一路有惊无险，顺利穿过喀纳斯冰川，经友谊峰和奎屯山西侧在傍晚抵达俄罗斯边境。跨越边境线之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连绵起伏的泰加林山地和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旷野。从这里往北，人迹罕至，是真正的极北蛮荒之地。

西伯利亚，这个名称来自于古突厥语，意思是“宁静的土地，泥土、泥泞的地方”。西伯利亚处于俄罗斯远东地区，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迄太平洋，北临北冰洋，南以中国、蒙古为邻，是一片广阔而寒冷的地带。西部为西西伯利亚平原，介于乌拉尔山脉和叶尼塞河之间，地势低平，沼泽宽广；中部为中西

伯利亚高原，从叶尼塞河西北角的普托拉纳山一直到勒拿河流域；东部为东西伯利亚山地，从叶尼塞河延伸到太平洋沿岸分水岭山脉。我们从喀纳斯到贝加尔湖的穿越正好从这三个板块的南部边缘横跨萨彦岭而过。

雪花在傍晚时分纷纷冉冉飘落下来，不一会就变成漫天大雪。我们加快脚步，希望尽快找到宿营地。正在此时，四周的宁静突然被打破，脚步声、喊叫声、夹杂着犬类低沉的嘶吼，倏然而至，如疾风般扑面而来，转瞬间，我们一行三人就被包围在俄联邦边防军黑洞洞的枪口下。

领头的俄罗斯边防军官一手拉着扑腾跳跃的军犬，一边挥手示意我们站成一排，嘴里不断大声呵斥着。其他士兵荷枪实弹，走上前来仔细检查我们随身携带的行李和背包。

我安静地等待他们搜查完毕，然后向军官打了声招呼：“Здравствуйте（兹德拉斯特维杰）”，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张小卡片递给他。这张小卡片是酒保为此次西伯利亚穿越特别准备的，卡片上有一颗醒目的星型图案，加上密密麻麻的俄文和一串号码，另外我知道卡片上还写着俄联邦安全局局长瓦西里耶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军官低头看完卡片上的内容，显然非常惊愕，但又满怀狐疑地看着我们。他拿出电话叽里呱啦地讲了一会儿，卡片在他手里翻来覆去跳动。

不一会儿，几辆军车快速驶入山谷。我们被押送上了车，一路颠簸到达了附近的边防所，随后我们被关进了一间禁闭室。

索伦格看起来非常紧张，低头坐在地上沉默不语。胡狼不停地来回走动，似乎在思考对策。我尽量让自己显得镇定自若，转头安慰两人道：“放心，我们很快就会自由。”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禁闭室的门被打开了，走进来一个戴少校肩章的军官。“你们没事了”，他说道：“为了保障你们的安全，我们的人会一路护送你们。”

索伦格和胡狼面面相觑，惊诧不已。我也暗自欣慰，看来酒保所讲的计划已经全面启动。

少校将那张小卡片还给我，让我们在几份文件上签完字，然后带我们到二楼用餐，走在楼梯上，饥肠辘辘的三人仿佛闻到了伏特加、鱼子酱和烤鲑鱼的诱人香味，这可是我们进入俄罗斯的第一顿晚餐。

边防所的餐厅不大，设施也非常简陋，看着墙边案板上摞成小山坚硬无比的黑面包，我们马上自觉地降低了期望，在西伯利亚的荒野能有这样抵挡风雪的庇护所和温暖的餐厅，加着酸奶油的红菜汤绝对是一种恩赐了。

索伦格用叉子拨弄着餐盘中的土豆和肉末，问道：“那张小卡片上写着什么？”

对于整体计划，酒保讳莫如深，从未透露太多细节，只是提及和人类的第三轴心时代来临有关。当人类开始重建巴别塔时，漫长的黑夜将要降临。为了拯救世界，基督教使徒会正在联合各方力量采取行动，包括多国首脑部门的秘密协助。我对索伦格做了大致的描述，“北极星计划”，我指着卡片上的星型图案说道。

索伦格怔了一下，他脸上闪过一丝不安的神色，低头吃起盘子里的食物。

第二天，少校安排了一辆军车护送我们上路，司机是边防所的中士伊万。伊万是一个老兵，非常熟悉西伯利亚地形，他对我们此行的第二站图瓦共和国及萨彦岭和叶尼塞河一带非常了解。根据额尔德西老村长日志的指引，我们需要穿越西萨彦岭进入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即历史上的唐努乌梁海。

将行李、食物、水、燃油和各种后勤物资装车后我们就出发了。越野车穿行在山谷之中，漫天风雪，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整个世界银装素裹。虽然一路沟壑纵横，但有伊万做向导兼司机，我们三人蜷缩在车里非常轻松。胡狼在副驾驶位协助伊万查看地形；索伦格一言不发坐在后排看着窗外，若有所思；我打开额尔德西老村长的日志，再次研究起昨晚和索伦格查考过的手绘

的图瓦共和国地图。在地图上，有两个地方做了重点标示，一个是位于图瓦共和国中部的首府克孜勒，另一个是东南部名为昆古尔图克的小镇。这两个地方分别绘有详细的局部展开图，老村长在图上用红色线条做了很多标记。显然，这些标记出的地点隐含着有关成吉思汗藏宝山洞的线索。

傍晚时分，伊万将车停在车道附近森林里一栋被积雪覆盖的破旧木屋前。木屋由整根原木按butt-Tip次序叠摞而成，在墙角处互相咬榫，显得厚实质朴。伊万告诉我们这栋木屋以前是猎人狩猎时的居所，后来被废弃了，但仍然能够遮风挡雪。木屋看起来结实耐用，而且阁楼上有几个隔间，正好可供我们宿营。

篝火、烤肉、伏特加将四个人迥然不同的人生故事连接在一起。胡狼数次孤身入险境拯救落难山友的经历让我们肃然起敬，伊万边喝着伏特加边回忆起小时候和父亲在西伯利亚丛林追踪麝香鹿的苦中带乐，让人回味无穷。索伦格静静地坐在篝火旁，望着远方，仿佛又回想起沙漠之城的磨难。

第二天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窗外已有微光，我看伊万在屋外忙碌的身影，他正在认真地清除车上的积雪。我起床收拾好行李，走到门口，胡狼正坐在台阶上抽烟。等伊万一切就绪，我们将行李搬上车准备出发，但迟迟不见索伦格下楼。

我走上阁楼，里面空无一人，从四周的窗户望出去，木屋周围除了雪白的一片，并无半点人影，而索伦格的随身行李也不翼而飞。

三人在木屋附近仔细查找，但除了我们响彻周遭的呼叫声，森林里一片静寂，渺无人烟。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十一节>

因为昨晚持续落雪，木屋周围的脚印都已被积雪覆盖，无法辨识，但荒野生存经验丰富的伊万犹如嗅觉灵敏的猎犬，绝不会放过一丝线索。他很快发现了木屋后针叶松林边缘几条折断的细枝，以及周围树枝上轻微的磨痕，这些痕迹一路延伸进林中深处。

“萨彦岭的林海雪原里危机四伏，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你们的朋友。”伊万回到车里拿上枪，然后带着胡狼和我循着印痕往前搜寻。

银装素裹的针叶林茂密深邃，一直延伸到天际，和远方白雪皑皑的山峰连成一体。萨彦岭位于蒙古高原的北沿，是唐努乌梁海与西伯利亚的界山，分为东西两段，西起叶尼塞河中游左岸，东至贝加尔湖南端。这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原始禁地，每到冬季，凛冽的寒气从北极汹涌袭来，肆掠大地，冰封万里。放眼四周，山崖陡峭，激流带着冰雪奔涌着穿过山谷，犹如镜子般密布的沼泽结满了寒冰，除了冬眠的熊和饥饿的狼群散布在无边无际的森林中，一切都归于沉寂，萧瑟冷肃，了无生机。

我们一路往前，在雪地里跨越攀爬，搜寻了约莫三个多小时，但依旧不见索伦格半点身影。胡狼焦急地嘟哝着，眼前的白色世界和一路走过的景象几无差别，连绵不绝而又近似的群山旷野白茫茫一片，让人炫目狂躁。

伊万突然停住了脚步，侧身半蹲着一动不动似乎在聆听什么。胡狼和我也安静地呆在原地，搜索四周的动静，不一会儿，右前方隐约传来几声动物的低吼。

伊万如离弦的箭一般飞速起身，往前奔去，胡狼和我紧随其后。转过山岗，在前方松树和桦树枝蔓交叠处，我们赫然发现十几只狼散落在坡地，目不转睛盯着旁边的乱石堆，跃跃欲试，蓄势待发。

乱石堆后面是一个黑黝黝的洞口，难得的天然庇护所。想必索伦格就藏身其中，和狼群对峙，相持已久。

领头的狼王立在洞穴不远处，体型硕大，灰白色茂密的颈毛直立突兀，目光狡猾，显得暴虐凶傲，杀气腾腾。而它低沉的嚎叫表明对持久战已经失去耐心，正要吹响总攻的号角。

伊万示意我们弯身匍匐在雪地上，形成包围之势。他快速举枪扣动扳机，枪口火星迸发，“砰”的一声，震耳欲聋，响彻山谷。意外的是，伊万并没有瞄准狼群或狼王，而只是朝前方鸣枪示警。

狼群猝不及防，呆立在原地，怔了几秒才从惊吓中缓过神来，转头望向我们，赫然发现已落入包围圈，狼王领头急速撤离，转瞬间狼群已经散去。

我们冲入洞口，只见索伦格蜷缩在洞内，手握石块，虎目圆睁，尚未从惊恐中缓解过来。看到我们，他愣了一下，才慢慢垂下手臂，扔掉石头。索伦格手臂处的衣袖已被撕烂，显然已和狼群有过几次交锋，所幸我们来得及时，驱散狼群，他才能脱离险境。

我们确认索伦格没有受伤之后就沿原路后撤，山顶上狼群排着整齐的队列，悻悻然目送我们离开。

索伦格显得非常疲倦，在队伍中一言不发，一行人在雪地跋涉着往回赶，两个多小时后已经快接近营地。正在此时，伊万突然轻呼一声，停住脚步，伸手指向右边的山坡。在山裹银装的桦树林中，我们看到了几个移动的黑点，正在琼树玉枝之间快速穿行。

“野猪！”胡狼兴奋地叫起来。

伊万举起枪，瞄准山坡上的野猪，等待最佳开火时机。我们凝神屏息，四周一片静寂，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随着“呼”的一声巨响，领头的野猪立时栽倒在地，在溅起的雪花中翻滚着滑下山坡，在离山脚不远处被树干挡住停了下来。

伊万和胡狼奔过去，用绳索套住野猪的腿，在雪地里将它慢慢地拖回来。

趁着这个间隙，我小心地询问索伦格为何昨晚一个人离开营地。

索伦格沉默了片刻，低着头说道：“我听说过北极星计划。”

他的回答让我惊诧万分，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前天晚上在边防所餐厅当我提及“北极星计划”时索伦格脸上显露出的奇怪神色，看来这其中大有隐情。我急切地鼓励他继续讲下去。

“上次我父亲到沙漠之城南面的荒漠找到我后，和城北酒肆的老板一起回了城。在出发回喀纳斯的前夜，我无意中听到酒肆老板和父亲讨论起人类第三轴心时代的事情，其间他们谈起了北极星计划。”索伦格说道。

“他们谈论的内容非常奇怪，我听得一知半解，如坠云雾中，他们甚至说那座沙漠之城就是人类的十字架。”索伦格继续说道，脸上露出茫然的神色。

我心中咯噔一下，激动不已，这两天苦苦思索的沙漠之城和十字架的关系似乎突然变得豁然开朗。

“他们说十字架将被背起，最后立在黑暗之源上，将所有的罪恶钉入深渊，高举世界的光，照耀大地。”索伦格说着，他的眼中流露出恐惧与不安。

伊万与胡狼的脚步声和笑语打断了我和索伦格的交谈，他们已经将野猪拖了回来，雪地上沾染着斑斑血迹。这只野猪通体黑色，猪耳披有刚硬而稀疏的针毛，背脊鬃毛长而硬。今晚它将成为我们跋涉一天后难得的野味。

我们回到营地，伊万从车上取下各种用具，开始点燃篝火，杀猪，烤肉。恍惚间仿佛时光倒流，四周的一切，都回到了昨晚的景象。

没过多久，烤肉香味四溢，充满林间。几杯伏特加下肚，胡狼终于忍不住问及索伦格昨晚的不辞而别。

索伦格先举杯感谢大家跋涉搜寻，在自己身陷囹圄时施行赈救，然后讲述了

昨晚的经历。

昨晚索伦格在木楼隔间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直在思忖着我前天提起的北极星计划，脑海里不断翻涌起酒肆老板和父亲的谈话，尤其是“将所有的罪恶钉入深渊”。他想起自己在荒漠中颠簸流离时的徘徊，在时空立体拼图中漂浮着的“时光胶囊”，以及绝望之后成为匪徒所犯下的种种罪恶，这一切无疑将会被钉入深渊。

约莫午夜时分，窗楣上突然传来轻轻的叩击声，索伦格惊奇地打开木窗，只见一个黑影，攀在窗边，低声说道：“你的处境危险，带好行李，快随我走！”说完，黑影飞速落到地面，隐入后面的林中。

索伦格没有细想，快速收拾好行李，从窗口爬下木屋，追随黑影来到林中。

四周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借着雪地反射的微弱星光，索伦格看见一个黑衣人，背对自己立在前面。“你是谁？”索伦格满怀狐疑地问道。

“我的朋友，我们在沙漠之城见过。”黑衣人回答道，“你们正走在一条苦难之路，到了尽头，你将因为曾经犯过的罪被抛入深渊。”

黑衣人的话如针刺一般，直戳索伦格内心深处。

“那我该怎么办？”索伦格心乱如麻，惶恐不安地问道。

“你应该自救！走出这条苦路。你可以另辟蹊径，根据你父亲日志里的地图找到成吉思汗的藏宝洞，然后远离深渊的方向。”黑衣人说完，继续往前朝密林里奔去。

索伦格紧随着黑衣人的脚步往前奔跑，但渐渐地越落越远。他停住脚步，回望营地的方向，除了漫天的黑夜笼罩四野，看不见任何东西。

索伦格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一步一步往前走，直到晨光熹微，雪白的世界浮出黑暗。但前方的山野雪原浩渺无际，仿佛自己又回到了沙漠之城南部黄沙

肆掠的荒漠。黑、白、黄的世界并无丝毫无不同。

听着索伦格昨晚的故事，伊万与胡狼已经将两瓶伏特加喝了个底朝天，红着眼睛划起了拳。爸爸默默地坐在篝火旁，用树枝在雪地上画起索伦格沙漠之城的地图。

左边是城西高耸的沙山，以及沙山后正在聚沙修建的通天高塔；右边是城东破旧的古寺；下面是城南的荒漠；上方是城北的酒肆。

雪地里，一个十字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按照几天来对沙漠之城的揣摩，在十字的四个角上分别写上了：科技（西）、哲宗（东）罪恶（南）、与救恩（北）四个词。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十二节>

“远远远远地高过海面
高原上安静躺卧着的
象菊花一般清澈的湖水啊
萨彦岭下是我们失落了的
库苏古泊
被别人取走了的金银
我们会唤叫着去夺了回来
被别人取走了的马匹
我们会骑上更快的马
再去抢了回来
被别人轻易取走了的唐努乌梁海啊
怎么从来没听说有哪一个子孙曾经
为她流下过一滴泪来？”

- 《唐努乌梁海》席慕容

越野车引擎的轰鸣撕裂着山谷的宁静，厚实的雪地轮胎在沟壑遍地的崎岖山路上不断撞击、跳跃，碾压而过，冰雪四溅。像一场酣畅淋漓的桑巴舞，挟

着黑暗骑士的疾风，驰骋过荒野，飞舞在苍白的世界。喧嚣的冰尘落下，一切又归于静寂，只留下白衣人的身影，在萨彦岭的高崖上，默默站立，目送着我们在山谷飞驰远离。

伊万对萨彦岭的穿越路线熟识于心，使得天堑变为通途。几天来我们驰骋在唐努乌梁海的土地上，仿佛熟悉，又很陌生。

唐努乌梁海是叶尼塞河的源头，被西伯利亚冻土、蒙古大戈壁和阿尔泰山紧紧环绕，北至萨彦岭，南到唐努山，西抵俄罗斯巴尔瑙尔，东达蒙古国库苏古尔泊，是一处与世隔绝的游牧地区。

唐努乌梁海历史上属于中国，是清代乌梁海的三部分之一，1914年被俄国占领。

唐朝以前，唐努乌梁海地区先后承载了匈奴、鲜卑、突厥等北方民族的繁衍生息。唐朝时期，在此设立坚昆都督府，隶属于安北都护府管辖。此后的各朝代几度易主，到1655年，清朝册封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首领俄木布额尔德尼为扎萨克，唐努乌梁海地区由此正式纳入到了清朝的版图之中。1860年至1911年，俄国以“探险”和“采矿”为名，对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殖民和经济渗透，几经波折，最后将唐努乌梁海地区收入囊中。

索伦格和我仔细研读额尔德西老村长日志里绘制的唐努乌梁海地图，图上重点标示了两个地点，一个是位于图瓦共和国中部的首府克孜勒，另一个是东南部名为昆古尔图克的小镇。在克孜勒的局部展开图上，老村长细绘了街道与建筑，并用红笔标记出了两个地址。红色的标志已经褪色，在发黄的纸面上浸润朦胧，仿佛时光印记，正在慢慢逝去。我们无法揣摩额尔德西老村长当年写下日志时的思绪与心情，对目的地现今的景况更是充满遐想。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标记出的街巷房屋可能早已甄灭无迹，或是残垣断壁，亦或物是人非？这些未知，让我们忐忑而又期待。

在地图的下部，有几行图瓦文字。索伦格轻声念到：“主啊，请赐我宁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请赐我勇气，去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并赐我智

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

“叶尼塞河！”伊万的欢呼打断了索伦格和我的沉思。透过积雪的西伯利亚云杉间隙，前方山谷里一条激流奔涌的大河横亘在眼前。

叶尼塞河是俄罗斯水量最大的河流，是流入北冰洋的三大西伯利亚河流之一，也是西西伯利亚平原与中西伯利亚高原的分界线，发源于萨彦岭的喀拉·布鲁克湖和唐努乌拉山脉的北坡。两条源流在克孜勒附近汇合后，由南至北，穿过峭壁、草原、森林和苔原，最后注入北冰洋喀拉海，和冰山拥抱。

叶尼塞河接纳了汹涌的克姆契克河水后，急转向北，蜿蜒流经西萨彦岭，将其征途上耸立数百万年的山地切断。河水澎湃奔腾，穿过陡峰峭谷，从峭壁间直泻而过。

抵达叶尼塞河，预示着我们即将进入图瓦共和国境内，离克孜勒也不远了。

图瓦共和国四周被唐努乌拉山、西萨彦岭和东萨彦岭环抱，东部为上叶尼塞盆地。境内以森林、草甸和草原为主，占人口大多数的图瓦族都集中在山地之间的盆地和河谷中，包括西部山地平原的畜牧业者和东部高山森林中的狩鹿者，他们一般按以前传统的贩盐、游牧等方式生活。

图瓦人同源同种，由于历史原因，在亚洲腹地分为三支，一支定居在阿尔泰山深处的喀纳斯湖畔禾木一带，另一支分布在蒙古国北部，而图瓦族的主体就汇集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

我们沿着叶尼塞河谷行进，山谷盆地里零星散布着牧场草场，松木垒砌有尖尖斜顶的各色小屋间杂其中。一路向东，图瓦人的定居点越来越密集。

乘着越野车继续颠簸两天后，我们抵达了图瓦共和国首府克孜勒。伊万将车停在了乌卢格赫姆河岸边的“亚洲中心”纪念碑前面。他的西萨彦岭护送任务已经完成，需要立即折返，赶回边防所。一一话别后，索伦格、胡狼和我目送伊万和越野车慢慢没入夕阳下的沉沉暮霭。

离太阳落山还有半个多小时，我们决定直入虎穴，按额尔德西老村长地图上的标示一探究竟。

通过反复对照与问询，我们逐步摸索出了手绘地图和眼前街巷之间的关联。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变迁，老村长所描绘的多数建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几条主要的街道分布竟然依稀可辨，历久尚存。

根据地图上的红色标记，我们在街巷的深处找到了一栋西伯利亚巴洛克风格的老楼，墙面斑驳，门檐陈旧。但闪烁着的霓虹灯“HARAT’S PUB”显示这里是一座正在营业的酒吧餐厅。

餐厅设在地下室，我们从临街的入口处沿着楼梯往下走，刚走到一半，就听见里面传出空灵婉转的呼麦歌声，似山鸣谷应，清亮透明，一曲终了，令人回味无穷。呼麦是阿尔泰山原住民族开创的独特唱法，被图瓦人传承至今。

侍者领着我们穿过中央通道在里侧就座，餐厅内柔和的光影和悠扬的手风琴乐声让我们得享片刻舒缓安宁，一时竟忘了任务在身。

手风琴曲毕，呼麦歌手又走上舞台。满头青丝中夹杂的花白让我们惊愕地发现台上的女歌手竟然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

女歌手缓缓地坐下，吧台淡黄色的灯光斜照过来，落在她的脸庞，显得恬静而自然，只是额头的皱纹，不知隐藏了多少岁月的沧桑。

乐声响起，女歌手低着头，开始浅吟低唱：

“每当远行，

我常常回忆起我的山。

甜蜜的牧歌，

让我想起昔日时光。

甜蜜的牧歌，

让我想起昔日时光。

甜蜜忧伤的情歌，

突然回忆童年的时光。

仿佛再次，

在山坡牧羊。

仿佛再次，

在山坡牧羊。”

“我是一个孤寂的灵魂，

是的 确实是。

犹如一个天真的小孩，

住在我的身体里。

不要责怪我，

成熟的果实自有归属，

就如太阳和月亮，

就如太阳和月亮。

我是一个孤寂的灵魂)”

(“Old Melodie” & “Lonely Soul” - Sainkho Namtchylak, Album: Stepmother

City, 2002)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十三节>

女歌手的声音空灵通透，直击心灵深处。我们安静地坐在角落，但思绪却在婉转的乐声里漂游，如同叶尼塞河的激流，带走了的岁月，但留下了涛声。

餐馆里人数寥寥，女歌手不经意的一瞥似乎已经觉察到坐在里侧的异乡来客。就在一霎那，我竟然发现了她眼中一丝转瞬即逝闪烁的泪花。

乐毕曲终，歌手离去。餐厅里安静下来，灯光似乎明亮了许多，显得四周颇为寂寥。通过和侍者的交谈，我们得知这个餐厅已经营业了很多年，但当我们提及额尔德西的名字，所有人都迷茫地摇头。

我们决定从另一条线索入手，在地图上，额尔德西老村长还标示出了克孜勒的另外一个地址。

第二天的探寻非常艰难，也许是街巷已经数度变迁，我们根据地图找了大半天却一无所获。正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索伦格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将地图中几栋已经辨识出的老建筑用线连起来，作为坐标系，然后确定了搜寻点在坐标系中的位置。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锁定了临河的一片老旧木屋，然后一间一间地打探问询。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里几近废弃，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户，而且住户对额尔德西这个名字一无所知。

三个人疲倦地背着行李沿着河边漫步，已近傍晚，街巷里华灯初上，灯光倒映在荡漾的河水里如影似幻。

正此时，后面有一个人快步追上来，叫住了我们，正是刚才遇到过的一个住户。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托海老爹”，他说道：“托海老爹曾经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他也许认识你们要找的人。”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托海老爹现在住在哪里？”我们急切地问道。

“他十几年前随后辈一起搬到南部的萨马加尔泰村了，你们可以去探寻一下。只是....”他迟疑了一下，接着说：“托海老爹已经八九十岁高龄了，不知....是否还健在。”

第二天早晨天还未亮我们就出发了，从克孜勒乘车到萨马加尔泰大约花了三个多小时，我们在村口下了车。萨马加尔泰村周围都是山地牧场，到处分布着毛毡圆顶帐篷。我们逢人就打听托海老爹，过了许久，终于有人将山坡上的几栋木屋指给我们看。我们激动不已，一路狂奔过去。

木屋前面有个长者，拦住了脚步匆忙的我们。“请问托海老爹住这里吗？”我们兴奋地问道。

长者的目光中满是疑惑，但还是把我们领进了屋。在木屋的侧房，我们看到一位耄耋老人，正靠在窗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神态形态，竟然和额尔德西老村长有些相似。

“父亲。”长者在一旁轻声呼唤。

老人缓缓地睁开眼，看到立在面前的三个陌生人，显得非常惊愕，尤其是盯着索伦格凝视了许久。

“托海老爹！”索伦格叫道：“请问您认识额尔德西吗？”

老人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他扶着椅子慢慢站起来，浑浊的双眼竟然透出一丝晶莹的辉光，看得出激动不已。

老人使劲地握住索伦格的手，说道：“额尔德西年轻的时候，简直和你一模一样！”

老人的话让我们始料未及，惊诧不已。而后面与托海老爹的促膝而谈，揭开了一段波澜壮阔却尘封多年的往事。

原来托海老爹就是额尔德西老村长的叔叔。额尔德西家族祖祖辈辈生活在唐努乌梁海一带，游牧在图瓦共和国到贝加尔湖之间的广袤大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唐努乌梁海地区局势风起云涌。1921年，在苏俄的策动下，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并在1926年改称为“图瓦人民共和国”，颁布了宪法。图瓦人民革命党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在全国建立基层政权，建立军队，清洗维护传统的右翼领导人。1930年，图瓦人民共和国开展了“反封建革命”，对反对政府的事件进行武力镇压，清除喇嘛教，实行农牧业集体化。在这十几年间，各阶层矛盾激化，冲突斗争不断，狼烟四起，革命如火如荼地在唐努乌梁海各地展开。

塞耶克家族是克孜勒世袭地主，掌控着图瓦南部大片的山地和牧场。塞耶克凶残跋扈，依靠强大的武装力量长期压迫剥削当地牧民。在图瓦革命时期，为了防止牧民反戈，塞耶克血腥镇压了牧民集会，并四处追捕牧民中的积极分子。图瓦当地民愤激怒，但在塞耶克两个儿子哈尔哈斯和加克达统领的护卫队血淋淋的屠刀下面，风声鹤唳，难以聚沙成塔。

巴尔斯和托海是唐努乌梁海一户游牧家庭情同手足的两兄弟，他们同其他牧民家庭一样，长期受塞耶克家族的奴役与欺凌。虽然父母早逝，家境贫寒，但西伯利亚旷野的各种历练让兄弟俩从孱弱的小牧童成长为在图瓦大地策马驰骋的勇敢青年，如同叶尼塞河一般，厚积薄发，终成大势。而哥哥巴尔斯更是侠义肝胆，嫉恶如仇，远近闻名。

终于有一天，塞耶克在家中被人开枪击中要害，重伤不治而亡。刺客巧妙地突破了塞耶克家族城堡的重重护卫，近距离开枪击中塞耶克头部后逃离。关于刺客的身份，众说纷纭，但百姓无不称颂敬佩这位英勇的匿名英雄。

过了不久，人们发现巴尔斯突然销声匿迹，杳无踪影。有人说他远走高飞，加入了苏维埃的军队；也有人说他游牧到贝加尔湖一带，在当地定居了下

来。但自此以后，谁也没有见过巴尔斯。

“巴尔斯刺杀塞耶克之后，陷入护卫队重围，手臂中了两弹，但还是英勇逃脱。”回忆起当晚的情形，托海老爹仍旧历历在目：“巴尔斯匆忙回到家，满身是血，但所幸子弹擦着肱骨飞过，并没有造成致命损伤。我帮他包扎好伤口之后，巴尔斯骑马连夜逃往贝加尔湖一带。”

“当晚，我也急忙逃往山里的亲戚家，躲避护卫队的追捕。当我几天后偷偷潜回家，发现整栋房子都被护卫队焚烧殆尽，只剩下一堆灰烬。”托海老爹的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但自从塞耶克死后，形势急转直下，被压迫的人们团结起来，组成了牧民统一战线，和塞耶克家族残余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十年后，塞耶克的大儿子，凶残的护卫队统领哈尔哈斯被牧民统一战线捉住，最后在群愤激昂的批斗大会上被绞死。”

“随后牧民统一战线的进攻势如破竹，塞耶克家族几乎被清除殆尽。只有塞耶克的小儿子加克达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家丁救出重围，仓皇逃离。”

“等局势稳定下来后，我曾经到贝加尔湖一带寻找巴尔斯的下落，但一直未果。”托海老人讲到这里，眼睛微红，泪珠在眼眶打转。

一旁的长者赶忙给老人倒上奶茶。托海老爹喝了一口茶，低头沉思良久，追忆往昔，都是伤心惆怅事。

“又过了大约十几年，在一个雨夜，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突然闯入我家。这个年轻人眉宇间的气概似曾相识，与他沟通之后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竟然是巴尔斯的孩子，名叫额尔德西。”托海老爹回忆起这一幕，仍然难以忘怀当时的激动。

额尔德西带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托海震惊不已。原来巴尔斯当年逃亡到贝加尔湖畔，在当地图瓦族的帮助下定居下来，后来娶妻生子，一家人在安哥拉河一带放牧为生。在额尔德西五岁的那一年，有几个从唐努乌梁海来

的陌生人包围了他们家的木屋，经过激烈的枪战之后，巴尔斯夫妇双双中弹身亡，而来人则很快逃之夭夭。所幸额尔德西当时正跟着舅舅在河边放牧，逃过一劫。后来额尔德西和舅舅在木屋的墙角发现了父亲弥留之际刻下的两个名字：哈尔哈斯和加克达。原来哈尔哈斯和加克达为了替父报仇，派人寻遍了唐努乌梁海和贝加尔湖一带，最终发现了巴尔斯的行踪而下此毒手。

托海老人讲到这里，不禁老泪纵横。而我们也唏嘘不已，一边为巴尔斯英雄落幕而扼腕叹息，一边也为额尔德西多桀的幼年感到痛心，难以想象小额尔德西曾经的惶恐、无助与挣扎，究竟这些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怎样的烙印？

“额尔德西满眼都是复仇的火焰”，托海老爹继续讲道：“他离开将自己一手抚养长大的舅舅，从贝加尔湖畔来到图瓦，就是想寻找哈尔哈斯和加克达兄弟俩。”

“当我讲述了十几年前哈尔哈斯死于牧民统一战线的批斗会，塞耶克家族分崩离析，而加克达身负重伤，生死未卜后，额尔德西显得很失望。他在我们家短暂逗留了十几天后就离开了。”

托海老爹望着窗外，轻叹一口气：“自此之后，他就杳无音信了，有人曾说在克孜勒街头遇过他一次，也有人说在南部，但我却再也没有见到他。”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十四节>

在托海老爹家休整两天后我们启程前往图瓦南部小镇昆古尔图克。额尔德西老村长在昆古尔图克地图上留下的标记非常神秘，除了地理位置的标示外，还有几串我们无法理解的数字。而图中的建筑物则更加奇特，像一座城堡耸立在群山环绕的小湖的湖心，四周都被湖水包围。

我们到达昆古尔图克时天色已暗，初冬雪霁的街巷冷冷清清，夜色中几无人烟，只有街角旅馆门口那只在风中摇曳的电灯发出昏黄的光，将檐角落单的孤鸟投影在墙上，不断虚实跳跃的剪影像暗黑的灵魂在舞动。

我们在旅馆住下，放好行李后三人到楼下的餐厅找了一张桌子围坐下来。旅馆老板过来推荐了本地特色的炭烤牛羊肉，他一边在点菜单上记录着，一边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打量着我们三人。

索伦格取出日志，指着地图上那座湖心的城堡询问旅馆老板。

“这个季节到博尔巴任的游客很稀少。”旅馆老板看了看地图，望着我们说道。

原来地图中的城堡名叫博尔巴任，是当地的旅游景点，这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们可以提供导游和车。”旅馆老板说道，“我们的导游经验丰富，没人比他更了解博尔巴任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乘着旅馆安排的车出发了。经过一段蜿蜒的山路后，眼前突然豁然开朗，在群山环绕的山谷中，一个水平如镜的湖泊横亘在面前。湖面淡蓝色的薄冰在朝霞的映照下像晶莹剔透的琉璃一般，笼罩在柔和温润的光晕中。湖面的薄雾缓缓流动，四周的山体和密林都掩映其中，若隐若现。

车在湖边停下，导游带着我们走向一座木栈桥。木栈桥由桦木板简易铺设而成，仅容一人勉强通过，桥身细长而笔直地向湖心延伸，前端隐入雾中。

导游身形矫捷地在前面穿行，我们紧随其后。若不是那一头银发，很难相信眼前竟然是一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者。在翻山越岭的路上，我们得知导游曾是博尔巴任联合考古挖掘队的图瓦队长，因为对博尔巴任的热爱，始终留在当地进行发掘和研究工作，兼作向导。

通过导游的介绍，我们得知博尔巴任古城堡建于公元780年左右，但城堡只存在了15到20年的时间，不久就毁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彻底沉寂在西伯利亚的蛮荒深处，无影无踪地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

1891年，犹太裔考古探险家 Vajnstejn 在中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距离俄蒙边境数十公里高山区的铁列霍勒湖湖心，发现了这座占地约4公顷的岛上城堡废墟。城堡神秘的位置和巨大的规模，吸引了当年欧洲历史考古学界极大的关注。但一百多年来，没有人能破解为何在如此偏僻遥远，一年大部分时间处于冰冻状态的蛮荒之地，建造如此庞大的堡垒。

而城堡主人身份的谜团则引起人们诸多猜测。按地理位置和建造时间，以及城堡具有的王室宫殿格局，人们推测可能是回纥汗国的避暑山庄或行宫。公元743年，在唐朝的帮助下，回鹘灭突厥汗国，统一了漠北的铁勒诸部，建立了东起额尔古纳河，西至伊犁河流域强盛的回纥汗国。公元751年，回鹘牙帐城（黑虎城）建成，作为回纥汗国的首都，成为漠北的政治文化中心。回鹘牙帐城遗址位于蒙古国鄂尔浑河谷，著名的回鹘古道转拆点，离昆古尔图克只有两天的马程。但回鹘人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博尔巴任城堡的文字记载。

另一种说法是西伯利亚山区部落的军事基地，但那时东欧到西伯利亚还没有任何稳定政权，全是游牧民族部落，基本上都不具备修建大规模城堡的能力。而西部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征服基辅，建成基辅罗斯也是一百年后才发生的事情。

还有人根据城堡的房间布局猜测是佛教的修道院，但随着回鹘人后来改信摩

尼教(Manichaeism)，佛教徒被排挤驱逐，修道院被遗弃荒废。这种说法和回鹘人宗教信仰变迁的历史非常吻合。游牧在蒙古草原北部的回鹘人受汉文化影响，自七世纪开始信奉汉传佛教。公元762年回纥汗国帮助唐朝皇帝平定安史之乱，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就在这期间，牟羽可汗在洛阳接触了粟特人摩尼教僧侣，受其影响改信摩尼教。次年牟羽可汗归国时带回四个摩尼教法师，逐渐促使回鹘人放弃萨满教与佛教，皈依摩尼教。当然，基于这段历史，也有人认为城堡正是在宗教混乱与矛盾中，一批流亡和尚为躲避迫害，归隐山林所建，因为佛教自古就有上山避难的习俗。

最离奇的猜测是唐朝宁国公主的行宫，因为城堡里发现很多具有中国唐代建筑特色的遗迹。

由于当时回纥汗国和唐朝并肩作战，平定“安史之乱”，唐朝和回鹘开始和亲联姻。公元756年，回鹘葛勒可汗把自己的女儿毗伽公主嫁于唐朝敦煌王李承宗为妃。而唐肃宗因葛勒可汗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将次女宁国公主嫁给他为妻，并册命封葛勒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宁国公主及其随从于公元758年抵达回纥都城。但博尔巴任城堡为宁国公主行宫的猜测在时间点上与史实不符。宁国公主嫁给葛勒可汗第二年，在征服萨彦岭部族吉尔吉斯的庆功会上葛勒可汗就突然去世了。按照回鹘人风俗，未亡人是要殉葬的。宁国公主不愧是大唐出来的正宗皇女，大唐公主全都个性自由，深受女权思想影响，哪里肯去殉葬？宁国公主坚决不从，她对这些回纥人说：“根据我们大唐的习俗，夫君死了，三年守丧。你们千里迢迢从大唐将我娶来，不就是因为仰慕我们的习俗文化吗？如今可汗去世，如果让我按你们的风俗去死，那你们何必兴师动众，大费周章地和大唐结亲！”双方相持不下，最后想了个折衷的办法，就是让宁国公主“嫠面大哭”。所谓“嫠面”就是拿刀在自己的脸上划上七次才行。宁国公主最后接受了这一提案，在可汗的遗体前以刀划面，痛哭失声，血泪横流。之后宁国公主就返回了唐朝京城。而根据碳14放射测定，博尔巴任城堡建造于公元770年到790年之间，此时宁国公主早已返回长安。

我们紧随导游，沿着木栈桥走了二十分钟左右，四周都笼罩在弥漫缭绕的雾

气中。就在木栈桥的尽头，雾中突然出现一座突兀的高墙，犹如横空出世，耸立在我们面前。

“到了！”导游跳上小岛，回头招呼我们。

博尔巴任城堡就建造在这个几乎呈正方形的湖心小岛上，城堡的四周即沿着小岛的四边建造，岛与城堡合二为一，如同漂浮在铁列霍勒湖面，在雾中显得隐蔽奇特，神秘莫测。

导游带着我们走进城堡内部的废墟，虽然经过了一千两百多年的岁月，内庭院墙壁依然坚固挺立，清晰地勾勒出了城堡如棋盘一样的完整布局。

在城堡正中心，坐落着完全对称的中央广场和主殿。主殿由一大一小前后两栋建筑组成，中间通过长廊联结在一起。当然，主殿的建筑已不复存在，只留下地基与部分墙体的残垣断壁。

“博尔巴任毁于地震与大火。”导游解说道，“但史书上没有任何记录。”

除主殿外，四周对称分布着二十几座格局一模一样的独栋小屋，极像高僧的住所，难怪有人猜测是佛教的修道院。

而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了很多中国唐代建筑特色的遗迹，例如方形建筑地基、与建筑物正面相连的成对楼梯、立式梁结构、支撑屋顶的雕花顶梁结构、陶制瓦片等无一不是唐代的建筑元素。我们还发现了绘有兽面图案的赤陶浮雕，这种吉祥图案在中国唐代古迹中十分常见。

索伦格从背包中取出日志，他仔细地查看对照地图。额尔德西老村长绘制的博尔巴任城堡展开图非常详尽而准确，但只留下一个红色的标记，位置就在主殿双楼之间的长廊。除此之外，就是几串我们已经反复推敲却完全没有头绪的神秘数字。

我们在主殿长廊处仔细勘察，但除了残存的墙垣和一地的瓦砾，别无他物。

导游好奇地靠近来，索伦格连忙收好日志。接下来我们将城堡的角角落落都走了个遍，但并没有搜寻到其他任何线索。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决定鸣金收兵，继续这样搜寻下去并不会有什么收获。

我们乘车按原路返回，到达酒店时已是傍晚时分。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到楼下餐厅准备吃晚餐。旅馆老板连忙迎上来，询问我们游览的情况。

“我为你们准备了一只烤全羊。”旅馆老板满脸殷勤地笑着。

导游也下楼了，旅馆老板转头兴奋地对他说道：“今天镇上又来了好几个客人。”

烤全羊皮脆肉滑，鲜香异常，吃起来肥而不腻，稣脆香美。几杯酒下肚，倦意一扫而光，索伦格和胡狼在一边划起拳来。

觥筹交错间，在餐馆昏暗的角落，我瞥见一个黑衣人，默默地坐在那里。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十五节>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我们三人就匆匆地离开旅馆，赶往铁列霍勒湖。到达山谷附近时晨光熹微，天空中竟纷纷扬扬飘起雪花来，不一会儿就变得漫天飞舞。我们从山麓沿着针叶林边缘小心翼翼地往上攀登，在半山腰附近的一片开阔地带扎下营。从这里居高临下俯视，铁列霍勒湖一览无遗，四周景致尽收眼底。博尔巴任城堡像一叶孤舟，安静地停在湖心，被洒落的雪花一层层包裹起来。一千多年来，它被遗忘在西伯利亚偏远的山林深处，无人踏足，只有纷冉的雪花，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带给它来自北冰洋的问候。

索伦格、胡狼和我用望远镜仔细搜寻了博尔巴任城堡遗址以及周边的湖面，天地间除了一片静寂冷峻，别无异象。我们也根据昨天的现场勘察提出了诸多假想，但没有任何线索可供探寻求证，三人迷惘地望着纷飞的雪花一筹莫展。

看来还得从额尔德西老村长日志上的那几串神秘数字入手。索伦格打开日志，将数字重新报了一遍：“4235, 19464, 193689, 19886, 197413...”。这些数字我几乎已经熟烂于心，在脑海里揣摩思忖过无数遍，但始终找不出它们与任何事物的关联性，或许这只是老村长的无心插柳？

胡狼盯着索伦格手中的日志，眼光中充满了焦急。就在此时，他“咦”了一声，凑近前来，指向地图的一角。我也靠近来，在泛黄的地图边缘，有一行图瓦文字，只是寥寥数语，如果不仔细看根本不会关注。

“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索伦格念道。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内容，是主耶稣对于饶恕的教导。门徒彼得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我不知道额尔德西老村长当年写下这句话时的境遇和心情，但我却突然茅塞顿开，就像漆黑的舞台霎那间灯光全开，光彩耀目，我强烈地预感到一场好戏即将上演。

我几乎是跳起身来，飞奔入帐，从背包中取出一直带在身边的圣经。

“4235，第42卷，第3章，第5节”，我一边重复着各个数字，一边急切地翻开圣经相应的章节。

旧约有39卷，第42卷应该是新约第3卷路加福音，我激动地将第3章第5节大声念出来：

“一切山洼都要填满；

大小山冈都要削平！

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19464，第19卷，诗篇第46章，第4节”，我继续第二个数字的拆解：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汊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193689，第19卷，诗篇第36章，第8和9节。”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19886，第19卷，诗篇第88章，第6节。”

“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

“197413，第19卷，诗篇第74章，第13节。”

“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

.....

索伦格飞快地在纸上记下我念出来的圣经段落，很快就写满了整张纸。我的脑海中也开始尝试构筑通往藏宝地的线路与方法：

“山洼填满—河的分汊—喝河的水—黑暗的深处—大鱼的头打破—....”。

虽然我们对第一段“一切山洼都要填满”毫无头绪，但后面的关键词似乎一目了然，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找到这条有分汊的河。这条河流应该就是铁列霍勒湖的支流。

胡狼从背包里取出便携式无人机，调整好控制接收器，随着螺旋桨的启动，无人机在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直指苍穹。没想到胡狼带来的装备这么齐全，真是有如神助。

虽然有漫天雪花，但无人机悬停在半空传回来的图像还是非常清晰。在胡狼的操纵下，它开始绕着湖岸线带着我们的激动与兴奋环湖飞行。

无人机飞行了不到小半圈，我们满怀的热情与期待被纷沓而至的雪花渐渐浇灭，三人的内心重新变回冰凉。在无人机传回的图像中，铁列霍勒湖四周的河流密集交叉，少说也有十几条支流。

漫天飞舞的雪花越下越大，气温开始下降，湖面和山谷的能见度已经大不如前，天空变得昏暗。胡狼召回无人机，一言不发地收拾好。在经历了一个上午的心情过山车之后，我们才觉察到自己已经饥肠辘辘。

我们回到帐篷，胡狼取出在托海老爹家休整时添置的户外瓦斯炉和食材，在三个帐篷围圈的隙间生起火来。不愧是户外经验丰富的多面手，一会儿功夫胡狼就做出了几样可口的餐食，尤其是融雪泡面，伴着气泡升腾破裂的“咕嘟”声，红汤白面在锅里沸腾翻滚，浓郁的香味在营地里弥散开来，让索伦格和我垂涎欲滴，暂时忘记了上午的惆怅。

索伦格从背包中摸出托海老爹临别时赠送的几瓶酒，扔给胡狼和我，我们就这样围坐着，望着帐篷外纷飞的大雪，边喝边聊起来。

除了对神秘的成吉思汗藏宝洞忐忑的憧憬外，我们对额尔德西老村长当年在这里的境遇也颇为好奇，诸多谜团缠绕在我们心中。

年少的额尔德西从贝加尔湖畔来到图瓦为父母复仇，托海老爹告诉他哈尔哈斯已经在十几年前死于牧民统一战线的批斗会，塞耶克家族早已分崩离析，而加克达身负重伤，生死未卜。额尔德西短暂逗留几天后就离开了，后来一直杳无音信。他去了什么地方？显然他来过昆古尔图克和博尔巴任城堡，但目的又是为何？他是如何发现藏宝洞的？他一定亲身进入过藏宝洞，那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他为什么不向索伦格和我详述藏宝洞的路径及内部的情形，却只是留下神秘数字让我们自己来破解？种种疑问让我们感到扑朔迷离。

而上次我们无功而返的克孜勒“HARAT'S PUB”酒吧餐厅又隐含着什么故事呢？额尔德西后来又为何要离开图瓦，一路往西穿越荒蛮的西伯利亚到达喀纳斯禾木？这些难解的谜像蛛网一般编织在一起，将我们三人笼罩在网中，动弹不得。

营地四周越来越暗，从山谷方向刮过来一阵刺骨的寒风，帐篷立柱上挂着的昏黄灯光随风摇晃起来。胡狼越喝越兴奋，尤其是成吉思汗藏宝洞的话题让他兴致高涨；而索伦格却恰恰相反，酒后反而收敛了很多，大部分时间沉默不语，坐着安静地听胡狼和我的对话。这让我颇为不解，我知道桀骜不驯的索伦格当初对西伯利亚穿越之旅毫无兴趣，真正打动他的就是老村长提及的藏宝洞，但现在他对藏宝洞的兴趣似乎大减。

下午的时间就这样慢慢逝去，喝空了手中的酒瓶后，胡狼和索伦格都略显疲态，先后倒在帐篷里发出轻微的鼾声。我望着灯光前不断飞舞划过的雪花，突然想起来酒保，不知他在乌拉尔山脉的考察是否顺利，会不会及时赶到贝加尔湖和我们会合。而我心中对北极星计划、沙漠之城和十字架，以及使徒会等的诸多谜团正等着他的解答。

外面的气温越来越低，帐篷边沿的冰珠和水汽已经凝结成一段段小冰棱。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关于藏宝地的线索：

“山洼填满—河的分汊—喝河的水—黑暗的深处—大鱼的头打破—....”。

虽然我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了许久，但还是无法想出从铁列霍勒湖四周密集的支流中找到数字代码暗示的那条河的有效方法。我始终不太明白第一个代码所编译出的圣经段落“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的具体含义，但老村长标注在地图上一定有他的深意。

慢慢地，一阵阵倦意袭来，我也不由地躺下来，抬头望着帐篷的顶盖，目光开始恍惚迷离，只见雪花已经在帐篷的顶部堆积起来，像一座小山似的，越积越厚。

我的大脑突然如触电一般，醒了大半。“一切山洼都要填满”，这不就是眼前的景象吗？！

这样的鹅毛大雪不停地下，不出一天，整个山谷、铁列霍勒湖结冰的湖面、以及周围的河道无遗都会被大雪覆盖填满！而数字代码暗示的那条河或许会出现什么异象或新的线索让我们得以锁定。

我的心情变得无比兴奋与忐忑，虽然只是臆想和假设，但新的线索让内心重新燃起希望。当然，要验证这个假想，必须等到积雪铺满山谷才行，按照目前的雪况，如果大雪继续下一宿，到明天上午应该可以达成。

带着对明天无限的憧憬，我在帐篷中辗转反侧，直至午夜才沉沉入睡。

第二天醒来时天色微煦，大雪似乎已经停止。我钻出帐篷，寒冷却新鲜的气流扑面而来，让人神清气爽。放眼四顾，天地间一片雪白，整个山谷银装素裹，铁列霍勒湖仿佛一夜之间消失无踪，被厚厚的积雪掩盖，只剩下博尔巴任城堡在山谷微微隆起的轮廓。

我唤醒仍在睡梦中的索伦格和胡狼，两人睡眼惺忪地听我讲完昨晚的假想。虽然听得一头雾水，但胡狼动作迅速，两三分钟后无人机就腾空而起，再次带着我们的希望往山谷飞去。

我们凝神屏息，目不转睛盯着接收器的屏幕，随着无人机越飞越远，我们欣喜地发现原本密集交叉的河流在画面上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

但当无人机飞完大半圈之后，我的心开始越来越沉重，屏幕上白茫茫一片，地面所有的一切都被埋没在厚厚的雪层之下，并没有任何迹象显露出数字代码所暗示的那条河。

我垂下头，开始重新思忖那些数字，看来圣经章节的对应只是我一厢情愿的错误关联。

“看！”胡狼的惊呼打断了我的思索，我抬起头，在屏幕上，一条弯曲的河流映入眼帘，白山黑水，异常醒目。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十六节>



涉过厚厚的积雪翻越两座山岗后，刚才在屏幕里看到的黑水河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河水在山谷蜿蜒而过，如同在雪白的宣纸上划过浓墨苍虬的一笔，似行云流水，浑然天成。我们蹒跚着下探到河谷，远远地看到河面上弥漫着一层水雾，氤氲袅绕。靠近河岸时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周围的空气变得温润起来，夹杂着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这条河应该是一条温泉河，来自地底的热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融化了飘落到河面的雪花，在西伯利亚的寒冬中保持了盎然的生机。

踏着河谷的鹅卵石，我走到水流边，伸手探及之处果然温热无比，暖手暖心，十分惬意。索伦格和胡狼也兴奋不已，两人抛下行李，在河边嬉戏起来。

“山洼填满—河的分汊—喝河的水—黑暗的深处—大鱼的头打破—....”。这些我反复思忖的线索似乎已经成了一幅拼图，在脑海中呼之欲出。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河流的分汊口，这里水流湍急，水汽蒸腾。我们要找的藏宝洞入口应该就在水面下某个黑暗的深处，需要我们潜入河底探寻。

胡狼自告奋勇下水打头阵，他水性了得，经验丰富，是探路先锋的不二人选。但他潜入水下不到二十秒，即被一股激流冲出水面，漂移到五六米远之外。看来河底暗流汹涌，难以靠近。

胡狼试了好几次后逐渐熟悉了水势与暗流。他采取迂回战术，从外围下潜，然后在河底向中间靠拢，最后一次潜入水下将近三分多钟。在索伦格和我凝神屏息的等待中，胡狼冒出了水面，他一边往回游，一边兴奋地叫道：“大鱼！河底果然有大鱼！”

还没等索伦格和我回过神来，胡狼就快速爬上了岸，他急切地用手比划着。“河底有两个喷涌的泉眼，两个泉眼中间的河床上立着一个巨大的石鱼！”胡狼激动不已地说道。

我决定和胡狼同时下水查看究竟。河汉的水非常深，约有十多米，我们避开激流喷涌的泉眼，从水下绕道而入。在两个泉眼的中央，我摸到一个体型巨大、遍体光滑的鱼形石雕，足有一丈见方。我深信在石雕的某个位置，一定有触发进入通道的机关。胡狼和我用手一寸一寸地触摸整个石鱼的表面，寻找玄机。

经过几次露出水面换气再潜入，在石鱼的头部下方，我的手突然触到一块表面微凸的区域，粗糙度和周围明显不同。通过仔细触摸，我能隐约判断它的轮廓是一个圆形。我的心一下子跳到嗓子眼，看来谜底即将揭晓。

我用力将石块往里按，但试了几次，石块却纹丝不动。胡狼连忙靠过来帮忙，两人压紧牙关，一起使力，只听得“硿硿”一声闷响，硕大的鱼头竟裂为两瓣，中间露出一个仅容一人侧身通过的洞口。

我的内心一阵狂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正在此时，水中一道黑影划过，一个人影靠近来。透过河底的微光，我发现

原来是索伦格，看来他在河岸等得太久，也跳下来看个究竟。

我们三人依次从洞口鱼贯而入，洞口里面是一条越来越宽的水下通道，我屏息挥臂，奋力向前游，就在我肺泡里最后一丝空气将要被耗尽前，我的头突然冒出水面，原来我们抵达了水下通道的尽头。

我们爬上地面，胡狼摸出防水袋里的手电筒，光束刺破了眼前的黑暗，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类似于长廊的深邃通道，一条向右前方延伸，另一条通往左前方，水洞出口正好在两条通道连接的拐角处。通道顶部、地面和侧壁都是由整齐划一的石材砌成，里面空气稀薄，充斥着一股潮湿发霉的陈旧气息。

我们沿着右前方幽长笔直的通道一路摸索向前，令人诧异的是路面竟然上下起伏，宛如一个倒扣的S型，而通道顶部居然也保持着同样的曲度。我们走了大约五六分钟后到达通道的尽头，准确说是通道的另一个拐角，在拐角左后侧方向，赫然出现另一条通道，两条通道之间的夹角为六十度左右。

我们拐入新的通道，没走多远我们就惊奇地发现新的通道和刚才走过的那条几乎一模一样，连地面起伏的弧度也完全相同，简直就像一个3D打印出的复制品。而更令人咋舌的是，走过相同的距离到达通道的尽头之后，左后侧又出现了另一条完全一样的通道，连拐角的度数也几近相同。

我们再次拐弯，沿着已经非常熟悉的起伏路面往前走，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死循环，唯一不同的是前方湿气变得越来越重，五六分钟后，我们遇到了又一个拐角，只是这次在拐角处的地面我们看到了水洞的出口，就是我们刚才登陆的地方。而拐角左后侧出现的新通道，无疑就是我们最先走过的那条。

我们三人呆在原地面面相觑。我在脑中试图构建出通道的模型，通过我对三条通道所用步数的计算以及对各拐角度数的观察，通道的俯视图应该是一个严格的等边三角形，而从平视的角度去看，三条边形状一样，上下起伏像个正弦波一样呈倒扣的S型。这样的造型非常奇特，除非建造者对曲面有特别的爱好，否则一定有某种意图或隐藏的玄机，但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沿着三角形通道来来回回走了几遍，仔细审视了上下左右每块石材和各个角落，始终未发现任何线索和异样，但这个完美的闭环显然不会是建造者的最终目的。我突然想起额尔德西老村长日志上还有几串数字我们并没有转换，也许是被前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居然忘了早已握在手上的密匙。

我让索伦格取出日志，他伸手在防水包里摸索了很久却没有找到，日志似乎不翼而飞了。我记得最后一次看到日志是昨天在半山腰的营地里，也许我们今天早晨匆忙收拾帐篷时不小心将日志卷入哪个角落。索伦格对日志的保管一直非常仔细，连睡觉时都是贴身存放，生怕遗失，但今天似乎有点闪失。而胡狼和我在下潜之前将行李都遗留在了河边，一时无法查找。

如果重新出去再进入通道会费时耗力，幸好之前我曾经在脑海里揣摩过所有数字，尚有印象，只是在通道内稀薄的空气环境中，昏沉的大脑让我花了好久才拼凑起记忆的片段。“1141, 19614, 1910716, 202627, 422017, 197820, 191046, 191043”，应该就是这些数字。凭着对圣经的记忆，我一个一个字串开始转换。

“1141，第11卷，列王纪上第4章第1节：所罗门作以色列众人的王。”

“19614，第19卷，诗篇第61章第4节：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篷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密处！”

“1910716，第19卷，诗篇第107章第16节：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

问。”

“202627，第20卷，箴言第26章第27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422017，第42卷，路加福音第20章第17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

“191043，第19卷，诗篇第104章第3节：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籍着风的翅膀而行。”

这些线索连起来就是“所罗门—翅膀下的隐密处—打破了铜门—陷坑，石头反滚—房角的头块石头—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深水遮盖地面—水中立楼阁的栋梁”。除了第一个词“所罗门”，其他关键字都与位置或动作有关，有明显的指向。

我小声嘀咕着：“所罗门、所罗门....”，看来解开三角形通道谜底的关键就在这三个字上。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和犹太王国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大卫和拔示巴的儿子，公元前 971 至公元前 931 年在位。所罗门具有超人的睿智，他在耶路撒冷建成了宏伟的圣殿。但在这里，“所罗门”有什么特指呢？他和三角形通道又有什么关联呢？

“所罗门封印！”我突然恍然大悟，差点激动得跳起来。

所罗门封印又叫大卫星，是两个颠倒的三角形交叠起来，形成一个六角形。两个三角形对应的各边上下交叠穿过，衔接在一起。所罗门封印中的三角形形状和我们所处的三角形通道一模一样！

我兴奋地向索伦格和胡狼解释这个发现，他们听得目瞪口呆。按照所罗门封印中两个三角形的交叠可以推测，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三角形通道和目前的通道颠倒交叠在一起。而两个三角形通道之间一共有六个相互靠近衔接的位置，在某一个或多个衔接的位置，也许隐藏着互通的机关，让人在两个通道之间穿越。

想到这里，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按照通道上下起伏的曲线，我们很容易找出六个衔接的位置，分别位于三个隆起最高点的地面下方，以及三个凹陷最低点的顶部上方。我们分别用力敲击六个位置的石材表面，果不其然，当敲击其中一个凹陷最低点的顶部上方时，传出的声音和其他五个位置明显不同，声音空洞且回声明显！

胡狼高举双手用力将通道顶部的石块往上顶，他咬紧牙关试了几次之后只听“哐当”一声，石块突然缩进穹顶，在我们的正上方，露出一个黑黢黢的洞口。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第十七节>



爸爸的探险之旅

我们从洞口攀爬而上，正如所料，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一模一样但颠倒交叠的三角形通道！只是在三个拐角处，各立着一座雕像，分别是鹰、虎、人。人形雕像栩栩如生，戴着一种古风奇特的面具，应该是代表古时当地所崇拜的某个神灵。

按照破译出的线索，“翅膀下的隐密处”应该就在鹰形雕像上。我们没费太大周折就在鹰翅膀内侧摸到一个内嵌的机关，触动机关后，雕像后面轰然一声，拐角处的墙体竟然开启出一扇小门。

我们三人从小门鱼贯而入，令人惊奇的是强光手电筒的光束像射入暗黑的苍穹，几十米开外没有丝毫反射，看来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地宫！而当我们把光束照射到临近的墙壁时，不禁大吃一惊，墙上竟呈现出密密麻麻、五彩斑斓的各式图案。

这些图案颇为怪异，像是绘画，但辨不清任何山川湖泊、花鸟鱼虫，抑或是人物场景；又如书法，却看不出一句诗词歌赋、行文流水，更别说字体章

法。

我们三人立在原地，怔怔地看着墙上的图案。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墙上的图形似乎蠕动起来，变幻出各种不同的结构，色彩也开始跳变，而我的身体仿佛渐渐融入到墙体之中，徜徉在风起云涌的图案之间。

趁着尚存的一丝清醒，我警觉到也许是地宫内空气稀薄缺氧，让我们变得意识模糊。我望向索伦格和胡狼，他们显然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呆呆地盯着墙壁上的图案，魂不守舍一般，一动不动。

正在此时，“啪”的一声轻响，打破了黑暗中的宁静，虽然声音非常轻微，但在万籁俱寂的地宫里，还是十分清晰。

“谁？”我下意识地低喝一声。索伦格和胡狼也从迷糊中突然清醒过来，胡狼挥舞着手电，四处查找着声音的来源。

但黑暗里再无任何声响，四周一片静寂。也许只是墙壁剥落的石块掉到地面，或是地宫里蛇鼠之类的小动物不小心触碰到了什么物品。

胡狼“咦”了一声，光束照到了墙边一个突出的支架，架子上有一盏落满灰尘的油灯。我们靠近前去，灯里居然留存着灯芯和半盏残油。

索伦格从防水袋里拿出打火石和棉芯，他先摩擦打火石点着棉芯，然后将燃烧着的棉芯凑近灯芯，随着温度的升高，灯芯开始变得油润，火苗跳了一下后火舌闪动起来，油灯骤然亮起，四周笼罩在橘黄色的光晕之下。借着灯光，我们发现地宫的四周原来是由很多相邻的隔间组成，每个隔间的墙壁上都绘着各种图案。我们一个一个隔间查看过去，索伦格也依次点燃分布在各个角落的油灯，不一会儿，地宫里变得灯火通明，有如白昼。

我们这才发现整个地宫竟然有足球场那么大，除了四周的隔间，地宫中央有一个很大的房间，占据着地宫最中心的位置。

我们靠近中央的房间，有一扇开放的小门可以进入室内，索伦格摸索着点燃

了室内的油灯。就在灯火腾起的一霎那，整个空间突然变得明亮豁然，充满金色的光芒。房间的中部，立着一个巨大的石桌，而桌上竟然层层叠叠堆积着无数金块、玉石、和各种晶莹剔透的奇珍异宝。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宝藏？索伦格在一旁也是目瞪口呆，眼前的一切似幻似真。

但还没等我缓过神来，突然间我的身体猛地往后仰，脖子瞬间被什么东西缠住，整个人极速往后倾倒，电光火石间，我已经倒在地上。几乎同时，我看见索伦格一个趔趄，也在我旁边翻倒。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高大的身影如鬼魅般急扑过来，牢牢地将索伦格和我按住。

我万万没有想到，动手的竟是胡狼。他面色狰狞，眼睛发红，像一头野兽准备开始撕裂爪下的猎物。

我的脑中急速闪过各种念头，极力想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拼尽全力挣扎着，想要坐起来，没料到胡狼朝我的脸上猛击一拳，火辣辣的刺痛让我的脑中变得一片空白。

胡狼从腰间抽出一根登山绳，将索伦格和我牢牢绑在一起。索伦格面色惨白，向胡狼呵斥道：“你？！你想怎样？”

胡狼站起身，从怀中取出一个折叠的行李袋，走向石桌。他将桌上的宝物装好满满一袋，扛在肩上，然后一言不发，大跨步就向外走。

临近门口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脚像粘在地上一样，动弹不得。

离他两三米远的门槛上，赫然挺立着一座人形雕像，和刚才在所罗门封印三角形通道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十八节>

胡狼呆立在原地，怔怔地望着戴着奇特面具的雕像，约莫五、六秒钟，他突然扔下肩上鼓鼓囊囊的袋子，夺门而出，向外狂奔。

索伦格和我正诧异间，雕像似乎晃动了一下，旁边油灯的火苗也突然摇曳起来，室内的空气仿佛一霎那凝固了。我感到后背一阵凉意，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雕像竟然真的在走动，像蹒跚学步一样慢慢地朝我们靠过来。索伦格和我惊恐万分，坐在地上呆若木鸡，我能感受到索伦格像筛糠一样，整个身体都在哆嗦。

雕像停在我们身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沉香气息。雕像头上狰狞的面具造型夸张，颇具萨满特色。

我的目光突然有点恍惚，眼前的面具似乎幻化成了真实的脸，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而这笑意竟然慢慢荡漾开来，织成一片环绕四周的波纹，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漂浮起来，在波涛中摇晃，先前的恐惧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很快也意识到自己的记忆正在被这片水波一点一点地侵蚀，我竟在一刹那忘了自己是谁，为何来到此地，身体仿佛变成了一具空壳。

我暗叫一声：“不妙！”，脑中残存的意志力开始急速聚集，相持几秒钟之后，我感觉自己坠回地上，从虚幻重新回到现实。

正在此时，雕像发出一种非常奇特的声音，像是从一个人喉咙深处发出来的叹息。这些叹息声不大，但抑扬顿挫，似乎是雕像在向我们说话。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雕像竟伸手解开了绑在索伦格和我身上的绳子，然后它缓慢地抬起手臂，指向门外。

虽然眼前的一切让我大惑不解，但我本能地一跃而起，扶着索伦格就往门外冲。索伦格还处在和我刚才一样的恍惚状态，我怀疑空气中的沉香气息是一种致幻剂，能很快让人失去意识与自制力。

冲出房间，返回到巨大的地宫空间后，索伦格和我果然都清醒了许多。我环顾四周，看见胡狼黑黢黢的身影正飞也似地往我们起初进入地宫的小门方向逃去。

索伦格和我紧随其后，边跑边回头看，所幸雕像并没有追来。

到达小门边的时候，我们发现门已经闭合了。这是一扇青铜雕花的小门，可能它上面设计了某种延时自动关闭装置，或者是雕像偷偷地跟着我们进入地宫后就把它关上了。

胡狼用力扒门，但铜门却纹丝不动。门上并无任何把手，胡狼只能用手抓住门沿颇为费力地向外抠。

我突然想起日志中的线索“所罗门—翅膀下的隐密处—打破了铜门—陷坑，石头反滚…”，线索里的铜门难道就是指眼前的这扇吗？

胡狼开始大力踹门，巨大的撞击声在空旷的地宫里激荡回旋。我心说：“不好！”，但还未来的及等我上去阻拦，胡狼周围的地面突然开始塌陷，而铜门也几乎同时“嗖”的一声开启，门外的鹰型雕像滚落进来，砸中了胡狼。

胡狼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往下直坠，落入陷阱。我急冲上前，只见陷坑里面黑漆漆一片，深不见底，胡狼已经了无踪影。

地宫里安静下来，陷入了可怕的沉默。雕像也许正隐在黑暗中的某个角落，虎视眈眈地望着我们，伺机而动。

在我们面前，似乎只有两条路可选：从小门进入所罗门通道，然后沿原路快速逃离；或是寻找机会救出胡狼后一起离开，但在地宫多待一分钟危险就会加剧。我们无法揣摩雕像的行为与意图，但显然我们这些入侵者是需要被驱逐或消灭的敌人。

索伦格和我呆立在原地，措手无策。我在脑中极力思忖可能的线索。“房角的头块石头一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深水遮盖地面—水中立楼阁的栋梁”，这些要点我暂时还无法参透。

我突然想起昨天上午在铁列霍勒湖边山坡上研究日志时，在泛黄的地图边缘找到的那行文字：“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这是主耶稣关于饶恕的教导。曾有一位神的仆人说过：“以爱来回报爱你的人，只不过是公义及感激；以爱来回报那些不可爱的人，则是恩宠与恩慈；我们若能以爱来回报仇敌，那就是上帝的性情。”

当耶稣在髑髅地被钉上十字架时，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基督为他的仇敌所献的祈祷，包括全世界，包括从世界的起初直到末了的一切罪人。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作我们的替身与赎罪祭，使世人的罪得以赦免。

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是持续燃烧的火，凡接近它的，生命就会被点燃！赦罪之恩也白白赐给每个人，“凡愿意的”，都可以同神共享永生之福。

我的心中像照进一道光，温暖而平静。我们不能丢下胡狼，就像主耶稣从未放弃过我们任何一个罪人。

索伦格和我做了各种尝试，但始终找不出搜救胡狼的方法。陷阱深不可测，任何下探的努力看起来都是徒劳。

“他自己酿成大错，铸成这样的苦果，我们也无力回天”，索伦格说道，“既然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不如继续往前。日志里剩下的线索也许能揭开地宫内隐藏的更多秘密，正等着我们去发掘。”

索伦格的话让我脑中灵光一闪，我突然想起了一直贴身携带的紫色叶片，与其束手无策，不如放手一试，也许借紫色叶片之力穿越回到过去，能有机会阻止胡狼遇险。

我让索伦格留守在陷坑旁边，然后用小刀划破紫色叶片的一条叶脉，蓝色的汁液从破口处渗出。我滴了一小滴在舌尖，几分钟之后，我的眼前变得恍惚，身体慢慢地失去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我清醒过来。地宫里漆黑一片，静默无声，只有那股熟悉的陈旧气息。我慢慢蹲下身，用手摸索试探周围的地面，陷坑已经消失了。我知道自己已经穿越回往昔的某段时间，但还无法确切知道回溯了多少时光。

突然，我听到黑暗中传来一阵窸窣，夹杂着金属撞击的“咔咔”声，似乎有人正在外面开启铜门。凭着对地宫结构的记忆，我闪身躲入附近的一个壁画隔间。

随着铜门“哐”的一声开启，一个人举着火折子弯身迈入地宫，紧接着另一个黑影也一跃而入。

两人仓促闯入，行色匆匆，但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对地宫内的构造及物件并无浓厚兴趣。当发现并点燃了墙边支架上的油灯后，两人取下肩上的背包，席地而坐。

油灯的火苗越烧越旺，就着橘黄色的光，我发现面前竟然是一对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女。年轻男子侧身将背包靠在墙角，他似乎瞥到了墙面的壁画，颇为好奇地扭过头来查看。就在他转头一瞬间，我不禁大吃一惊，瞪圆了双眼。

眼前的男子在灯光下棱角突兀的脸，和索伦格简直神似，但索伦格的体格更加健壮。我迟疑了几秒，脑中突然闪过一个让自己也瞠目结舌的念头：难道我穿越回了四、五十年前，面前的男子就是年轻时的额尔德西？他眉宇间的气概和举手投足的神态，和额尔德西老村长如出一辙。

坐在对面的女子乌发如漆，眉头微蹙，明彻的双目难掩一丝倦意。我觉得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

我凝神屏息，躲在暗处。他们俩看起来都疲惫而憔悴，似乎经过一段长途跋涉而来。女子从包中取出一些干粮，两人边吃边交谈起来。

“你们家族是从什么年代开始守护城堡的？”男子问道。

“小时候听我爷爷讲，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在行军途中病危，他在弥留之际，将最信任的护卫长叫入帐内，告知了博尔巴任城堡的位置，并将守卫城堡及铁列霍勒湖周边的任务托付给了护卫长。大汗也将城堡周围广袤的土地赐给了他，让他世世代代传承守护。”女子说道。

“这位护卫长就是我的先祖”，女子继续讲道：“先祖接受嘱托之后，连夜动身，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到达了这里。他定居下来，组织了隐秘的博尔巴任护卫队，对城堡废墟严加看守。”

“虽然先祖并不知道这片荒芜偏僻的废墟里隐藏着什么机密，但他风雨无阻，每天巡视看护，尽职恪守大汗的嘱托”，女子说道：“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城堡下面成吉思汗宝藏的各种猜测，但大汗在遗言中并未透露任何秘密。”

“几年后，在一次狩猎时，先祖偶然发现了附近深山里一处隐蔽的山洞，洞里曾经住过人但已经废弃多时。先祖在洞内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壁画，令他震惊的是有一幅画竟描绘了博尔巴任城堡的结构图，周围标着十字架和一些神秘的数字。”

“先祖记录下这些数字，却始终参不透其中的奥秘。数字代代相授，流传下来，期望有朝一日后辈能够破解”，女子继续说道：“没想到最后竟被你破译

了。”她望着男子，嘴角含笑，目光中满是钦佩。

“感谢主。”男子摩挲着手中的一本小册子，低声回应。

“我们因避难而临时闯入这里，希望大汗在天之灵不要怪罪。”女子垂下头，似乎在低头祷告，秀发遮住了消瘦的脸庞。

“谢谢你一路相助，塔娜。”男子的话语充满了感激。

两人沉默了片刻，塔娜抬起头，看着男子说道：“希望你能原谅我哥。”

“家族之间的仇恨，到我们这一代应该终结了。我曾经满怀复仇的火焰，踏遍了图瓦的每一寸土地，搜寻过克孜勒的每一条街巷，寻找不共戴天的仇人，但除了遍地被自己点燃的狼烟，我的眼中看不见一个人，耳中听不清任何声音，只有被烟熏刺痛的双眼，和被烟尘蒙蔽的内心，迷失在旅途”，男子望着地宫暗黑的深处，缓缓说道：“直到遇见了你，拯救了我落魄的灵魂；又遇到了神的仆人，领我到主的面前，得着了全新的生命。”

“当我见到长期躺在病榻上意识模糊的你父亲，意外得知他就是我曾经日思夜想的杀父仇人时，我竟不知所措。那时，一个声音清晰地在我内心回荡‘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释然了，心中充满了光。”

“真希望瓦申克也能放下这份重负”，男子说道：“我不怪他，我曾经和他一样。人如果单靠自己，只能活在罪中。”

“哥哥自小多桀，哈尔哈斯伯父离世时，他才五岁。后来，我父亲带着他和我们全家一起离开了破碎的家园，在克孜勒隐名埋姓隐居下来。虽然我父亲待他情同父子，从小悉心照料，但儿时的痛苦记忆与仇恨之火，一直煎熬着他的内心。”塔娜说着，抬起头，眼中竟有一丝闪烁的泪花。

就在她抬头的一霎那，我突然想起了克孜勒“HARAT'S PUB”酒吧餐厅里年过花甲的呼麦女歌手。两人的五官极为相似，只是女歌手经过了时光的浸染，

黑发变得花白，面容多了几分沧桑。

两人默然无语，过了片刻，塔娜突然破涕为笑，望着男子，目光如水。

“在HARAT'S PUB 第一次见到你时，我以为相逢太短，等不及茶凉。”塔娜笑靥嫣然，说道：“没想到我们今天可以促膝长谈，淡掩了时光。”

正在此时，铜门外所罗门通道内突然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塔娜和男子顿时警觉起来，但还未等他们起身，一个黑影倏然从铜门冲入地宫。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第十九节>

黑影身形魁梧，如铁塔般背对着我，立在塔娜和男子面前。他的肩上斜挎着一杆猎枪，在摇曳的灯光照射下，身影在墙壁上飘忽忘，像风中舞动的忍者。

“哥！”塔娜的眼中充满惊恐，她跨前一步，将男子护在身后。

黑影岿然不动，只是冷冷地说道：“额尔德西，我从北到南一路追踪你们到这里，今天你必须作出最后抉择。”

原来年轻男子的确是额尔德西，但我并没有惊愕，通过塔娜与他的交谈，我早已猜出十之八九。

额尔德西盯着黑影，他平静的目光中满是坚定。

“以牙还牙，只有报复无尽”，额尔德西说道：“没有饶恕，就没有自由。”

“我们可以和平相处，彼此原谅”，黑影回应道：“即使如针芒刺背，但我可以放下两家之间的仇恨。只是，你不能和塞耶克家族的任何人来往。”

“你原谅了别人，却没有宽恕自己”，额尔德西说道：“只有松开捆绑内心的负疚，倒空了所有的自以为义和骄傲，让过去成为过去，才能进入新的生命。”

黑影沉默了片刻，然后冷冷地回应道：“我的路，我自己走。”他一边说，一边取下肩上的猎枪，紧握在手中。

“瓦申克，爱是唯一的道路。”额尔德西上前一步，向黑影伸出手。

瓦申克迟疑了一下，接着后退了一步，举起手中的猎枪，将枪口指向额尔德西。

说时迟那时快，塔娜突然疾步向前冲向瓦申克，瓦申克猝不及防，脚下一滑，被扑倒在地。

塔娜快速起身，拉着还是一脸懵然的额尔德西往入口处的铜门冲去。

瓦申克从地上爬起来，我终于看清他的脸。“导游？”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分明就是年轻版的导游，面容轮廓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导游的银发和面前的满头黑发形成鲜明的对比，犹如旧相机胶片冲洗出的负片，经过时光的投影反转，呈现出往昔的模样。就在一瞬间，我突然变得迷惑不已，有点头晕目眩。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在一起，在脑子形成一幅奇怪的画面，画面中的景象缓缓蠕动，风云变幻，这种感觉似曾相识。

塔娜和额尔德西冲到铜门边才发现门已经闭合了，塔娜手脚并用大力扒门，但铜门始终严合无缝，她着急地开始用脚猛踹。

我倒吸一口凉气，正要冲上去阻止，但转瞬间，铜门附近的地面已经开始塌陷，铜门也猛然开启，门外的鹰型雕像滚落进来。

电光火石之间，塔娜用力将身边的额尔德西推向门外，而她自己被雕像砸中，往下坠去。

瓦申克飞奔向前，眼看着塔娜掉入陷坑却来不及伸手施救，他趴在坑口心急如焚地大声呼叫，但坑内没有丝毫回应。

额尔德西也急忙从铜门外转过身来，他的脚下就是黑黢黢的陷阱，但一时也无计可施。

两人对立在陷阱两边，瓦申克再次举起手中的猎枪，他的眼中满是惆怅与怒火。

猎枪喷出的火苗如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地宫，四周的壁画像是被突然激活了一般，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舞动起来，又慢慢归于平静。只有刺鼻的火药味，在空气中弥散。

额尔德西惊魂未定地望着铜门边沿巨大的弹坑和淅淅簌簌往下掉落的尘土，泪水在他眼眶打转。他伫立了片刻，然后转身离开，消失在所罗门通道内的黑暗中。

我突然有些头晕目眩，眼前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却又似一场梦，恍惚间我发觉自己又回到了胡狼跌落的陷坑旁边，但奇怪的是索伦格并没有守在原地。我轻声呼唤索伦格，但四周一片静寂，了无人影，不知他去了何方。

我趴在陷坑边缘慢慢探下身，坑内除了一片黑寂，还是找不出任何施救胡狼的线索。我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沉香气息，好像是从坑底源源不断地飘上来，在空气中越来越浓。

就在这时，我的背后突然传来一阵窸窣的脚步声，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喉音叹息声。“雕像？”我心中一惊，后背开始隐隐发凉。

我转过身，雕像在离我三四米远处停了下来，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对峙着，连呼吸声都能听到。

“他背叛了你们，为什么还要相救？”雕像竟然开口说话了。

我始料未及，不禁大吃一惊，嗓子眼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呆在原地。雕像凝视着我，往前走过来，显得咄咄逼人。

“爱是唯一的道路。”我脱口而出。

雕像似乎怔了一下，停住了脚步。它迟疑了片刻，伸手揭下了头上的面具。

“导游？！”我大吃一惊，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一时间无所适从，脑中尝试着将过往发生的各种景象编排成符合逻辑的电影胶片带，但多条线索混杂在一起，嘈杂无序，犹如将所有的胶片叠加成像，过去、现在、与未来纠缠互通，投影呈现在墙上，一同在眼前变幻。

导游的银发在灯火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他默默地走到陷阱边沿，从腰间取出

一条动力绳，一头扎了一个大套圈，然后用力抛向铜门，“啪”的一声，套圈牢牢地固定在铜门上。

导游重新戴上面具，调整好安全带、铁锁、上升、下降器之后，身手矫捷地从洞口爬入陷阱，然后沿着陷阱壁匀速下降，慢慢隐入黑暗中。

我焦急地等待了半个多小时，随着洞口的沉香气息越来越浓郁，导游的面具再次映入眼帘，而胡狼的身体被绑在安全带上，也慢慢浮出洞口。我连忙伸手将他们拉出洞口，将昏迷中的胡狼移动到墙边，平躺下来。

“他的身体并无大碍，慢慢就会恢复过来。陷阱底部是一条暗河，河水减缓了坠落时的冲击。”导游一边说着，一边取下面具，褪下登山绳和护具。“但是陷阱里面有一种致幻剂，人吸入后轻则造成短暂失忆，重则会永久损伤脑组织。”

导游的话印证了我之前的猜测，看来建造地宫的人放置了沉香气息的致幻剂，闯入者一旦大量吸入，就会抹去脑中的记忆甚至使大脑功能损伤。

“一旦从铜门进入地宫，就无法原路返回”，导游继续说道：“如果猛力冲击铜门，机关就会开启，随着地陷和鹰型雕像的冲击，闯入者会跌入陷阱。如果没人施救，几乎无力回天；即使有人救助，陷阱底部大量的致幻剂也会抹去闯入者所有的记忆，甚至使大脑记忆功能永久失效。”

导游指着面具，补充道：“除非事先配有防毒面罩。”我恍然大悟，怪不得导游下到陷坑救人，自己却毫发未损，没有受到致幻剂影响，原来他戴的面具竟然大有玄机。

“只有一个人曾经从这里返回”，导游说道：“你知道是谁。”

我已经猜出了十之八九，几乎脱口而出：“你是瓦申克？！”

瓦申克没有直接回答，他靠着墙边坐了下来，望着地宫深处缓缓地说道：“当你们查勘博尔巴任城堡的时候，我就猜出了你们的身份。”

“克孜勒HARAT'S PUB的女歌手一定就是塔娜了。”我说道，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悬念。

“没错”，瓦申克回应道：“当年她跌入陷阱后我颇费周折才救起她，由于在坑底停留时间太长，吸入了大量迷幻剂，塔娜的脑部受损严重。不仅失去了所有往昔的记忆，她脑中的记忆功能也永久性失效了。”

瓦申克的声音有些哽咽，眼中噙着泪水，往日的痛苦时光涌上心头，难掩沉痛。

我也唏嘘不已，沉默良久才问道：“额尔德西知道后来的这些变故吗？”

“他不知道。我救回塔娜后，立即将她送到家族留下的一个偏僻农场修养，并封锁了消息，所有人都以为塔娜不幸遇难。额尔德西也来打探过消息，但一无所获，直到他最后离开图瓦。”

“我知道额尔德西一定会再回来”，瓦申克继续说道：“我在这里等了将近五十年，直到你们的出现。”

瓦申克不知道我对于额尔德西、塔娜和他的故事全因穿越而意外遇见得知，他一定以为额尔德西向我们这些后辈讲述了过往的经历。但瓦申克为什么坚信早已远走高飞，历经半个世纪杳无音信的额尔德西一定会再次回到这里呢？

正在我思忖纳闷间，前方所罗门通道内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没等我缓过神来，一个黑影倏然而至，立在铜门口迟疑了一下，随即跃过陷坑冲到我们面前。到了跟前我才发现原来是索伦格。

“终于找到你们了！”索伦格神色激动，兴奋不已。

我正想问他刚才去了哪儿，索伦格已经蹲下来，充满好奇地看着胡狼，急切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回答道：“多亏了瓦申克的援助，胡狼被救了上来，但还未恢复....”

索伦格似乎有点茫然无措，问道：“遇到什么危险了？”他注意到旁边的瓦申克，满脸诧异。

我怀疑索伦格也受到地宫内飘散的致幻剂的影响，思维开始有些模糊。但索伦格接着问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灰衣人进来？”

“灰衣人？”我颇为诧异。

“你们潜入河底查看石鱼后，我在河滩等了许久也未见你们上岸”，索伦格说道：“后来河面出现了一个灰衣人，挥手示意我一起下潜。通过石鱼的机关后，我跟随他进入了通道。他在前面跑得飞快，我渐渐地落单了，直到刚才发现了你们。”

我认为一定是自己听错了，难道这也是致幻剂的影响？“你是说，你刚刚才从石鱼的机关进入通道，然后找到地宫？不是和我们一起，而是一个灰衣人？”我满腹狐疑地问道，也许索伦格只是开个玩笑？

“是啊。”索伦格回答道：“我也很诧异，但没看清那个灰衣人是谁。”

看着索伦格认真的面孔，我心中五味陈杂，脑内扑朔迷离，全身发冷，背上的汗毛霎那间一根根竖了起来。如果真如眼前的索伦格所述，那在所罗门通道和地宫里一直紧跟我们的索伦格又是何方神圣？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第二十节>

瞠目结舌的我突然想起在所罗门通道里索伦格找不到日志时的情形，当时我就非常诧异一直被他贴身存放的日志怎么会不翼而飞，而当我们试图解救胡狼未果后，索伦格提及日志里剩下的线索和地宫内更多的秘密，似乎隐藏着他更大的意图。现在看来，这两个小细节已经初露端倪，基于索伦格刚才的描述，当时在河底石鱼入口和我们一同进入通道的应该是被调包的索伦格，但在眼皮底下大变活人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况且两个人毫发无差，难道说索伦格有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

正在我沉思之际，瓦申克突然转身，往地宫深处拔腿就跑。我让索伦格留在原地看护胡狼，然后一路紧随跑到地宫中央的内室前面，到达门槛附近时我们立住了脚步。

透过内室的门，我赫然看见有两个人在房间中央，相对而立。一个正是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的索伦格，另一人灰衣灰袍，用布巾裹住了头脸，只露出一双眼睛，显得颇为神秘。

“你不再属于这个世界”，灰衣人说道：“你应该离开此地，回到你的宇宙。”

“难道这就是被遗弃者的宿命？”索伦格冷冷地回应道：“但只要拿到东西，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早已生无可恋。”

“世界的光充满天地，不是光遗弃了你，而是你躲在黑暗中，选择了远离”，灰衣人突然变得严词厉色，话语中带着呵斥：“你想要的东西不属于你。”

索伦格突然冷笑了两声，扬起了右手，只见他手中攥着一个像遥控器一样的黑色小盒子，当他的手开始下滑的一瞬间，拇指按在了侧边的按钮上。

“嘭！”猛然间巨大的爆破声惊雷一般在我们头顶上炸响，整个地宫剧烈地晃

动起来，顶部和四周的墙壁似乎都摇摇欲坠，泥土碎屑仿佛瞬间被激活的飞甲，在昏黄的灯光中肆掠飞舞。

瓦申克和我急忙卧倒在地。在飞扬的尘土中，我看到索伦格桀骜的身影，纹丝未动，像一尊遗失了灵魂的雕像，任凭风吹雨打，只是脸上诡异的笑，让人感觉不寒而栗。

“我已经在地宫上面的城堡里装满了炸药”，索伦格的眼中透出凶狠暴戾的光。“如果我再按几下按钮，今天就没有人能够活着离开这儿，而三危译典也将灰飞烟灭。”

他突然狂笑起来，脸上的肌肉因扭曲而变得有些狰狞，和我已然熟识的那个索伦格神态迥异，简直判若两人。一时间疑窦丛生，令我如坠云雾，而他所说的“三危译典”，更是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灰衣人和索伦格对立在飞尘中，无语相持，直到地宫内慢慢安静下来，最后陷入死一般的静寂，几乎能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

正在我凝神屏息之际，索伦格在屋中跺起步来，他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十、九、八……”，他又扬起了右手，开始倒计时。

瓦申克突然从地面跃起，闪身跨入内室，“慢着！”他低喝一声，让索伦格和灰衣人都吃了一惊。

“我可以打开通道，让你拿到三危译典”，瓦申克说道：“但你必须将遥控器交给我们。”

“如果拿到东西，我会放过你们”，索伦格凶神恶煞般的目光扫过每个人：“但你们千万别使诈，否则这里将被夷为平地！”

“一言为定。”瓦申克盯着索伦格，显得镇定自若。他慢慢地走到内室的一角，然后停了下来。我也起身进入屋内，一探究竟。

瓦申克突然用力跺脚，踩了七八下之后，脚下的方石瞬间下陷，与此同时，“哐当”一声，内室的门自动关闭了。令人惊奇的是，内室四壁开始有水渗出，继而潺潺流淌，后来水流越来越大，变成几股激流往室内喷射，不一会儿功夫水已及腰。就在此时，水中传出一阵似乎机关转动的低沉撞击声，随后一个晶莹剔透的瓷柱突然冒出水面。

索伦格欣喜若狂地涉水移动到瓷柱旁边，他伸手在瓷柱上摩挲了一会儿，略微停顿观察了几秒后，双手合围，用力拔出了瓷柱顶端的盖头。他扔掉盖头，从瓷柱中掏出来一本厚厚的书册。

索伦格如获至宝，脸上掩饰不住激动。他取出防水包，小心翼翼地将书册装入，然后藏入怀中。

这时瓷柱突然回缩，室内的积水开始慢慢消退。索伦格转头望向瓦申克，以命令的口吻说道：“快打开出口通道！”

瓦申克的脸上带着难以琢磨的微笑，回答道：“先得等水排尽。”说完，他不紧不慢地踱到房间中央的石桌旁。

水慢慢排光了，露出了地面，与此同时，外面的小门也自动开启，看来整个内室是一个利用水力设计精巧的机关，真是神秘莫测。

正此时，门口出现两个人影，索伦格搀扶着胡狼走了进来。胡狼双眼迷离，神情恍惚，显然刚才昏迷状态醒来，还未完全清醒。而索伦格进屋之后，突然瞥见室内有一个和自己一摸一样的人，一下子懵了，立在原地目瞪口呆。

但室内的索伦格并无丝毫惊诧，仿佛对眼前的一幕熟视无睹。他走到瓦申克身边，催促他打开出口通道。

瓦申克抓住石桌的边缘，弓起身用力前推。只听得“咔咔”几声，石桌竟然转动起来，大半圈之后石桌底下的一块方石开启，露出垂直往下黑黝黝的洞口。

“从这里就可以出去”，瓦申克示意索伦格。

“你在前面走，别耍诈！”索伦格扬了扬手中的遥控器。

瓦申克探身入洞，消失在黑暗里，索伦格和灰衣人紧随而入。我走回门边，检查胡狼的身体，确认并无大碍后，带着他和满脸疑惑的索伦格也进入通道。

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了一会儿，我们慢慢看见了头顶的亮光，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带着久违的新鲜空气，让人精神为之一爽。渐渐地亮光越来越近，而脚下散落的雪花也越来越多，使得通道内湿滑不已。

当我们爬出洞口时，眼前出现一片银白的世界，让早已适应了黑暗环境的双眼一阵眩晕。环顾四周，厚厚的积雪铺满了山脊谷地，世界没了棱角，纯净得像一片虚空，仿佛我们刚从一个魔幻的黑暗世界进入了另一个白色的幻境，不知道哪个更真实。

借着周围的轮廓，我惊异地发现原来我们正站在博尔巴任城堡的废墟里，地宫的出口在主殿双楼之间的长廊附近，正好就是额尔德西老村长在地图里留下红色标记的位置。看来这里也被设计成一条单向的通道，只能从里面开启，从外面看并无丝毫蛛丝马迹，颇为隐蔽。

双眼很快适应了明亮的世界，在雪地里，我看一个远去的背影，正在往前急奔。灰衣人似乎想起身追赶，但瓦申克伸手拦住了他。

“额尔德西，不用追他，真正的译典还在地宫里。”

昆古尔图克街角旅馆的餐厅里热气腾腾，酒肉飘香，旅馆老板准备了丰盛的晚宴庆祝我们的回归。他对瓦申克毕恭毕敬，看得出瓦申克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透过窗户，我瞥见檐角那只在风中摇曳的电灯，昏黄的光映照在周围的积雪上，泛出金色的辉光。上次见过的那只孤鸟已然不在，只留下电灯孑孓的灵魂在不断舞动。

在地宫的遭遇可谓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我心中诸多的谜团急待今晚一探究竟。瓦申克和额尔德西老村长正在餐馆的吧台促膝而谈，胡狼神志尚未完全恢复，坐在角落里发呆，索伦格一个人喝着闷酒，估计还在思忖着地宫内室那难以置信的一幕。

过了一会儿，瓦申克拿着酒杯走过来，在索伦格和我身边坐下。

“三危译典到底是什么？”我迫不及待地问到。

瓦申克微笑着喝光手中的酒，满头的银发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说来话长，这是一个久远的故事。”瓦申克似乎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之中，他望着前方，开始娓娓道来。

“当年我将塔娜从陷坑解救上来，安顿到家族农场修养，随后我就返回了地宫，准备一探究竟。但除了内室的珍宝和分散在四周的壁画，地宫内别无他物。”

“但我很快就发现这些壁画虽然看起来奇特怪异，却大有玄机。当我注视壁画上的图形时，它似乎蠕动起来，变幻出各种不同的形状与色彩。虽然我根本不明白这些图形的含义，但还是仔细浏览了地宫四周所有的壁画。渐渐地，这些蠕动的图形仿佛侵入了我的大脑，让我无法割舍。”

“我日以继夜地观察揣摩，除了偶尔回家探视家人与塔娜，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地宫度过。就这样日积月累，过了几年，壁画上的内容几乎占据了我的全身心，与我融为一体。虽然我还是无法明白壁画想要传递的信息，但我已确信无疑这些图形具有鲜活的生命，并相互纠缠影响。久而久之，我竟然悟出了部分图形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时序性或是逻辑思维，而是一种彻底的颠覆与塌陷，时间轴根本不存在，一切都卷曲在空间里，未来就在当下；而因与果不再是前后，而是叠加在一起。”

瓦申克看了看听得如坠云雾的索伦格和我，叫旅馆老板拿来笔和纸，低头在纸上画了起来。

“打个简单的比方”，瓦申克说道：“我现在为一本名人传记画一份手绘笔记，将这位名人主要的人生经历从左到右按照年份一一绘制出来。小时候遭受的诘难，鞭策了少年时代的勤奋，继而造就了中年时期的突破，到最终成就伟业....”

瓦申克画满整整一页，放下笔，然后将纸举起来。

“你们看，这就是一份典型的人类思维图，从左到右，时序性与逻辑性贯穿始终。如果这位名人在儿时并没有遭遇苦难，到最后他不一定能功成名就。”

“但如果我们忘记时间这个概念，一切都平铺在空间里，如同这张纸上展示的内容，只需一瞥，一切尽收眼底”，瓦申克盯着索伦格和我的眼睛，停顿了一下。我知道他要开始讲重点了。

“在这份手绘笔记上，人生图景一目了然。请注意，是图景，不是历程。如果大家从上往下看，人生的起点和终点同时出现在眼前，透过视网膜传递到大脑。当然，我们的大脑还是会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形成拼图，再转换成从左到右的时序逻辑。”

瓦申克将纸放回桌面，倒满酒杯，继续说道：“人类具有超越逻辑性的视觉采集能力，但大脑的处理能力与模式尚非常局限。比如我们一眼可以看见世界万物，但我们的大脑就像功能单一的逻辑挖掘机，只能留存与处理非常有限的内容。”

还未等我搞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瓦申克突然将纸张从左到右紧紧地卷成一根香烟状的细棍，握在手中。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打火机，点燃了纸棍的一端，随着火苗窜起，不一会儿纸棍就被烧得越来越短。

“如果我们的思维能够贯穿卷曲的时空，就像火苗烧过纸棍一样，过去与未来，起点和终点叠加在一起，思维的重心变为宽度而不是线性，世界将大不一样。”瓦申克说着，另一只手捻起几颗散落在桌面的灰烬，“你们看，这些灰粒成团聚集在一起。就像我们回顾往昔所有的记忆，时间与逻辑性往往会被

变得模糊。”

我听得越来越迷糊，重要的事情果然都很难懂。

“后来我在护理塔娜时也意外发现，地宫陷坑中的致幻剂具有奇特的功能”，瓦申克继续讲道：“致幻剂侵入脑组织后，会完全破坏逻辑与时序性思维，当大脑试图重建思维模式时，在一段很短时间内，可能具有超越时空的能力。”

“扯远了，扯远了。”瓦申克拿起酒杯，又一饮而尽。

“您是说，当时虽然不明白壁画上的内容，但您慢慢学会了壁画里隐含的全新思维能力？”索伦格问道。

“是的。当然，我只领会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瓦申克接着继续讲述起来：“当管窥到壁画的奇妙后，我慢慢陷入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忘寝废食，在地宫里加紧钻研。直到有一天，在我静思休息时，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些从未经历过的景象，但又那么历历在目。当时我并未注意，过了几天，我突然发现每天经历的情景竟然和当时脑海中的景象一摸一样。”

“这让我一时非常迷惑与恐惧，时间轴完全混乱了，我几乎难以分辨自己到底是处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但慢慢我就适应了，也许这是壁画赐予我的联通现在与未来的新能力。”

“就像七肢桶？”我不禁脱口而出。我突然想起特德·姜的小说《你一生的故事》，在故事里，外号叫“七肢桶”的外星生物光临地球，它们的语言（简称“七语”）与人类的线形语言完全不同，而是使用了同步并举的文字系统与思维模式，过去与未来同时呈现。如果掌握了“七语”的思维方式，就可以通晓未来。

地宫内的壁画看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中奇幻的情节竟然在现实世界里遇到，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显然瓦申克并没有听过七肢桶的故事，他看了我一眼，继续讲道：“很快，另

一件离奇的事情接踵而至。又有一天当我在钻研壁画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陌生人的影子，他就站在博尔巴任城堡废墟上，向我打听壁画的讯息。而后我脑中的图景断断续续，好像我和他一起在山林中搜寻什么，突然场景又跳到地宫，我们站在一本书册之前，低头讨论着....”

“我知道这是一种预示，于是每天到城堡守望。终于在第七天等到了他。”

索伦格和我张大了嘴巴，惊愕不已，都迫不及待想知道后面的故事。

“这个人显得神秘而睿智，他似乎很快就觉察出我的身份，而我也惊奇地发现他竟然掌握着许多我尚不知晓的壁画秘密，包括我先祖曾经发现神秘数字的那个山洞，但显然他对地宫并不知情，而他此行的目的正是要找到壁画的具体位置。”

“我无法判断他最终的意图，所以掩饰了地宫的秘密，但我答应和他一起去找寻那个山洞。我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一个月后竟然真的找到了。因年代久远，山洞已经基本风化坍塌，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挖掘清理，才得以重新进入。神秘的数字已然甄灭，但我们挖出一块雕刻着密密麻麻文字的石板，这块石板起初应该被深藏在洞底，先祖当年并没有发现。”

“当我们仔细察看石板上的文字时，不禁大吃一惊，没想到石板上竟然记录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什么秘密？关于壁画的吗？”索伦格急切地问道，一边给瓦申克斟上酒。

瓦申克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和以前判若两人，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托杯的手竟然有些颤抖。

“石板上记录了一段发生在成吉思汗时代绝密的往事”，瓦申克的眼睛微微发红，他继续说道：“石板上的刻字分为三段，行文粗疏，字迹潦草，应该是作者匆匆而就，但又想保存久远，用刀在石板上快速刻制而成。”

“第一段作者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与遭遇。原来他来自关中一带，祖上是书画世

家，博学识广，远近闻名。当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中原大地时，他被蒙古军抓获，并辗转跋涉被押送到西伯利亚的一个秘密基地。在那里，他遇见了几百个和自己相同遭遇的达士通人，分别被蒙古军从中原各地搜寻押解而来。几百个人随后被分编成许多组别，送入一个巨大的地宫，地宫四壁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壁画，他们的任务就是破解这些壁画，找出构成壁画的基本要素与各自的含义，并破解其中的关联性与规律，最后将这些要素、含义与规律汇编成册。”

“听起来好像是让他们研究并编撰一本翻译壁画的词典兼语法书？”我好奇地问道。

“是的。他们起初的研究进展缓慢，但几百个人被迫日以继夜地工作，一年之后逐渐找到了线索，开始取得突破，此后的研究工作开始加速，壁画中的诸多谜团被一一破解，像拼图一样，直到所有的内容都被确证、汇总。当然，因为分组与隔离，没有一个人看到过完整的汇总，除了一个人。”

“谁？”索伦格问道。

“成吉思汗”，瓦申克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但当成吉思汗阅览后的当晚，蒙古兵蜂拥而入，将几百号人分别捆绑起来，一个不剩地带出了地宫。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以为研究工作结束了，蒙古兵准备送所有人回故土。”

“但当队伍行进到一处隐蔽的山林时，蒙古兵不由分说，提起屠刀，向人群发起攻击。几百个人被绳索束缚，毫无还手之力，刹那间腥风血雨，层林尽染，几乎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索伦格和我听得目瞪口呆，唏嘘不已。

“到了凌晨，等蒙古兵离去后，奄奄一息的作者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忍着创口的剧痛，拼着最后一口气逃进深山，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洞将自己藏了起来。作为唯一的幸存者，而且不知道蒙古兵会不会发觉他的逃离，进山搜捕，如果那样他将插翅难飞，他在石板上匆匆记录下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希望给后人留下线索。”

“石板上的第二段文字揭示了壁画的惊天秘密”，瓦申克继续讲道：“据石板记载，在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乐僔和尚云游到沙州敦煌，见三危山上金光万道，状有千佛，心有所悟，于是萌发开凿石窟供佛之心。当他选址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准备开凿石窟时，惊奇地发现很多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岩洞和岩画，这些岩画密密麻麻、五彩斑斓，但图案颇为怪异，无法解读。乐僔和尚认为这些可能只是某个远古游牧民族随意绘制而成，并未在意，他将遗留下来的岩洞群加以扩展，开始构造新的石窟，原来的岩画被新绘制的壁画完全覆盖。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后改称莫高窟）。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有石窟千余个。”

“唐朝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军节节败退，洛阳、长安相继失守。危难时刻，远在西域的安西都护府驻军长途跋涉前往内地增援平叛，行军途中路过敦煌，在三危山下大泉河谷夜宿时意外发现了石窟内因壁画外涂层剥落而露出的内层岩画。军士中有一位精通西域各国语言风俗的参谋，他感知了岩画的奇异与神秘，似乎隐含了某种未卜先知的精妙。”

“安史之乱平定后，这位参谋因战功彪炳被留在了长安，有一次和宫内的侍卫喝酒时偶然提起了岩画的神奇，讯息后来传到了唐德宗李适耳中。其时正值唐朝自盛而衰的转折点，刚经历了战乱引起的生灵涂炭和家国之痛，神州大地万里萧条，人烟断绝。德宗对李唐的未来忧心忡忡，急切地想知道将来的发展图景，听说三危山下的岩画具有神奇的预言之效，他立即命人核查此事。”

“参谋带了一干人众急赴敦煌，初步的考察结果证实了参谋的判断，岩画的确具有某种神奇魔力。而他们也进一步发现岩画在大泉河谷连绵不绝，规模巨大。此时正值土蕃乘大唐虚弱之际大举进犯安西四镇，为了安全与保密，德宗命令将部分壁画揭取下来，送到一个绝密的地点进行破译，然后整理成书，以便日后利用此书来翻译大泉河谷里的所有壁画，最终得以窥视或掌控

李唐的未来。德宗对于这个绝密地点的选址非常慎重，考虑到中原政局尚不稳定，他想到了北方回纥的原始密林。”

“当时，唐朝和回纥汗国情同手足，在安史之乱中曾经并肩作战，此后唐朝和回鹘开始频繁和亲联姻。德宗想到了因葛勒可汗去世从漠北返回长安多年的宁国公主。公主对德宗的想法非常支持，她甚至主动请缨，提出带队前往。”

“经过与回纥可汗仔细商议及周全的安排后，一支汇聚了大唐顶尖学士的队伍在宁国公主的带领下秘密跨越漠北，抵达了中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群山环绕的铁列霍勒湖。在回纥国王的协助下，他们修建了巨大的地宫以及位于湖心小岛上的城堡。”

“他们将带来的壁画拓展到地宫四周的墙上，研究工作随即展开。除了唐德宗、回纥可汗以及极少的亲信，没有其他任何人知道在如此偏僻遥远的蛮荒之地，竟然隐藏着如此重大的秘密。”

“壁画的研究工作在起初的几年里进展并不顺利，而且因为环境的艰苦，很多人相继生病离世。但剩下来的人坚守使命，日以继夜，逐渐取得了突破。这样与世隔绝一直坚持了二十几年，唐德宗和回纥可汗已经去世，城堡和地宫仿佛一艘失去组织、无人知晓的潜艇，流浪漂泊在黑暗深邃的海底。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将所有的秘密与记忆都埋葬在了地下。”

“沉寂了四百年后，蒙古军队偶然发现了城堡废墟和与之连通的地宫。成吉思汗对这个发现非常重视，他亲临现场考察后立即决定修缮地宫，并重新启动壁画的研究。蒙古军受命从中原各地搜寻闻人学士，并押解到西伯利亚，关入地宫进行壁画破解。为了保密，城堡并未修葺，而且在地宫内设置了重重机关。”

“一开始几百个人都是被蒙古军胁迫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慢慢地所有人都全身心自发地投入其中，因为他们通过对壁画的破解，了解到了很多世界的真相，而且预视了部分未来的景象。随着研究工作接近尾声，出现了非常奇妙的事，有许多人都接受了上帝与耶稣的拯救。”

“壁画的研究终于完成了，所有破译出的图形要素、含义与规律都汇编成册，他们把这本册子叫做‘三危译典’。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第一段里所记载的，成吉思汗看到‘三危译典’后，立即下令将所有参与人员灭口，但作者侥幸逃脱，使得这些往事与壁画的秘密得以传世。”

“石板上的第三段文字记录了城堡与地宫的方位，显然就是博尔巴任城堡与我们刚去过的地宫。”

索伦格将酒杯都加满，三个人静默了片刻，我看到杯中的酒在微微颤动，泛起一阵涟漪。

“三危译典后来一直被保存在地宫吗？为什么成吉思汗不把它拿走？”索伦格问道。

“有可能成吉思汗看了三危译典后决定将它雪藏，或许译典揭示的秘密让他非常不安，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严守？”我转向瓦申克，继续说道：“成吉思汗在弥留之际嘱托您先祖世代守护城堡，这也说明他希望译典长埋地下，永远不为人知。”

瓦申克点了点头，继续讲道：“我们两人看完石板上的记载后，都长吁一口气，各自心中的谜团都解开许多。我知道不需要再对他隐藏地宫的秘密，两个人连夜出发，几天后回到城堡，进入了地宫，这一幕和以前我脑海中预示的图景完全吻合。”

“我知道祖传的神秘数字应该就是找到三危译典的密匙，事已至此，而且也有了预示，我就毫无保留地将数字告诉了他，希望和他一起探讨破解。没想到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悟出了数字中隐藏的玄机，我们触动内室的机关，在水中升起的瓷柱内找到了译典。”

“我心中一阵狂喜，马上伸手想去翻阅，他却立即阻止了我。‘时机未到’， he说道：‘但我们先要保护好译典，以免落入觊觎者之手。’‘觊觎者？你是说有其他人也在寻找译典吗？’我好奇地问道。‘漫长的黑夜即将来临’，他回应

道：‘我们要做好准备’。”

“我有点茫然不解，我连忙追问他讲的‘时机’与‘漫长的黑夜’分别指什么，但他讳莫如深，不肯再吐露更多讯息。他再三叮嘱我千万别翻阅译典并保护好地宫，第二天就匆匆离开，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仔细揣摩他所说的话，决定将译典转移到更隐蔽安全的地方保存。我想起了铜门前深邃的陷坑，那里无疑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绝佳隐蔽所。我带着铁镐和用防水袋包好的译典，借助登山绳下到陷坑中段，在峭壁上凿开了一个小洞，将译典放入封存。为了掩人耳目，我基于自己对壁画的研究，编撰了一本伪造的三危译典，放入瓷柱。”

“您后来伪装成导游，就是为了保护地宫？”索伦格问道。

瓦申克点了点头，又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所以说，另外那个索伦格拿到的其实是假的三危译典？”一口酒下肚，我心中浮出更大的谜团，“那个一模一样的索伦格到底是谁？他是如何得知译典秘密的？而且他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抢走译典？”

“这个问题恐怕要问....”，瓦申克的目光转向吧台，但奇怪的是，吧台边的座椅上空无一人，额尔德西老村长竟然不知所踪。

就在此时，旅馆老板突然神色慌张地从楼上冲下来。

“大事不好了！”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二十一节>



爸爸的探险之旅

我们紧随旅馆老板沿着楼梯冲上天台，只见远处山谷里火光冲天，半边天像被点燃似的，照亮了银装素裹的旷野。前方隐约传来几声爆炸，打破了寒夜的静寂。

“博尔巴任城堡！”瓦申克惊呼一声，随即往楼下狂奔。我们跳上旅馆门口的车，风驰电掣往铁列霍勒湖赶去。

飞驶过蜿蜒的山路，我们很快到达湖边的隘口。居高临下，整个山谷在火光的映照下如同白昼，博尔巴任城堡陷落在一片火海之下，城堡边缘的湖冰已经融化，在湖心划了一个黑圈，环绕着熊熊燃烧的大火。

隘口旁边的山坡上停着一辆越野车，车边有个黑影，静静地挺立着，眺望着

城堡，看背影依稀可辨正是额尔德西老村长。我们下了车，走了过去。

“可惜来晚了一步”，老村长头也没回地说道。

原来索伦格抢走伪造的三危译典之后又连夜返回，启动了城堡各处安置的炸药，将城堡和地宫一举炸毁。额尔德西老村长预感不妙，但当他刚赶到湖边时就听到了四起的爆炸声，而索伦格在他眼皮底下逃之夭夭。

瓦申克回到车里，取出望远镜，仔细观察了被炸毁的城堡及四周的湖面。

“看来地宫顶部被炸裂，湖水已经灌入”，瓦申克说道：“等火熄灭了，可以循着裂口潜入被淹没的地宫，找到陷坑的位置，取出译典。”

“我们要赶在湖面重新冻结之前动手”，他说道：“但我们需要携带氧气瓶。”

瓦申克决定返回昆古尔图克寻找氧气瓶与其他潜水装备，索伦格自告奋勇一同前往协助。额尔德西老村长和我留守原地。

火势在慢慢变小，空气中弥漫着烟灰的焦味。老村长和我坐进越野车里，望着湖心腾起的青烟。

“他，到底是谁？”我望着若有所思的老村长，问道。

“平行世界”，老村长略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罪的剥离。”

“平行世界？”我颇为不解，以前只在科幻小说里听说过，还有那只死去活来的薛定谔的猫。

“宇宙是多重的，每时每刻都在不断镜像分裂出无数的平行世界”，老村长说着，伸出左手的食指，“在下一秒，我的食指可能会左转，也可能右转，同样，宇宙万物时刻面临着不同的路径，所有的选项交织组合就构造了无数的未来图景，各不相同。但我们平常看到与感知的世界扁平而唯一，如同筛子筛过一般，或者叫量子塌陷。”

老村长看到我一脸茫然，停了下来。他让我也伸出左手的食指，说道：“我喊三、二、一，然后我们同时转动手指。”

我显然遇到了选择困难，当注意力集中到伸出的手指时，我竟然犹豫不决到底该往左转还是往右转，但当老村长数完“一”后，慌乱中我将食指偏向了右边。

老村长举着偏向左边的食指说道：“我们一共有四种可能的组合，但结果看起来却是唯一，好像这个世界的演进与发展全靠运气，或者是挤在一个狭窄的预设的通道里。虽然有些决定似乎是笃定的，但不竟然，向左走向右走往往 是谜。”

“其实答案很简单，刚才的四种选项都同时发生了，每一种选项随着世界的其他变化组合排列起来，单独地演进了，分裂在浩如烟海的平行世界里，彼此成为陌路”，老村长继续说道：“

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只是众多平行宇宙中的沧海一粟，当然，我们无法感知或穿越到其他平行世界，如同转动放映的电影胶片，只是划过宇宙苍穹的一张薄片，单调而微小。”

“比如说，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也许因索伦格的一念之差，城堡与地宫并未被炸毁。”他说完，抬起头望向湖心。

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老村长的描述勾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和索伦格又有什么关联呢？”我问道。

“利用平行世界的不断分裂，我们可以从中净化筛选出一个完全无罪的世界”，老村长转头看着我，说道：“人无完人，世人既有良善，又带着罪性，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通过平行世界的分裂，剥离出完全无罪的义人，组成一个纯净的世界，远离罪与撒旦的侵蚀。”

第一次听到这样离奇的故事，实在令我难以置信，但我马上想起了心底留存已久的一些困惑。

“北极星计划？”我问道。

老村长点了点头，接着讲道：“自从跨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变得自满而堕落，哲学宗教已经腐朽，各种罪恶泛滥世界。为赈救人类，神计划用平行世界将人的罪剥离，剥离了罪的义人逐渐成为世界的主体，直至筛选净化出一个完全无罪的世界 - 新伊甸园。”

“在这个筛选净化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被分裂，分离出无罪的义人，而带着罪的躯体将会进入其他平行世界，自此剥离。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难道说索伦格已经被分裂了？成为了两个人？”我好奇地问道。

“没错”，老村长说道：“他在喀纳斯白湖碎石山遇到白熊跌落时分裂了，成功地剥离出了无罪的索伦格，而带着罪性的索伦格进入了其他平行世界。”

“但我们遇到了两个索伦格又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相互平行的两个宇宙，既不重合，也不相交，可谓‘井水不犯河水’。就好像同时行驶在立交桥上下两层通道中的小汽车，并无交叉”，老村长说道：“但也有例外，比如‘虫洞’。”

“‘虫洞’就是连接宇宙遥远区域间的时空细管。暗物质维持着虫洞出口的开启，可以把不同的平行宇宙连接起来，并提供时间旅行的可能性。虫洞就像是大海里面的漩涡，是无处不在但转瞬即逝的，但一种叫做‘幻影’的奇异物质，同时具有正能量和负质量，能创造排斥效应使虫洞保持张开。”

我惊愕得张大了嘴。老村长继续讲道：

“酒保的酒里就是掺入了微量的‘幻影’，才能让人穿越到过去。索伦格在沙漠之城体验过这种酒神奇的功效，所以带着罪性的他虽然进入了其他平行世界，但他知道借助酒保的酒能穿越虫洞，回到这个世界。”

我恍然大悟，看来紫色叶片的蓝色汁液里应该也含有‘幻影’这种物质。

“但他为何要穿越虫洞，回到这个世界？”我问道。

老村长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这得从重返伊甸园路线图说起。神通过平行世界分裂净化出一个完全无罪的世界后，耶稣基督将进行最后的审判，只有这个完全无罪的世界能够得以保留，其他所有的平行世界将被神冰冻，最后走向毁灭之路。自此人类世界重返伊甸园，与神共享天国的荣美。”

“这本来是一个绝密的计划，但在远古时期，地球上有一个神秘的部落，他们拥有同步并举非线性的语言与思维，这种神奇的思维能够贯穿卷曲的时空，使过去与未来，起点和终点叠加在一起。简而言之，他们具有通晓未来的奇特能力，而且他们在敦煌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将世界的未来图景用他们奇特的语言记录在了岩画里。”

“后面的故事和三危译典的来历瓦申克已经讲给你们听了。”老村长说道。

“那么说，成吉思汗当年看了译典后知道了自己和大蒙古国的未来，决定将译典长埋地下，永远不为人知？”我问道。

“应该是这样。自古帝王都希望江山永固，但终究难逃盛极而衰的宿命”，老村长说道：“当然，三危译典更像一部翻译辞典，而不是对未来图景的完整描述，因为唐德宗当年为了保密与安全，只是揭取了部分壁画到博尔巴任城堡地宫来编撰翻译辞典，以便日后利用此辞典翻译更多壁画，取得更完整的信息。”

“也就是说，我们凭着三危译典，就可以读懂三危山下所有的远古壁画，获知未来发展的全景？”我问道。

“可以这样说”，老村长回答道：“但是经过数千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变迁，那些远古的岩画已经被埋没在三危山不为人知的山谷里，具体的位置已

成为不解之谜。”

“那罪性的索伦格为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译典呢？”我问道。

“撒旦。这个世界除了神的救恩，还有以撒旦为首的邪恶势力，他们迷惑人心，散播罪恶，阻碍神的道。当撒旦得知了重返伊甸园路线图之后，惶恐不安，派遣了一帮黑暗使者来到人世，试图破坏与阻止神的计划。他们也得知了三危译典的神奇，希望找到三危山下的远古壁画，然后借助译典的帮助破解世界未来发展的图景，期冀从中找到破绽，阻止神的重返伊甸园路线图。”老村长脸色凝重地说道。

“索伦格在白湖碎石山分裂后，罪性的索伦格被分离到其他的平行世界。黑暗使者很快就找到了他，告诉了他重返伊甸园路线图和未来将遭受的毁灭。黑暗使者让他借助酒保的酒通过虫洞潜回我们的世界，找到三危译典。”

“所以说，当我们进入西伯利亚之后，罪性的索伦格就一直偷偷地跟着我们，伺机而动？”我恍然大悟，突然想起了在萨彦岭的林海里那个吸引索伦格离开木屋进入雪原的神秘黑衣人，原来就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他自己。

“是的。撒旦和黑暗使者虽然听说了三危译典，但他们并不熟悉城堡和地宫的秘密，只能让罪性索伦格紧跟你们，找到并夺取译典。”老村长说道。

“那如果不进入地宫，让译典永存地底，岂不是能防止黑暗使者的破坏？”我不解地问道。

老村长摇了摇头，说道：“躲得了一时，但无法阻止黑暗天使的继续搜寻，而且....”，他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最可怕的并不是撒旦与黑暗使者。”

老村长的声音突然变得斩钉截铁，说道：“我们要先行一步，拿到译典，反制黑暗势力。”

城堡里的火苗渐渐熄灭，铁列霍勒湖上空腾起一层薄薄的清雾，银色的山谷安静了下来，在星光的映照下冷峻而安详。

没过多久，汽车的轰鸣声伴随着摇曳的灯光从后方传来，我们跳下车，只见三辆汽车从山间小路风驰电掣般往隘口冲过来。

车刚停稳，瓦申克和索伦格就跳了下来，他们快速取出后备箱的各种设备，在雪地里装配起来。后面两辆增援车里的队员也大包小包地搬出氧气瓶、雪橇等各式器材。

额尔德西老村长和我也过去帮忙，一会儿功夫，所有装备准备就绪，索伦格和瓦申克领头，一行人背着装备踩着雪橇鱼贯而下，很快就下到谷底，靠近湖心城堡附近。

索伦格戴着头灯，背上氧气瓶自告奋勇打头阵，一开始的几次下潜都是浅尝则止，查勘水下的损毁程度及地形，但随着下潜深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坏消息浮出水面，看起来整个地宫塌陷严重，根本找不到可供出入的入口。

各个队员轮流入水，湖心热闹喧嚣了一整个晚上，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城堡四周的湖面已经冻结，大伙才停了下来，鸣金收兵。

瓦申克决定休整一天后，再尝试从温泉河进入，大家收拾好装备，回到旅馆休息。

额尔德西老村长准备向我们告辞，他将继续追踪罪性索伦格的下落，搜查黑暗使者的行踪。临行前，他将卫星电话留给我，嘱咐索伦格和我前往贝加尔湖一路小心。

“酒保在乌拉尔山脉的考察即将结束，他会尽快赶到贝加尔湖和你们会和。”老村长说道：“到时他会通过卫星电话与你们联络。”

老村长转头面向索伦格，眼中透着慈爱。

“人生就是一段不断蜕变的旅途，得着与神连接的新生命。”

老村长走后，从温泉河石鱼入口进入地宫的尝试随即展开，但不幸的是所罗门

通道也在爆炸中塌陷，潜水员在水下探寻了两天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供进入的通道。

瓦申克建议将胡狼留在昆古尔图克修养，索伦格和我立即出发，前往贝加尔湖。他将带人继续找寻进入地宫的方法，找到藏在陷坑的三危译典。

我们决定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傍晚时分，我用卫星电话呼叫了丝绸之路探险队，过了好久才接通。电话那一头声音嘈杂，很费力才能听得清。

“老黄，你到了贝加尔湖没？”小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过来。还没等我回答，他兴奋地叫了起来：“沙尘暴！我们前方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风力至少有九、十级以上！”

“我们快到敦煌了，你在贝加尔湖完成任务后，可以到敦煌与我们碰头，然后一起西行前往帕米尔高原。”小宇说道。

原来他们车队在前往敦煌的途中，碰到了突如其来的沙尘暴。

“这是敦煌送给我的小宠物见面礼！”小宇兴高采烈地说道：“我手上有一只受伤的机械蜻蜓，它被沙尘暴席卷而来，正好砸在车子的挡风玻璃上。小家伙设计精巧，看起来并没有太大损伤，等到了敦煌，我试试看能不能修好，让它再飞起来。”

小宇是机械电子工程天才，从来就没有他鼓捣不好的设备，估计这次也只是练练手。

“阿良和你们在一起吗？”我问道。阿良是丝绸之路探险队的地质专家，精通历史地理。我有颇多关于三危山远古岩画的问题等着他来解答。

“阿良回苏城了”，小宇说道：“估计下个月到敦煌与我们会合。”

“我们可能要在敦煌住一段时间了，有新的任务”，我说道：“结束贝加尔湖之

旅后我就赶过来。”

(注：‘幻影’ - Phantom matter.)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第二十二节>

傍晚时分，伊尔库茨克华灯初上，大街小巷笼罩在温暖的橙色光晕之中。这座紧邻贝加尔湖西南角的俄罗斯远东城市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寒冬，冷空气从遥远的北冰洋经广袤严寒的西伯利亚狂野席卷而来，大雪将城内的喧嚣连同五彩斑斓的各式木屋、教堂一同粉饰掩盖起来，一切变得纯净安详。

卡尔马克思大街上的路人行色匆匆，街角疾驰而过的汽车拖着缕缕白烟，几只飞鸟腾空掠过耸立在朦胧夜色中的列宁雕像，箭一般穿过路口，远远地落到塔楼旁边两颗光秃秃的白桦树上。

踏着积雪走了约莫二十几分钟，视野突然变得辽阔，右前方隐约可见安哥拉河与伊尔库茨克河交汇处宽广的水面和归航的船泊。转过路口，前方夜色中闪烁的霓虹，和远处安哥拉河岸边的开拓者雕像以及主显荣大教堂金色的穹顶遥相呼应。

“就是这里了。”索伦格指了指头顶招牌上的店名“Baikal”，推门走了进去。酒吧里的侍者正在柜台后面擦拭着亮晶晶的酒杯，准备营业。木架上排列整齐的酒瓶像集结在甲板上即将出征的士兵。

屋内还没有其他顾客，索伦格和我在墙边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酒吧的中央有个小舞台，乐手正低头忙着调试演奏设备。舞台旁边的告示牌上用俄文写着“如果你的故事足够醉人，可以拿它抵酒钱。水手、海盗和红猪Rosso免费。”

我们点了drymartini和screwdriver，门口陆陆续续开始有客人进来，酒吧内宁静的空气开始流动起来。

乐队边试音边开始弹唱，悠扬的乐声[1]缓解了我们几天来穿越东萨彦岭的奔波之苦。

“为什么俄罗斯的白桦林沙沙作响？

为什么树干雪白的它们什么都知道？

它们在风中伫立，靠在路旁，

树叶落下，满地都是忧伤。

我总想去那宽广的路上散步，

这份欢乐或许是生活赋予我的唯一，也是所有。

为什么叶儿在忧伤地飞舞，

抚慰我灵魂深处的心伤？

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火热燃烧，

却总是找不到答案。

叶儿从白桦树上掉落在肩头，

就像我一样离开了生长的地方。

和你坐在故乡的小路旁，

你要知道，我会回来，不必忧伤。

老大娘挥着手与我道别，

篱笆门在我身后缓缓关上。

为什么俄罗斯的白桦林沙沙作响？

为什么手风琴演奏得如此动听？

风的指尖掠过之处，树叶儿漫天飞舞，

那最后的一片，唉，也随之飘落....

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火热燃烧，

却总是找不到答案。

叶儿从白桦树上掉落在肩头，

就像我一样离开了生长的地方。”

酒吧的窗外，夜色慢慢变浓。正在此时，一个人推门而入，白须灰发裹在连衫帽里，正是酒保。

我正要起身打招呼，酒吧老板已经笑容满面迎了上去，接过酒保脱下来的外套。酒保远远地望见了我们，挥手示意，他站在门口和酒吧老板先聊了一会，然后走过来和我们相聚。

“欢迎踏上前往新伊甸园的旅程。”酒保握着索伦格的手，眼中充满期许。他双颊凹陷，比上次相见明显消瘦了很多，想必乌拉尔山脉的考察历尽艰辛。

我们换了酒，几杯伏特加下肚，身体和精神都熊熊燃烧起来。索伦格终于问及白湖碎石山分裂的奥妙，虽然一路上我已经向他详述了额尔德西老村长透露的重返伊甸园路线图，但这些突如其来、突破常理的讯息无疑让人疑惑丛生。

“神爱世人”，酒保慈爱的目光望着索伦格，说道：“我们终将从旷野里出来，是靠着心中所爱。”

“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酒保继续说道：“在沙漠之城里，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2]。”

“我与罪的分裂与此次西伯利亚穿越之旅是事先就被计划好的吗？”索伦格问

道。

“是的，这是北极星计划的一部分”，酒保一边往酒杯中倒上酒，一边说道：“在目前的筹备阶段，我们只针对各项前期任务的部署开始少数人试验，而且为了防止黑暗势力进行破坏，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我的任务是什么？”索伦格接着问道，他的神色激动起来，诸多谜团在心中涌动，急切地想要寻求一个完整的答案。

“你的任务就是拿到三危译典，找到并破译敦煌三危山下大泉河谷远古壁画提示的未来图景”，酒保说道：“只有完全的义人才能成功开启译典，否则只能带来绝望与毁灭。黑暗势力觊觎已久，他们已经找到了一部分线索，期冀夺取译典。”

“您说的黑暗势力就是指撒旦派遣的黑暗使者吗？”索伦格瞪大了眼睛。

“漫长的黑夜已经来临”，酒保说道：“在沙漠之城的上空，巴别塔已经高耸入云，遮蔽了大部分的阳光。人类希望借助科技的力量掌控世界，尤其是量子计算、核聚变发电、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自满而妄为。超级机器人在人类世界被广泛使用，代替人类从事各类工作。而人类自身则被繁荣的物质世界掩埋，变得堕落。但人类不以为然，在沙漠之城的西部重建巴别塔，以示骄傲。沙漠之城的居民们突然有一天发现清晨的阳光迟迟未至，黑暗始终笼罩着大地，他们抬头诧异地发现一座巨塔的阴影耸立在半空，不可计数的机器飞鸟像体型巨大的秃鹫绕飞在巨塔周围，各种动力的轰鸣响彻云霄，和飞舞刺目的探照灯纠缠交织在一起，人类的第三轴心时代正式开启。”

“当黑暗笼罩大地后，撒旦在沙漠之城南部的荒漠唤醒了人类的原罪，试图统治世界，将人类束缚在罪恶的深渊。”

“趁着混乱，被锁在沙漠之城东部古寺几个世纪的邪恶宗教领袖逃离了地窖，隐入茫茫人海。但很快被撒旦找到并利用，各种邪教的种子开始四处散播，

在人群中生根发芽，对人类思想进行疯狂的颠覆与禁锢。”

酒保的神色变得越来越严肃，继续讲道：“更为可怕的是，在撒旦的破坏下，一部分超级机器人变异反叛，变成撒旦的黑暗使者团控制人类的工具。”

“正如额尔德西告诉你们的，为赈救人类，神计划用平行世界将人的罪剥离，直至筛选净化出一个完全无罪的世界。带着各种罪性的多重平行世界被神冰冻，最后将被毁灭于西伯利亚地盾之火。神将带领人类重返伊甸园，共享天国的荣美。”

“撒旦决定殊死一搏，阻止平行世界的剥离，而且想引海洋之水灌入西伯利亚地盾，浇灭毁灭之火。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撒旦派遣黑暗使者团进入人类世界，联合变异反叛的超级机器人和宗教邪恶势力控制了人类，将世界笼罩于黑暗之中，极力破坏神的计划。”

“为了化解这些黑暗势力的反击，在基督的感召下，基督教使徒会启动北极星计划，并得到多国首脑部门的秘密协助，一起拯救人类。”

“时机已经到了。”酒保将杯中的伏特加一饮而尽。“十字架将被背起，最后立在黑暗之源上，将所有的罪恶钉入深渊，高举世界的光，照耀大地。”

索伦格陷入了沉思，我突然想起瓦申克在博尔巴任城堡遇到的神秘人。

“您就是那个曾经和瓦申克一同找到揭示壁画秘密的石板的神秘人？”我不假思索地说道。

酒保点了点头，他的眼光变得温和，却透着坚毅。

“四十多年前撒旦偶然获悉在敦煌附近的某个山谷里隐藏着能够预示未来图景的神秘壁画，他派遣黑暗使者前往秘密搜寻，期冀在壁画中找到控制未来的线索。基督教使徒会得知消息后也赶往敦煌，希望抢在黑暗使者之前找到壁画，并加以保护，以免被撒旦利用。当使徒们到达敦煌后，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们惊奇地发现撒旦先后派来的几个黑暗使者都神秘失踪了，似乎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中竟有一个难以名状的巨大陷阱，任何人都无法深入探究。颇费周折后，使徒会也一无所获，最后决定放弃。在离开的前夜，我再一次尝试借助紫色叶子的汁液穿越回到过去，希望找到一些线索。”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觉自己身处在一个山坳，头顶着黑黢黢的夜空。正此时，旁边响起嘈杂的马蹄声，有人吆喝着‘小心！别碰坏壁画，否则宁国公主怪罪下来，你我可担待不起！’旁边有人小声嘀咕道：‘从这里到数千里之外的回纥，路途险恶，而且只允许夜间赶路，难免会有损伤可怎么办。’马队慢慢消失在夜色中，我也逐渐清醒过来，我意识到马队秘密运送的很可能就是撒旦想要找到的奇特壁画。根据刚才我听到的话语和宁国公主远嫁回纥的往事，我推断这些壁画正被秘密运往回纥汗国的领地，遥远的西伯利亚，萨彦岭的深处，而这一切，肯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重要意图。”

“于是我决定到西伯利亚图瓦一带进行考察，以克孜勒作为基地，四处寻找壁画的下落。在克孜勒的街头，我遇到了一个看起来非常落魄的年轻人，仇恨蒙蔽了他的内心，让他迷失在旅途。”

“感谢主！主的救恩拯救了这个年轻人。正如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他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若是找着了，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失丧的灵魂。”

“这个年轻人应该就是额尔德西吧。”我已经猜到了十之八九。

“是的”，酒保转头望着索伦格，微笑着说道：“你的父亲年轻时和你很像。”

“额尔德西归向了主的救恩，他饶恕了塔娜的父亲加克达，曾经梦寐以求的杀父仇人，也饶恕了自己，就像主饶恕了我们每个人的罪。”

“后来额尔德西为了避开塔娜家族的对抗，和塔娜一起逃往图瓦南部。一个多月后，他一个人回到了克孜勒，看起来神色苍白，非常痛苦与疲惫。他告诉

了我塔娜不幸罹难的消息，也透露了塔娜先祖受成吉思汗嘱托世代守护博尔巴任城堡的故事，以及在铁列霍勒湖附近山林里曾经被发现过的神秘山洞，希望对我探寻三危山大泉河谷迁移壁画的下落有所帮助。”

“十几天后，额尔德西来向我道别。‘我要往阿尔泰的方向一路西去，基督的光将指引我前行的路，我愿意背起沙漠中的那座城，带领遗失在阿尔泰密林深处的族人，永远跟从主。’他说完就告辞了，自此就离开了克孜勒。额尔德西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克孜勒。根据他的描述，我在图瓦南部找到了博尔巴任城堡，遇见了瓦申克，后面的故事想必瓦申克已经讲述给你们听了。”

“沙漠中的那座城就是十字架吗？”藏在我心中许久的问题终于脱口而出：“自满的科技、腐朽的哲宗、肆掠的罪恶、与神的救恩。”

“是的”，酒保说道：“沙漠之城立起来就是人类的十字架。十字架将立在西伯利亚地盾之火上，将所有的罪恶钉入深渊。”

“什么是西伯利亚地盾之火？”索伦格好奇地问道。

“西伯利亚地盾横跨西伯利亚荒野，是由远古巨大的火山爆发喷出的岩浆冷却成洪流玄武岩而形成，方圆七百万平方公里。在地盾下面的地壳深处流淌聚集着炙热的岩浆，正在酝酿着下一次足以毁灭整个地球的喷发。在神的重返伊甸园路线图中，等剥离出一个完全无罪的世界后，神将启动西伯利亚地盾火山的喷发，将已被冰冻的罪性多重平行世界尽数毁灭。”酒保说道。

索伦格瞪圆了双眼，酒保的描述乍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不料撒旦早早地得知了这一绝密的计划”，酒保继续讲道：“他利用从古寺中逃脱的邪恶宗教领袖控制人类的思维，阻碍义人的剥离；组织反叛的超级机器人追杀神的门徒，破坏北极星计划；借助黑暗使者重新搜寻能预示未来图景的壁画和三危译典，希望从中找到破解重返伊甸园路线图的线索。”

“此外，为阻止火山喷发，避免罪恶的世界毁于一旦，撒旦想引海水注入西伯利亚地盾，冷却地壳深处的熔岩。”

“海城东面的海水不断消退，就是撒旦将海水从地底引走了吗？”我颇为诧异，“失踪的修路工程队难道是一同被海水卷走了？”

“海水消退的确是被撒旦引走了，但修路工程队的失踪却和撒旦的另外一个巨大的阴谋有关。”酒保说道。

“什么阴谋？”索伦格问道。

“乌拉尔山脉”，酒保说道：“当我这次在山脉西坡考察时，我发现了山体下面的巨大的天然洞穴群，内部似乎已经被人工挖掘连通。当我潜入洞穴深处时，我惊奇地发现里面竟然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建设工地，川流不息的工程车像钢铁蚂蚁一般，正在四处忙碌。”

“乌拉尔山脉的矿产资源异常丰富，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正在被开采的矿洞，但当我深入最里面的洞穴时，我才发现无数的超级机器人装备着各式武器在里面穿梭演练，洞穴俨然是一座巨大的堡垒。”

“这些机器人显然已经具有了极高的智能，纪律森严，井然有序”，酒保面色凝重，他喝了一小口酒，继续说道：“它们就是被撒旦操控的变异反叛机器人战队。”

“失踪的修路工程队就是被撒旦掳来修建地下堡垒的吗？”索伦格问道。

“是的，乌拉尔山脉的洞穴工程只是撒旦在地球上开工建造的大量机器人堡垒的其中之一”，酒保说道：“根据撒旦从世界各地掳掠的工程队数目推测，目前至少有几十处堡垒正在修建中。”

酒保说完，将杯子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酒吧内几乎座无虚席，乐声夹杂着觥筹交错间的笑语让沉浸在故事中的我突然觉得恍如隔世，思维不停地来回跳跃切换。恍惚中我似乎来到了耳熟能详的沙漠之城，漫步在城中的大道上，淹没在欢聚的人群中。我抬头望见一座巨塔的阴影耸立在半空，像一头巨兽般突兀挺立。

“沙漠之城到底在哪里？”我喃喃自语。

酒保在索伦格和我的杯中加上酒，然后旋上酒瓶的盖子。

“我们就在城中，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说道。

[1] 白桦林(Березы),柳拜乐队(Любэ), 俄罗斯

[2]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7:8

第二章：喀纳斯（贝加尔湖牧者）< 第二十三节>

清晨的安哥拉河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对岸的灯火透过河边白桦树的间隙依稀可见，像寥落的晨星飘忽闪烁。整座城市都被零下三十几度的低温冰冻，只有安哥拉河的流水，不舍昼夜，向前奔流。

我们跳上河边停靠着的小艇，酒吧老板启动了引擎，小艇在引擎的轰鸣声中像箭一般离开了河岸，夜宿的水鸟被惊扰而起，在水面四散而逃，继而折转方向，重新聚集，黑压压一片向开拓者雕像上空飞去。

安哥拉河是贝加尔湖三百多条河流中唯一的出口河，河水横穿伊尔库茨克市中心后，一路迤逦西行，最后注入叶尼塞河。安哥拉河水流充沛，湛蓝的河水深邃幽静，水温永远保持在零上4摄氏度左右，夏天冰凉刺骨，冬季水汽蒸腾，是俄罗斯唯一一条不冻河。极目远眺，水雾袅绕岸边的白桦林，形成如梦如幻、独具风韵的雾凇奇观。

我们沿着安哥拉河逆流而上，慢慢地阳光穿透了迷雾，缓缓向上升腾，将这冰清的世界渲染成金黄，飘渺的雾气也如七彩的瀑布，悬挂在前方。大约二个多小时后，我们已经靠近贝加尔湖安哥拉河口小镇利斯特维扬卡(Листвянка)，前方远远地可以望见安哥拉河和贝加尔湖的交汇处，一边是被朝阳染成橘红色的冰面，另一边是波光粼粼的水面，映衬着远处地平线上绚丽的朝霞，蔚为壮观。

临到河口，酒吧老板将小艇停靠在湖畔码头。我们跳上冰面，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蓝冰堆积在眼前，像蓝色水晶一样晶莹剔透，犹如鬼斧天工雕刻而成。放眼湖面，千里冰封，一片静谧，就像刹那间进入了冰河世纪。

离码头不远的冰面上停着一辆浅绿色的“UAZ452”越野小客车，俗称“小钢炮”，在贝加尔湖一带很常见。我们挤进“小钢炮”，疾驰在贝加尔湖晶莹剔透的蓝色冰面上，冰层下是深蓝色幽暗的深渊，仿佛随时可能将冰面上的一切

吞噬。

贝加尔湖位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和伊尔库茨克州境内，是欧亚大陆最大的淡水湖，湖长636千米，平均宽48千米，狭长弯曲，如一弯新月，被誉为“西伯利亚的蓝眼睛”，镶嵌在东西伯利亚南部起伏的群山和原始森林之中。贝加尔湖是世界第一深湖，最深处达1637米，湖底往下是一个超过10千米深的断层大裂谷，被厚厚的变质岩与沉积物覆盖。湖内生活着令人称奇的海洋生物，例如贝加尔海豹、凹目白鲑、奥木尔鱼，以及海绵、海螺等。在贝加尔湖美丽明净的外表下，隐藏着暗流、潮汐、强风暴、巨浪、地磁异常等极端水文和气候异常。

贝加尔湖古称“北海”，是汉武帝时期苏武被匈奴单于流放牧羊的地方，自古以来人迹罕至。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季，湖面完全冻结，将它暴戾的脾气尘封在冰层下面，就像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孕育出的一块蓝宝石，神秘而迷人。纵横交错的湖面裂痕，一望无际的白色冰原，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峭壁遥相呼应，俨然一座极北之地的冰雪王国。

“小钢炮”继续往前飞奔，在冰面上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沿途可以看到数不胜数的蓝冰，透亮如翡翠，在朝阳的映照下像镀上了一层金辉。一路上可以看到湖面下浅蓝色和乳白色大大小小的气泡，点缀在墨蓝通透的冰层里，充满了奇异魔幻的色彩。

汽车在冰面上纵横驰骋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司机突然急转弯，车尾在一瞬间往前甩了出去，整个车身旋转起来。车内的人被安全带猛然拉拽住，摁在座椅上，远处的雪山冰原在车窗外回旋。我的心也几乎跳到嗓子眼上，用力抓紧了前面的座位，肾上腺素急速释放。

几秒钟酣畅淋漓的冰上芭蕾之后，“小钢炮”稳稳地停在冰面上。大胡子俄罗斯司机转过头得意洋洋地望着我们，炫耀他熟练的冰面漂移车技。

“就是这里了。”酒吧老板一边说着，一边开门下车，凛冽的寒气瞬间钻入车内，迎面袭来，让我不禁打了个冷颤。

我们全部下了车，万籁俱寂的湖面上，突然发出“嘎啦啦”的闷响，整个冰面仿佛都在颤抖，四面八方，由近及远响成一片。伴着响声，前方的冰面突然出现了巨大的裂痕，长长的纹路就像巨蛇一样在冰面蜿蜒。我早就听说过贝加尔湖冬天冰层碎裂时壮观的景象，没想到今天就碰巧遇到了，而且裂纹就发生在自己脚下，令人感到新奇而又紧张。

但我马上就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和想象中的情景大相径庭，还未等我醒过神来，脚下的冰层剧烈震颤起来，面前的大裂缝一瞬间化解成千百条小裂纹，随着巨大的冲击波，冰面突然隆起，破裂成四处飞散晶莹剔透的蓝色碎冰，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突如其来地冲出水面，横亘在我们面前。

正当我们目瞪口呆之际，酒吧老板微笑着说道：“前苏联M级685型攻击核潜艇，钛合金打造，极限潜深1250米，是世界上下潜深度最大的核潜艇。1983年下水服役，1989年在挪威海北部因火灾沉入海底。后来被秘密打捞运回俄罗斯，经过修葺改装后，在贝加尔湖重新下水。”他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面前神秘可怕的不速之客。

“它是目前唯一可以装载工程设备深入蓝洞的潜水艇”，酒吧老板回头向酒保解释道：“军方给了我们大力支持。”

正说着，从潜艇上下来几个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士兵，迎接我们登上了这个庞然大物，爬进了它宛如迷宫一般的内部世界。潜艇随即封闭，舰身开始颤动起来，看来它已经准备离开冰面，开始下潜。

正在我纳闷间，酒吧老板兴奋地说道：“我们即将潜入蓝洞。”

“蓝洞？”索伦格和我一样，也大惑不解，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得感谢你父亲几十年前偶然的发现”，酒保在一旁说道：“额尔德西小时候曾经跌入冰缝，发现了湖底的蓝洞。”

我想起在图瓦南部萨马加尔泰村托海老爹讲述的凶残跋扈的塞耶克家族，侠肝义胆的巴尔斯，以及额尔德西小时候经历的磨难。当年巴尔斯刺杀塞耶克

之后，从唐努乌梁海逃亡到贝加尔湖畔定居下来，在安哥拉河一带放牧为生。在额尔德西五岁的那一年，塞耶克的两个儿子哈尔哈斯和加克达，也就是瓦申克和塔娜的父亲，来到贝加尔湖畔，包围了他们家的木屋，巴尔斯夫妇在激烈的枪战中不幸身亡。额尔德西当时正跟着舅舅在河边放牧，逃过一劫。后来额尔德西离开将自己一手抚养长大的舅舅，从贝加尔湖畔来到图瓦，找寻哈尔哈斯和加克达兄弟俩，为父母报仇。

“这个就是我父亲找到的蓝洞吗？”索伦格将手中翻开的额尔德西日志递给酒保。

我看日志上额尔德西绘制的贝加尔湖以及湖中一个小小的圆圈标识，因年代久远，标识已经有点模糊不清。

“是的”，酒保说道：“当年你父亲在图瓦遇到我后，向我描述了当时的经历。”

“额尔德西离开贝加尔湖的那一年天寒地冻，大雪连续下了一个多月，气温极低。他告别舅舅后踏上了前往唐努乌梁海的旅途”，酒保讲述道：“可是在纷飞的大雪中他很快就迷失了方向，转而走向了贝加尔湖的冰面。”

“又冷又饿的他在迷迷糊糊中不小心跌入了一个巨大的冰缝，他沿着冰缝一路下滑，在黑暗中似乎落入了万丈深渊。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一个巨大的洞穴，就着洞内的微光，额尔德西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索伦格和我都瞪圆了双目，迫不及待地等着答案。

“额尔德西看到眼前居然有无数的黑影，正在洞穴内来回穿梭，似乎正在修建一座巨大的工事。他正想上前一探究竟，眼角的余光却突然瞥见角落里另外一个黑影，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额尔德西怔在原地，等他终于看清了黑影的脸部，他一下子头皮发颤，脚上发软，像拴了钉子，移不开半步。”

“他看到了什么？”索伦格急切地问道。

“黑影的脸应该是掩在黑色斗篷的罩头帽里，但额尔德西却什么也没看见”，酒保说道：“罩头帽里空无一物，就像一个黑洞。”

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等额尔德西终于意识到自己身处的险境，他使尽全身力气，拔腿就跑。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竟然跑出了贝加尔湖底的洞穴，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白雪皑皑的山谷，所幸黑影并没有一路追来。”

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试探性地问道：“难道说这个湖底洞穴是撒旦派人来挖掘的，准备将贝加尔湖的湖水在地底引入西伯利亚地盾，和从海底引入的海水一起，用来冷却地壳深处的熔岩，阻止被神毁灭的命运？”

“正解”，酒吧老板说道：“贝加尔湖的储水量占全球地表淡水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而西伯利亚最大的阿尔丹地盾就位于贝加尔湖东北部，从贝加尔湖引水注入地盾无疑是撒旦的最佳选择”，他用手比划着，继续说道：“根据额尔德西的描述，基督教使徒会联合俄罗斯联邦政府与军方一起，找到了湖底的洞穴，并借助改造后重新服役的685型攻击核潜艇的深潜能力与荷载量，正在修补这个巨大的湖底通道，我们称它为‘蓝洞’。”

“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曾经拍摄到贝加尔湖南端冰面上巨大的神秘黑色圆圈，这和蓝洞有关吗？”我突然想起几年前看到的一则新闻。

酒吧老板哈哈大笑几声，转过头来向我伸出大拇指，说道：“你猜对了。虽然我们一直对外宣称是湖底的沼气造成的。”

正说着，我们到达了一间类似中控室的舱室。刚走到门口，一个俄罗斯军官就热情地迎了出来，和酒保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很高兴又见到你，安德烈上校！”酒保高兴地说道。

“欢迎来到贝加尔湖！”安德烈上校用力拍着酒保的肩，显得兴高采烈。

“听说填补工程进展很顺利。太好了！”酒保握着上校的手，问道：“仪器准备好了吗？”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你们来了。”上校一边说着，一边挥手示意随从打开隔壁的舱门。

一行人跟随上校进了舱室，室内装备着玲琅满目的仪器仪表，有点像研究所的实验室。几个工作人员正盯着墙上显示器里跳动着的各种图表曲线，一边调试着台上的设备。我瞥见舱室的一角有个人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当他抬起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一双淡蓝色深邃的眼睛，不禁呆住了。

“巴克？”我脱口而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从上次在交河故城一别，已经很久没有音信了，没想到今天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他。

“布莱恩先生！”巴克显然也大吃一惊，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感到十分意外。

巴克也看见了酒保，赶紧和他打招呼，他们显然已经很熟识了，看来这一切都是使徒会的安排。

“我们可以开始测试了。”阿德烈上校说道。

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索伦格和巴克分别坐到两台仪器前。工作人员给他们戴上插满了各种导线的头盔，然后启动了仪器。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只有仪器传出来的“滴滴”声，以及屏幕上不断变化的数字和跳动的曲线，过了大约三分钟左右，屏幕上数字的变化缓慢下来，而显示的曲线也基本定格下来。

室内响起了掌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看来测试的结果符合预期，而且一定是巨大的突破。安德烈上校紧紧地握住了酒保的手，激动不已。

“看来剥离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我们终于成功了！”上校说道。

酒保也难掩欣喜之情，和上校击掌相庆。

正在此时，广播声响起：“完成下潜，深度一千一百米。现在准备进入蓝洞。”

“走！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工事。”安德烈上校笑容满面，抢在前面带领我们出了舱室，沿着过道往潜艇出口方向走去。

“刚才的测试究竟是怎么回事？剥离率是什么意思？”我边走边问酒保。

“罪的剥离”，酒保说道：“这是最新研究出的罪性测试仪，可以测出每个人人格中罪性的比例。”

酒保的回答让我非常诧异，没想到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测试仪器，真是前所未闻，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从罪中剥离出了完全的义人巴克和索伦格，这还是第一次。以前我们尝试过的所有剥离都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程度”，酒保说道：“但凡残留着任何细微罪性的人都无法开启三危译典。”

“为什么？”我问道。虽然我已经听酒保说过只有完全的义人才能成功开启译典，否则只能带来绝望与毁灭，但我还没有揣摩出其中的奥秘。

“因为三危译典和大泉河谷的壁画揭示了世界末日的惨烈图景，所有的罪都将会被彻底毁灭于西伯利亚地盾之火”，酒保说道：“带着罪性的人如果得知末日场景之后，都会选择逃避或是颠覆，哪怕罪性只有细微的一点。”

“拿到三危译典后，巴克和索伦格将要承担重任，抢在黑暗使者之前，联手探寻并破译大泉河谷远古壁画提示的未来图景。”酒保说完，回头看了看正在小声交谈的巴克和索伦格。

潜艇突然震颤起来，再慢慢归入平静，应该是在某个地方停泊了下来。

安德烈上校打开了顶盖，一跃而出。我们也紧随着他鱼贯而出，来到潜艇舰桥的顶部。眼前突然豁然开朗，抬头可以看见像水坝一样巨大的混凝土墙体耸立在面前，目测高度至少有两百米以上，各式工程车辆正在大坝顶端爬行。原来这里别有洞天，看来我们已经抵达蓝洞内部填补工程的核心区域。

“那些原本替撒旦挖掘洞穴的人，不，黑影，到哪里去了？”我好奇地问酒保。

“全被我们消灭了”，酒吧老板在旁边抢着回答道：“我们的潜艇向洞穴里面发射了一枚小型核弹，让洞穴塌陷，自行封闭，也顺便灭除了撒旦的幽灵部队。”

我突然觉得有点毛骨悚然，浑身发冷，在这个巨大的洞穴边缘，似乎有无数双黑洞洞的眼睛正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盯着我们，它们和黑暗融合在一起，无处不在的触角在整个空间伸展蔓延，直抵我们内心深处的各个角落。

我突然想起被剥离出的罪性的索伦格，此时的他也许正穿行在西伯利亚茫茫的雪野，怀揣着那本瓦申克伪造的三危译典，奔赴与黑暗使者的约定。而他的身后，额尔德西老村长背着冰冷的猎枪，像猎犬一样，循着雪地上的脚印，向前疾行……

雪地上的篝火正酣，照亮了附近的冰面。烤鱼、伏特加诱人的香味穿过树林，在岸边的木屋四周回旋，几条猎犬在灌木丛间来回奔跑嬉戏。巴克躺在透蓝的冰面上听冰裂的声音，索伦格靠在篝火旁，抬头望着贝加尔湖上空灿烂的繁星。

“以前父亲经常会拄着拐杖安静地站在村口，望着额尔德西离开时走过的小路”，篝火旁坐着一位满脸沧桑的老者，将烟杆架在腿上，轻轻地吸入一口。“希望有一天看见他的身影，从远方回到贝加尔湖畔。”

老者就是额尔德西舅舅的儿子，额尔德西少时的玩伴。离开蓝洞回到湖面后，索伦格、巴克和我告别酒保，按照日志的指引和酒吧老板的协助，很快

就找到了位于贝加尔湖和安哥拉河交汇处南部额尔德西儿时居住的村落。这一带是布里亚特人的领地，只有极少的图瓦聚集点，很容易打听到，看来这里的人文风物几十年来未曾改变。额尔德西的舅家一直在这块临湖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我们得知老人几年前已经去世了，儿孙们继续他的衣钵，以放牧为生。

“你回到了你父亲来时的路。”我对索伦格说道。

“他和我的人生旅途在图瓦的上空交叉而过。”索伦格回应道。

正在此时，一颗绚丽的流星，划过贝加尔湖的夜空，消失在西伯利亚北部苍茫无垠的旷野。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个幼小的身影，在贝加尔湖畔绿草如茵的山坡上，追趕着羊群，如云般游走。

（后记）

索伦格、巴克和我一起回到了铁列霍勒湖边的昆古尔图克小镇，瓦申克已经成功地在博尔巴任城堡地宫的陷坑内打捞出了三危译典，交给了索伦格。胡狼在瓦申克的悉心照料下，已经大有好转，他每天祷告悔改，走上了神预备的救恩之路。我们四人告别了瓦申克，经由克孜勒回国。

抵达克孜勒时，夜色正浓，我们走进HARAT'SPUB，穿过那熟悉的光影和悠扬的手风琴乐声，在角落里就坐。中央的舞台上，塔娜低着头，开始唱那旧时的歌，一如往昔。

“有一天，我将倒下。

不要怪我，果子成熟了，就会落地。

我是个赤裸的灵魂。

就像个天真的孩子，

穿越人间。”

第三章：敦煌（莫高窟守护者）<第一节>

敦煌是一座遗落在戈壁荒漠中的小城，顺着三危路往前不远，拐上阳关大道，约莫二十几分钟就可以跨过党河，也就出了城。城西南的阳关烽燧肃然挺立，伴着大漠孤烟，和北面的玉门关遥相呼应，一起默默地守护着长河落日的余晖。往西就是茫茫的沙漠，经由死亡之海罗布泊，跨过流沙掩埋的楼兰古城，直到苍茫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再往西，翻越巍峨的喀喇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狂风席卷着黄沙正刮过巴米扬大佛留下的空穴，同样孤独的撒马尔罕早已遗忘曾经风靡长安的金桃，伊朗高原的雅利安牧人驱赶着羊群正经过拜火教祭坛的废墟，古巴比伦的残垣断壁在午后的斜阳下默祷着巴格达的伤痛。继续往西，大马士革清真寺旁的玫瑰在纷飞的战火中慢慢凋零，博斯普鲁斯海峡往来的巨轮正编织着奥斯曼帝国的旧梦，罗马，终于到了罗马，正午的骄阳透过万神殿穹顶的圆孔倾泻在大理石内壁上，时光的抚慰两千年来从未改变。一声汽车的低鸣将我的思绪瞬间拉回了一万五千公里，三危路尽头拐角处的茶馆还是熟悉的味道，每次来到敦煌我都会到里面坐一坐。透过大门，一眼就看见掌柜老马正在招呼茶桌上的客人。老马祖上是驼队首领，世代跋涉在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后来定居沙洲，以经营茶馆为生。每次见到我，老马都会如数家珍地讲述驼队尘封的历史，尤其是祖上传下来的奇闻轶事。